



現代文壇

今代書店發行

2

田漢散文文集

全書十五萬言

平裝七角

精裝九角

田漢先生的戲曲，向來是我們所愛讀的，向來是們所佩服。但是很少人知道田先生除了寫作戲曲以外，他的全部散文是寫得更美麗，更動人。許多年以前，就有讀者要求田先生把他所收的散文，收為一集出版。現在田先生為應這種要求，將他的散文重為編訂，共收文字，十五萬言，分為四輯，合印一冊。此散文全集一冊。

今代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本書目錄

第一輯

秘密戀愛與公開戀愛

湖風

白海之園的內外

數千里路雲和月

月光

第二輯

Day Dream

女與蛇

釋子

雲兩個少年時代

到民間去

杏姑娘

咖啡店，汽車，電影戲

卡利格博士的私室

凡派亞的世紀

鬼夢表現派

“I Stand Alone”

海城文學電影

海城文學之一列

「森林之人」與「羅賓漢」

第三輯

談反正前後

談湖有牛

「怒吼罷中國」

給一個茶花女的信

第四輯

站在日出前的中國

突破了死線以後

回到自己的園地

對着眼前的風雲

力的主宰

創作經驗

茲寄上

匯票 郵票 鈔票

國幣

元

角

分

訂閱

今代文藝自

卷

期起至

卷

期

止

至 半

年一份

請按期

寄至後列

地址為

爲

荷此致

今代書店

發行所定書處

姓名

地址

本刊第三期要目預告

紀念『九一八』特輯 洪深，鄭伯奇，張若英
羅鋒，梅雨，王余杞等

創作七篇

活動新聞.....提 延
春潮.....耶 草
投軍.....洪為濟
高教授與其門徒.....屈 軼
(題未定).....戴平萬
(題未定).....舒 羣
(題未定).....丁 玲

中篇小說

混沌.....列躬射
孩子.....平田小六作
張香山譯
憶先驅詩人石川啄木.....秋田雨雀作
魏香譯
革命詩人白德宜.....任 鈞
論郭沫若的詩.....蒲 風
詩.....征 軍
.....番 草
歌.....覃子豪
新女性氣質.....小林喜多二作
楊 騷 譯

現代文藝

第一卷第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今代文藝

第一卷
第二期

目次

關於國防文學的幾個問題

倪平(二八九)

新藝術與大眾化

孟殊譯(二九四)

郭沫若詩歌的反抗精神

侍桁(四二二)

八月生活(小說)

丁玲(三〇二)

政治家(小說)

魏金枝(三一〇)

漢奸(小說)

林淡秋(三二一)

機關槍手(小說)

王萍草(三三一)

獻策(小說)

徐懋庸(三五四)

從底端逼上頂點的人(小說)

黎錦明(三七〇)

老八爺(小說)

馬子華(三八七)

竹葉刀紀略(小說)

歐陽凡海(四〇八)

家(小說)

胡蘇(四六二)

戰歌及其他

蓬子(四三八)

白楊

番草(四四三)

母親

王亞平(四四五)

春耕

柳倩(四四九)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者高爾基

拉金作
凌之譯(四五〇)

高爾基書簡

湯美譯(四五七)

買書小記

陳琳(四七八)

逝去的回憶

秦汶(四八四)

申說「另起爐灶」

王獨清(四九一)

新女性的氣質(長篇連載)

小林多喜二作
騷譯(四九六)

最近日本童話界(特別寄稿)

日本榎木楠郎(五〇七)

編者的小話
(五·五)

圖：

1. 盲目的歌唱者
2. 雨天
3. 高爾基遺像

創刊號 今代文苑 目次

本期刊人稿譯一著

本期刊人稿譯一著

小說 七篇 金杜張徐鄭耶舒 丁衡春轉鄭耶舒 烟阱潮放重船獨身 池逢娘漢		理論與介紹 清末的翻譯小說 公式主義的清算 鄭振鐸 侍梅	特輯 高爾基逝世紀念六篇 1 高爾基的死 2 偉大的戰士高爾基 3 高爾基死了 4 偉大的文化教師高爾基 5 布爾喬亞文化的設想 6 巴夫洛夫教授的回憶 侯楓 梅雨 林林 秋田雨雀 北芒譯 曹庸譯
詩歌與散文 風詩二首 柳路易士 濟南一日 胡蘇 覃子豪 蘇蘇 盧焚：白鴿外三篇 戚克家：瘋婆 番草：蘇州河的歌 趙景深：靈谷寺 繆崇羣：帶破錶的人			
最後的電台 (中篇創作) 列躬射		萬里長城……許幸之 新女性的氣質……小林喜多二作 楊麗譯 侯楓 王萍 金容	

蓬子： 銀鈴 三 浮世畫 一 愛女的心 六 剪影集 九 婦人的夢 七 飢餓的光芒 七 沒有櫻花 六 王獨清： 貂蟬 八 楊貴妃之死 四 馬子華： 他的子女們 三 路線 六 顛沛 四	魏金枝： 七封書信的自傳 七 白旗手 七 奶媽 五 寄健康人 五 唏露集 三 戴望舒： 望舒草 五 法蘭西最近短篇集 八 少女之誓 五 高龍巴 一元一角 鐵甲車 六 良夜的情曲 四	侍桁： 文藝論集 七 參差集 九 胭脂 五 俄國文學史 一元八角 小文章 七 十九世紀歐洲文藝之主潮 一元二角 英國小說選集 九 兩個伊凡的故事 三 鐵甲列車 四 現代日本小說 八角五分 近代日本文藝論集 六角五分 西洋文藝論集 九 文學的畸人 三角五分 (餘待續)
---	---	--

丁玲： 在黑暗中 七 夜會 六 一個女人 三角五分 一個人的誕生 八 法網 一 自殺日記 三角五分 母親 九 水 七 韋護 七 戴平萬： 都市之夜 七 俄羅斯之夜 六 徐懋庸： 打雜集 六	杜衡： 紅與黑 一 懷鄉集 七 叛徒 五 革命的女兒 四 黛絲 五 哨兵 一 楊騷： 心曲 三角五分 受難者短曲 三角五分 迷離 五 她的天使 三 沒錢的猶太人 一 十月 七 結婚集 一元二角 痴人之愛 一元	黎錦明： 一個自殺者 三 踏海 三 瓊眼 四 戰烟 五 破壘集 六 烈火 六 馬大少爺的奇蹟 三角五分 塵影 五 獻身者 七 失去的風情 七 文藝批評概說 三 林淡秋： 巧克力 八 一個婦人的信 四 大飢餓 一元五角
---	--	--

以上各書 今代書店 均有出售

以上各書 今代書店 均有出售



盲目的歌唱者





次天

Levon West 作

關於國防文學的幾個問題

倪平

一 從現實裏孕生的國防文學

爲着積極地從迫切的危機中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爲着實踐地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獲得中華民族的解放；在目前，那具有全民族意義的救亡戰線，要在廣大的人民大眾中間展開去，要堅固地建立起這一戰線的偉大力量的基礎；這在任何意義上，已成爲了確定了的當前的工作了。但，同時，正伴隨着這一工作的實踐的進行，也就是在開展救亡戰線到全民族這個開頭的第一個意義之下；在文學的領域裏，也正產生了一「建設國防文學」這一問題。這一問題，事實上，作爲組織大眾意識形態，變革大眾生活態度底強有力的手段的國防文學，正因着牠本身產生的現實的意義，于是也正決定了牠的任務。

二 國防文學和寫實主義文學

曾經給與了中國大眾的文學以新生命的新寫實主義文學，顯然的，在現階段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由于客觀現實的演變，將必然地要發展為「國防文學」的形態。由此，作為新寫實主義的國防文學，無疑的，牠是要面迎着客觀的現實前進，充分地發揮文學底動的小的機能，給與大眾以強烈的感動和深切的影響，而完成其任務與使命。由此，國防文學的題材與主題要從人民大眾在××帝國主義者瘋狂的屠殺和壓迫下的英勇抗爭的諸動態着眼，也要從人民大眾在帝國主義經濟壓榨的跌踵下的生活掙扎諸全面着眼，更要從現存社會內部諸矛盾點着眼，示明着必然的未來的發展道途。

三 國防文學和一切流派的文學作家

在「為爭取民族生存及解放」這一原則之下，國防文學歡迎着一切文學流派的作者們參加，國防文學邀請着一切文學流派的作家們「面迎着現實前進。」因為在本質上，國防文學是全中國人民大眾的國防文學，牠不屬於某一個階級，也不是擁護任何一個階級利益的工具。牠要在大眾中開展，成長，生活……，牠是全中國人民大眾的。因此，國防文學邀請着所有的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甚至于對那曾經盡過欺騙大眾，麻醉大眾的任務的民族主義文學，國防文學也伸出了邀請的友誼之手。因為國防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雖然是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集團的文學，但國防文學對於民族主義文學並無任何歧視，並且非

常希望牠能和國防文學攜手同行尤其在當前的民族生存已臨到了極端迫切危機的現階段。

四 國防文學的內容和形式

由于國防文學的任務和使命的要求，國防文學的內容不得不是激情的，緊張的，而無論小說，詩，戲劇，都該是一種現實的有機體的機構。因此，國防文學的題材與主題必要從人民大眾在××帝國主義者瘋狂的屠殺和壓迫下的英勇抗爭諸動態着眼，也必要從人民大眾在帝國主義經濟壓榨的鐵錘下的生活掙扎諸全面着眼，更必要從現存會社內部諸矛盾點着眼，示明着必然的未來的發展道途。

同樣，因着國防文學的運動的中核是在人民大眾之中，所以國防文學的形式不得走向具備着集體意義和通俗意義最大的條件——通俗，簡素，明快，正確……在這一意義之下，國防文學要強調化地要求羣衆戲劇，小調，詩歌，報告文學，牆頭小說諸形式；同時也要求着深刻化的，感動力豐富的紀念碑型的長篇作品。並且另外還特地提出「用新文字寫作」，「從利用現在流行民間的舊文學形式底實踐中去發展新形式」這兩個要點。

五 國防文學向每個作家要求着

國防文學乃是中國人民大眾的國防文學，所以在這一意義上，凡是「而迎着現實前進」的作家，凡是願意爲爭取民族生存和解放而寫作實踐的作家，都是國防文學作家。

國防文學因着牠本身的任務和使命，在向着每個作家要求着——手觸生活，把握正確的世界觀，努力學習。

「手觸生活」的意義不僅僅是在社會的實踐，更大的意義乃是在從大眾中學習，把自己也融和成爲大眾中間的一個，用大眾的語言，思想，感情，心理，來表現真實的現實。而同時，在認清「真實的現實」這一方面，把握正確的世界觀是必要的。而且「用大眾的語言，思想，感情，心理來表現」這一方面，努力學習和工作，接受遺產和接受批判都是必要的條件。

六、怎樣建設國防文學

1. 向大眾中開展

國防文學是屬於全人民大眾的，牠要在大眾中開展，成長，生活……所以，國防文學如果脫離了大眾，那就是完全失去了牠的意義。因此，這就決定了每個國防文學作者不僅僅要組織成立國防文學會，不僅僅要和其他救亡團體取得聯繫；並且要努力去寫作國防文學作品，向大眾中推廣新文字，在大眾裏傳誦國防詩歌，公演國防戲劇，組織國防文學會……一句話，從社會的實踐中去開展國防文學。

2. 集體研究和學習

隨着國防文學的向大眾中的展開，隨着牠的社會意義的伸長開闊；國防文學作家不能不努力充實

自己，鍛鍊自己；不能不走進集體創作生活——理論的探討，研究和作品的批評，介紹的研究會，座談會，讀書會……——的內部。就是僅僅只不過愛好文學的人們，也應該組織起來，成立國防文學會。在工廠裏，在農村裏，在兵營裏，在學校裏……都成立起來！全國國防文學總會也組織起來！並且，另一方面，每一個國防文學會，都應該有一個發表作品的機關。不管是大刊物，小刊物，報紙副刊，壁報，一頁紙……都應該讓牠出刊。這一出刊，一方面是開展國防文學的一條道路，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從創作的實踐裏的學習，這學習對于任何作家，都是必修的課程。

3. 全國作者們聯合起來

凡是「面迎着現實前進」的作者們，願意為爭取民族生存和解放而寫作實踐的作者們，不論是理論家，小說家，戲劇家，詩人，未成名的寫作者，愛好文學者……都請聽着：在現在，不是國防文學的呼聲在邀請着你們，而正是全中國人民大眾的呼聲在招喚着你們：在一個總的目標——爭取民族生存和解放——之下，堅強地拉起手來吧！

丘山干·阿尔提滿

新藝術的大眾化

子思的譯

——譯自蘇俄「真理報」——

近幾年來的蘇維埃藝術已向前邁進了。這種藝術的成功，完全取決于革命的活力，取決于社會主義建設中巨大的勝利。藝術家所吸取到的靈感，完全都出自極堅強的蘇維埃民衆社會主義鬥爭的勇敢，果決及其國際的團結性。較好的天才的藝術家們，都講着大衆的語言，表現着大衆的期待，希望和努力而發出了強大的歌聲。夫拉紀米爾，馬雅可夫斯基就是這樣的歌星與革命的呼號者。

文學的與藝術的批評都在最近以來，有過許多關於文學與藝術的「大眾化」的論文。他們都說：大眾化的基礎——是語言，地域，與文化。但是，這種說法「並不完全」這不是完整的定義，所以這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有的人說：所謂大眾化，首先就是應用豐富的傳說的富源，是應用詩歌，塑像，圖畫，劇院等

中的大衆主意。這是必要的原素，但不僅是這點便能決定藝術大衆化的問題。在過去的文學與藝術中，我們曾經有過不少的例子，當一位藝術家將巨量的大衆語言，談話，生活的圖畫應用到創作裏面，給了實際的一般正確的「照像」時，但在實際上却沒有給予生活的，藝術的圖畫，這種生活的藝術圖畫，即是生活的運動，生活的矛盾與生活的原動力。

普希金這位天才詩人的思想，曾證明了「最高的」藝術就是真正的「大眾的」藝術。普希金是懂得反對藝術粗鄙者的第一個人，曾用了他一切的創作，與無數的論文，來證明過真正的大衆的藝術是「異」于「粗鄙的」。他也和別人一樣地應用了大衆的語言，大衆的主意，大衆的方式，並在本身積蓄了大量的「財富」，把牠們研究成一種創作，並把牠們還給大衆，成爲明顯單純而複雜的作品，並使其成爲有益的形式。

斯拉夫人，「地域主義者」，偏狹的論證，與布爾喬亞的「西方人」都在當時遭受了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文學的嚴重打擊，領導此種革命民主文學的大人物有佐爾勒悉也夫與多布銳留博夫。但是，伊利契曾斥責過文學中的民粹派與「人民之友」社等，是擁護戰爭，而反對民衆的利益，他們曾惡俗化「粗鄙化了，並卑下化了，涅克拉梭夫悉捷得潤捷爾勒謝夫斯基與多布銳留博夫等文學之偉大的大衆意識。與此類似的過程，亦曾在圖畫中進行過了，這裏面的列冰以及別的作家，都「改變了」革命的意識及其自

身。在音樂中，却逃出了一強力的阻障，而轉變為假的大眾化的立場。同時，最特殊的，即是創造性的墮落，革命的破產的小布爾喬亞的現實主義，亦轉變為「自然主義」的立場。同時還在藝術中表現為印象主義與形式主義。

我們對藝術大眾化的了解，在原則上，是與布爾喬亞或小布爾喬亞對藝術大眾化的了解截然不同的。我們所講的「大眾化」它所包含的，不是任何剝削，壓迫，滅絕與不平等的，而是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不同于布爾喬亞所講的）大眾性。蘇維埃的大眾化的基礎——廣大的勞動羣衆。

我們的大眾化，決不是抹殺差別，而使之一般化，而是在豐富蘇聯許多民族藝術的特點。是創造那形式是民族的，而內容是社會主義的藝術。使個別人民的藝術豐富起來，並成為多方面的搜集；同時還並密切每個人民在藝術中的精萃。以造福于全蘇聯的大眾。最偉大的藝術天才家，在他自己的創作中，曾集中了並吸收了大眾的血液。藝術的天才家，並不是別的什麼喊叫的大眾天才。所以我們要反對對大眾藝術與詩歌的皮毛之見，反對傳說皮毛的「應用」；因為這種所進行的，決不是趨向于真正的大眾藝術的鞏固，而是趨向于「異國的情調」與趨向于「文體化的」。

只有有能力的藝術「大眾化」，才能給藝術的粗俗的了解以鬥爭。暴露形式主義的俗人，這種人是棄拋了藝術的具體內容，很抽象地去尋求某種脫離了新的，「革命」內容的新形式，或者是這批自然主

義的順應者。把社會主義的藝術惡俗化，使其成爲平凡的富有光彩的照像。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藝術的真理，大衆化。都正進行着特種內容的要求，——創造我們現代英雄的模範。社會主義時代的模範，增強生活的新的顏色，聲音與交響樂。這裏是正在要求確定的，哲學的，政治的，與藝術的努力，難道這還不明白嗎？這裏的要求，正包括反對藝術中的形式主義，自然主義，折衷主義，與客觀主義，以及反對改變新藝術那種真正真理與客觀性的鬥爭，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真理」報批評蕭士塔可維赤的歌劇「里節馬克里提」中形式主義的旋樂，是脫離了歌舞劇「光明小溪」的實際性，這在全蘇聯的音樂界面前提出了極大的問題。有些傾向的人們，便忘却了和形式主義的鬥爭是決不會停止革命的美學。並同樣地忘記了，不是一切藝術都在暴露出同樣的弱點。和形式主義的鬥爭，必需加強藝術的全部陣線。尤其要診治在藝術與建築中的這種毛病。但是在文學，劇院，圖畫中的自然主義的毛病，還很流行，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別的自然主義者對於反對形式主義的鬥爭，正準備着「迎合」。但是，只有革命的現實主義，能適合于使形式主義與自然主義終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真理」報很明顯地證明了蕭士塔可維赤的「形式主義」是與「自然主義」握手言歡的。「真理」報揭穿了「藝術專家」中的粗俗派與折衷派，都是一機械地「在兩條戰線上」批評藝術，指出他們決未洞察到藝術產品的「具體內容」，只牢守着細小的外形。

蕭士塔可維亦那種形式主義的狡詐，是從那裏來的呢？「這種音樂的建立是依據歌劇的否定原則，依據某種左傾的藝術，來一般地否定戲院中的單純，現實主義，形式的了解，語句的自然音調。」小布爾喬亞的革新，低賤的奇人，完全與新的，完整的形式，十全的社會主義內容的探討絲毫沒有共同的地方。紀得很正確地指明了藝術家是脫離實際走向虛偽的。捷爾勒謝夫斯曾尖銳地指出了對於奇怪性的一切豫謀的努力，實具有其修辭的結果。蕭士塔可維亦把脫離具體實際性的音樂的解放，推向于虛偽，修辭，與惡劣的奇人。指出音樂脫離了真正的實際而完全「獨立。」諾色夫說：「最重要的，是在意識領悟中與知識份子中的思想與事實，都決不是那樣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把思想，知識與意識的領悟等都變成文學的自然主義化。那末我們決不能在專制中去選擇純粹的現象學與辯證法，並且也決不能描寫真正的音樂的現象。」「音樂的形式即是混純的形式，」「在音樂中的任何一件東西，而同時即是一件空虛。」「在這種沒有定形的生活中，有着密集而不終止的過程」以及其他等等。

諾色夫教授爲了要使音樂「純潔化」把牠從時間與空間之中排除出去，並將牠從藝術中間轉渡爲純粹的玄學邏輯的對象，曾經作不過少的「研究工作。」牠用了較好辦法的，堅強不拔與有價值的精神。來作過反對「庸俗」領悟的鬥爭，並完全集中注意來對付時間與空間的世界，以及其法則。「純粹的音樂的生活……是毫無思想，毫無對象，決沒有形式並且是「黑暗的。」這位有名的教授，在他的著作中，

會引證了他爲音樂「本體」及反對「科學虛無」而鬥爭的工作。證實了時間是一種運動。在這些證據中，他是從卡洛金新白拉方面引證來最豐富的論證，這些哲學家的玄妙哲學即是「基督教實質」的第一種「理想」的基礎。這即是形式主義的「哲學」基礎之一。

很明顯的，音樂中的形式主義，是具有唯心論的哲學基礎，否定物質，否定客觀的實際性，甚至否定時間與空間。同時，圖書，建築與文學中所存在的亦爲形式主義的「近親」。「真理」報批評了建築中的不調和，指出建築家黑爾尼可夫的形式主義。——畸形的設計，畸形房屋與「曲折的階梯。」並指出這般建築家會利用了形式主義的學說，給了革命的理想以毒害。

形式主義者把藝術「截扎」成了完整的形式。有些人會與美學攜手，以便把牠們截扎成與此相同的形式。但是藝術的歷史與藝術的實際，却證明了形式主義是在破壞形式。使形式脫離內容，成爲喪失了理想真實的藝術，並將藝術變成了毫無意思，毫無內容的小玩意。新藝術最重要的責任，是使藝術的全陣線都了解這種對真正實際的歪曲，了解這種（歪曲藝術的思想內容）形式之危險的實質。這種危險，即是對大衆的創作，對世界古典藝術的經驗，存心輕視。

最重要的是應該指出形式主義之脫離社會的意識，離開實際，對於實際，抱一種特殊的態度。並拋開生活，即是說，這不僅是自身「閑居」，並還特別地否定生活，否定實際的批評。真正的，現代的革命藝術家

之所以應反對形式主義的原因，還由于形式主義是反對新藝術的特種鬥爭。最重要的，是必需指出每當形式主義者不肯放棄他的「方法」，而想證明真實的生活時，他使陷落在粗鄙，平凡的自然主義之泥潭中，所論列到的只是沒有實際性的各方面。

普希金與根尼巴爾扎克與托爾斯泰都會把複雜的感覺與思想，以及巨大的內容，表現成了簡明易懂的形式。悲多汶與瓦格尼爾梭爾格斯基與卡伊可夫斯基，以及其他偉大作曲家的音樂，都充滿了深刻的內容。與易懂的詞調。潤布阮德的圖畫之所以偉大與嚴峻，就是由於真實的內容與其畫意的親切而易解。藝術之要求單純，是一種反對簡單化的鬥爭，要求豐富的內容與單純而美麗的形式，其目的是在揭發內容，使其容易為大眾所了解。同時，這即是在要求產品要有真正的崇高的形式，以及真正的製作。使偉大的理想與藝術最完好的形式融合起來，這即是我們最大的任務，這個任務的決定，並不依據於探求沒有實體的形式主義之道路。而是在於藝術家對實際的真實內容之過程，要能有深刻地洞察。

因此，可以引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大眾是如何在了解，並估價現代藝術的真摯。像「他是礦工，簡單的工人」或「燒瓦工人」這樣的歌曲，難道誰還不了解嗎？這類的歌曲之所以不能不在民間流行的原因，故，因為牠們絲毫也不帶有為大眾所不了解的，俗人的氣習。別的如像「游擊隊」或「破留悉可」等歌，都在大眾中有着極廣泛的流行，主要的原因，是這些歌曲都有着明顯而簡練的詞句，調和的旋律，以及決

無不調和與隔澀的音調，而有抒情詩的熱情。這便是民歌所有的特性。

要求簡明易解，而帶有深刻的內容，就應求之於藝術的一切形式。大衆化決定：這類文學作品如高爾基的「母親」，福爾曼諾夫的「怯巴也夫」——的成功。這些作品的單純——新藝術的「複雜的」單純，與藝術中的美麗，這都決不是抽象的範疇。

蘇維埃的藝術，現在正處於極光榮的時代。藝術工人中所進行的，關於這種創作的討論，與「真理報」的論文有這極密切的關係。並因此證明了新藝術的發展，及其對社會主義祖國的永遠忠誠。

原則性，誠心，巨大而堅強的學習，及爲藝術內容與形式的完整而有的鬥爭，對於大衆創作的愛好等，這都時常會孕育成偉大的藝術家。社會主義祖國那種廣大無邊的忠誠，反對狡黠的鬥爭，反對沒有實體的，美學的形式主義之鬥爭，反對藝術中的欺騙，以及反對原始。而爲「複雜的」單純之鬥爭——這一切，都能幫助我們的藝術家，創造出社會主義藝術的紀念作品。

八
月
生
活

一
路

——報告文學試寫——

這宇宙

這間大屋子現在可熱鬧起來啦。我們有八個人都睡在這裏，在我們身旁，還沉沉的睡着有十三張比我們更會喧鬧的龐大的怪物。牠滿身穿戴着鋼鐵的衣，踏着鋼鐵的手腳，飛舞着，嘯叫着，舐着油和墨，幾十會，幾百斤的紙片吞進去了，又吐了出來。可是現在他是沉沉的在大的牛皮紙下睡着。我們八個人，八個新來的伍宿在這裏的學徒，就傍着牠們也悄悄的睡下，我們是睡在牛皮紙上邊的。牛皮紙就鋪在這一塊塊剛剛褪去青苔的石板上。這屋子是真潮溼，已經有三個害了腳氣病，天天喊着腿的骨節痛啦。我們也

並不是安靜的傢伙，縱是在夜晚，好像都是死去了似的咧着牙伸長着四肢螞蟻，蚊子，或是別的虫咬着也一點不在乎的腿，不，我們並不會很安穩的睡去，有的從夢中吵着吵着醒來了，醒來了還要罵兩聲才又倒頭睡去。有的大叫，聲音又尖又銳連很遠的地方的人也驚醒了。還有丟臉的角色，他會在睡夢裏嚶嚶哭泣，像死了娘的小媳婦一樣，也有喃喃說着的，也有將牙齒磨着，磨成一種怪難受的聲音。還有老鼠，成羣的，也常常來做着襲擊，騷傷着我們，所以這屋子是連夜晚也不會很寂寞的。可是在我們來此之前，真想像不出牠該是多麼冷落，只要看了現在那時時都要粘手的黑黃色剝蝕着的牆壁和屋角上殘留着的霉爛青苔，還和許多不時從屋瓦下爬出來的綠色壁虎多足蜈蚣，以及張着網的大得出奇的蜘蛛。聽說是有過很多怪誕故事的流傳，但自從我們這一夥，跟在這一羣鋼鐵巨獸來到這裏之後，就成了很嘈雜的世界了。

這是一個古祠裏的大廳，現在做爲我們印刷所的機器房的。我們是把所有的年青的時光，都安置這裏了。

主與僕

底底達達，一個穿短褂的進來了，接着是穿工衣的，這種衣服最神氣，而第三個又穿着長衫，這一羣也足有十幾個，他們是比我們高一級，師兄；高兩級師傅；高三級，領工；還有工頭，工務主任，經理……是可以說是我們的第一個主人。

「豬糞，揩面水還不拿來！」一付全是瞇睡的臉，再加上投來的憎厭的目光。

「死人賬也算不清楚，便揩油！」另一付更加欺人的凶顏，像預備咬人似的。

這裏是沒有僕役的，學徒們兼當了這職務，三頓飯的時候便忙個不歇，忍受着呼叱與辱罵，竭力收斂着笑容，愁容，縮短着手脚，使佔住的空間愈少愈好，免惹起注意，但我們似乎實在太壞了，一無是處，耳目口鼻都成了開罪之由，譬如就時時聽到：「看那眼，賊樣！」或是，「閉着你那烏嘴好不好？」但如果生得漂亮了，我們裏面當然也有長得很好看的小夥子……不過倒也還是甯肯醜一點的好。這些主人們也不是全然這末凶的，譬如因為我們加倍的努力，替他們偷印了一些外混的時候，或是他們打牌贏了錢，他們也不吝嗇一點笑容，甚至還可以給半枝吸剩的香烟。

在另外的時候，當早晨八點鐘一響，不管我們的肚皮是不是也填了一點東西，而第二個主人就毫不容情的站到我們身邊了。我們還穿着老早就該換下的滿是灰塵和油污的髒衣。爬到這個怪物的身邊，牠是休息過一夜的，而牠却的確是養活着我們的，這可愛的龐大的機器。牠在昨天也經過一整天的掙扎，遍身全是汗，昨天上好的油，也排洩出來了。四處狼藉著黑墨。我們有時爬在牠肩上，摸着那滾龍，還揩拭那巧妙的咬紙的牙齒，有時鑽入牠肚腹，扭緊一些鑰旋釘，免得輪軸有動搖。再鑽了出來，審視那些五六寸寬的，三四寸寬的皮帶，這些可以咬去了手和打傷了腦袋的凶殘的傢伙，但當我們去審視牠的時候，牠是無知

覺的，襤褸的掛在放光的鋼輪上。有着破損，帶着病，一任我們去播弄。很快的這將軍樣的東西便在我靈敏的手指下，從疲勞的污穢中又恢復了閃亮和精神，成爲了一個很有氣概的主人樣子。却還要去喂飽牠，每人提着一個長嘴的油壺，在每有個小孔裏各灌進一滴黃色的濃液去，一直到牠們滿足。於是這更顯得寒儉的我們一羣，便麼麼喝喝抬下那些膠捲，大的和小的，堆在一處，消耗着多量的水，也消耗着大量的力，一根一根的，把這個最髒的，不斷的舐着油墨的巨舌洗得乾乾淨淨的又擱上去。要是那些排好版的盤子已經裝好了的話，同時又不必貼滾龍，貼滾龍真須要許多耐煩和細心，那馬達便可以開動。馬達一動，嘶：：：：：轟：：：：：不知許多分不清的聲音便混和着，揉出另一種燥耳的喧叫，整個機構都有着旋律的轉動，牙齒一張張的咬着白紙，吞進去迅速的推着膠捲又捲入滾龍，另一個牙齒又咬着另外的邊緣，於是，印滿了黑字，輕輕的被吐出來，平平的堆積在那裏，不斷的熟練的吞着又吐着，而響着振腦的嘯鬧。

膠

一看到師傅們也苦着臉感到麻煩的時候，我們也許要搭上一兩句，軟和着聲音說：

「師傅！買外國膠好了，爲什麼不買外國膠呢？外國膠不是好用上一個月正或可以兩個月的麼？」

「操勒娘格辰！」我們也懂得這決不是罵我們，也不會是罵經理或主任，不過話總得這末開頭，接着是一聲沉重的「愛國呢！」

如果我們膽子大一點的話，我們也會體會着他的意思問：

「師傅！這機器，這紙張，這……是外國的，還是中國的呢？」

「關係卵事！」自然還不是生我們的氣。站在大灶邊加着煤塊的，或是站在高高的，用長木棒攪和着桶裏的膠的我們，却悄悄的笑了，大的熊熊的煤火的光映照在一羣斑斑點點蓋在長髮下的瘦臉，似乎看得出一絲滿足，但到底快樂着什麼呢，怕自己也並不會懂得的吧！

師傅當然也理解外國膠的價值是超過了學徒的勞力。不過也只好隨着經理說什麼提倡國貨囉，而我們呢，我們能懂個什麼，我們只是一羣髒的蠢的學徒。

這鍋爐真不小，每次總要溶解着六七十斤的膠，是道地的中國牛皮膠，水因了猛烈的火在放膠桶的大鍋裏沸騰，那硬的固體，便慢慢軟化，一直到像糖的東西。然後把這些溶液注入膠筒裏，是有着十幾斤重的兩塊半圓柱形的鐵片，當中再加上一根有羅旋的鐵軸。燙手的膠液在這理睡上一會，又慢慢凝固了起來，冷了，成爲一個個的膠捲。舐着鐵板上的油墨，又舐着排好的鋅板的東西就做成了。

不過這個太不經用了，在運動了兩天或三天之後，便開了裂縫，於是又從那鐵軸上剝下來，再做。一部機器上有七根膠捲。做一次大約要四五個鐘頭。

一片杭育

「杭，杭，喧，喧，海，海，喧……」

排字房的學徒，捧着盤子，一個盤子裏放好四塊十六開的鋅板，哼着送來了，我們不期然的會給他們一種笑容，因為想得到的叱罵就會落在頭上來的：

「死人！這也要哼！」

「飯桶！只會吃飯！」

反轉來，當我們把盤子從機器上拆下送回排字房去的時候，也常常要不覺的「杭，喧，海，杭，喧，海」的哼過去。於是他們也回答着示意的笑容。但大半時間是不哼的。因為這鐵盤可不算太重呵！同我們背着那些膠筒時一樣的不准皺眉也不准歪嘴。抬着大的鐵鍋，或挑着水的時候，爲什麼也不准我們出一聲呢。我們是很喜歡唱着的，爲的唱着唱着好減輕這些從肩膀上，手上壓下來的重量。

不過有一個時候，我們是放量的哼着，就是我們從堆紙房背着那些報紙，瑞典紙，道林紙，厚磅紙，毛邊紙，以及各種做封皮的紙，經過走廊時候，你去，我來，彼此此歌，我們喊着，「杭，喧，海，杭，杭……」我們的臉在整令或是半令的紙的重壓下，紅着，紅到發紫，汗溼透了衣服，頭髮上也垂着汗滴，手脚都麻木了，却又機械般動着。喉嚨裏壓出這一片杭育，而這一片聲音配合着一些機器的轉動，也許要鬧着一些人們，但在我們自己似乎倒不聽到了。聽到的時候，是看到那些摺紙房的學徒將這些印好過的紙又背到裏紙房去的時候。

候，他們真是一羣多麼醜小的動物啊！

一令紙有六七十斤重，一個鐘頭可印完，一部機器在一天之內如印六個鐘頭，則須六令紙，同時這十三部機器轉動，是七十八令。七十乘七十八是五千二百六十斤。來回一萬五百廿十斤，僅僅這一項的搬運，是多麼大的數目了呵！

離別

時間一天天的溜走，我們這裏沒有陽光，缺少着空氣，過去了夏天，過去了秋天，而寒冷的冬天却跨着大步威脅着來了。機器的跳動弛緩了，師傅的臉像十二月的冰，我們的工作減少了，我們的叱罵也減少了，却又來了另一條鞭，這鞭不只恐駭了我們，連師傅們也嚴肅起來了。他們多半都是有着家室的。這一個星期來，都是談講着我們的這印刷此要關門的事！多麼可惜呵！我們的機器！這張我條理熟了的全張機，你那一張對開機，牠們要停止活動，要被出賣麼？我們不只不恨我們的師傅，反形得和氣，但經理老早就不來了，我們交涉過，却一點用也沒有，終於在有一天整個機器房，這親切了八個月的大廳，以及其他許多部門全停着了活動，我們被遺在這陳死的屍身間，我不到出路，也找不到歸宿。徬徨同着飢餓的脅迫來到了這裏，瀰漫着一片淒慘。我們雖是無處可走，但一天，兩天，挨到最後一天，仍被趕了出來。拋在街頭，拿着幾個算剩卜來的工資，那每月八元，却又扣來火食六元的餘剩，在這些餘剩裏還加上了陸續的罰款。爲了偶爾的錯誤。

我們，連同我們師傅都無言的分了手，互相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話。這時才覺得我們是多麼親熱的一夥呵。在以後，另外的地方，我們當會又遇着另一批親熱的伙伴，同在一塊又流着汗，消磨着血肉，把我們的勞力與時間，更廉價的出賣着。

這八個月是給束了，這我們會咀咒過的八個月！但假如我們都還沒有找到另外的地方，而流例在街頭的時候，這八個月又該是如何可羨慕的呢！

丁玲著作：

母	親	九角
韋	護	六角
水		五角
在黑暗中		七角

政治家

魏金枝

對於政治，我是向來不大感到什麼興趣的，所以我的朋友之中，在政治上活動的，就祇有一位同鄉的張先生。

這位張先生，還有一個弟弟，也是政治上的人物，近五六年來，一經住在廣東，因此從沒見過面，不知他的爲人如何；可是這位大張先生呢，儘在廣東和上海之間，流星般的奔波着，也常到我的家裏來喝酒談天，所以便成爲很熟很熟的熟人。他生成是個樂天的人，大大的塊頭，垂着兩個寬弛的痰袋，強在後腦上禿了一塊頭髮，却在下巴根補上了幾條疏疏的羊鬍鬚，一到冬天，披上他的玄色大氅，支着拐杖，既嚴肅，又大方，就外貌上說，很有些像我們國府主席林老先生的派頭。大概就因爲裝了這個派頭的原故，所以也把天下

大事，當爲無足輕重，常喜歡說：「小事體，有啥？」但那些小事體，也似乎常常煩惱過他，一等酒醉，便大發牢騷，甚至眼珠上起了血絲，切齒的數罵那些有名人物，說出他們的陰私來，有時還把桌上的酒瓶，一筷子打倒地板上，使牠們在地上滴溜溜的打滾，但這也是少有的事，大概他也怕因此會闖出禍來，所以平時總不肯飲過量的酒。

不過他這麼的奔波着，究竟負有何種使命呢？這不但我不大十分清楚，就是他大張先生自己，恐怕也一時說不出來。一等我問，他總先摸摸他的大痰袋，然後用手指摻住羊鬚髻，一面假裝咳嗽，一面夾痰夾唾的，「政治上吓，政治……」接着就拉拉衣袖，把話題也拉到別方面去了。但我知道他常用××執行部，以及×××總部的信紙信封寫信，等他一回廣東，我偏不用他告訴我的通訊處，却故意揀一件必須回信，又是無關重要的事件，把信分寄到以上那兩個機關裏去，可是結果，他到底收着了，而且馬上寫了回信來，因此我以為這可給我試探出來了，一等他回到上海，我便劈頭就向：「哼！你看，到底給我試探出來了！」但是他還是加以否認，而且說：「倘使這也可以作爲我在那個機關裏做事的證據，那麼，請再試試，請把信扎再寄到廣東省別一個比較著名的機關裏去，你看我收不收着牠？倘使收着了，難道我一個人，能够兼做這些差使麼？」自然，我是不會給他這麼一說就算事的，我就胡亂的揀了個財政所，把信寄了出去，可是照樣，在他回到上海時，又把那封信帶回來了。所以結果，我的猜想，還是歸於失敗，不但不明白這位政治家所負

的使命，竟連他所屬的機關，也咬不清楚了。

就以他的經濟狀況來說，也是一個難以猜想的啞謎，既然不在一個固定的機關裏做事，又不負什麼政治上實際的任命，但他手上的經濟，却也非常富裕。一到上海來，不住在東亞旅館，就住在新亞酒店裏，除開在夜裏偷偷的跑到我家裏來喝酒以外，總是乘坐汽車，從不徒步出門的。單就他粵滬之間往返的船錢來說，也抵得過我們窮教員的死薪水，然而他還要安家，還要給子弟讀書，有時也幫幫窮朋友，可就從沒見他拮据過，還老是折開他那張寬弛的大臉孔，摸摸紅熟了的大蒜鼻勸我丟了書本子，跟他走上一道去。不錯，像他那樣的生活，自然比我們當窮教員的舒服得多了，可是我不相信政治那個東西的成效會比教育高明些；而且我沒有和人交際的手段，根本不是政治上的人物，因此我還是一直坐我的冷板凳。但歸根結底的說來，倒還是因為疑惑着他們的經濟來源，說他販賣人口吧，當然不會把本國的祕密，暗中送給日本人呢，又不見他有什麼日本朋友，可是除此以外，我總想不出更正氣一點的解答來。

正因為他的行動使我不能瞭解，他越使我對於他的試探發生了興趣，只要我一找住了話頭；我就用各種方法試探他。就是今年春天裏，起初倒並不因為是試探他，倒是因為一筆款子急于應付，真所謂狗急跳牆，無可奈何之間，竟使我想這位大張先生的身上去。當我急忙的跑到他住的旅館門口時，遠遠的望去，正有一個披着玄色大氅的人，一脚跨進了汽車門，一脚還留在石階上，面貌是看不清楚的，但我認識他

穿的那件大氅，一半也因為恐怕錯過機會，沒處再去弄錢，於是我一面在跑，一面就張開喉嚨喊他。不知是他也從玻璃窗上看見我，還是他聽見我喊他的聲音，一個圓圓的大臉孔，在車身邊露了出來，果然就是我所要我的大張先生。於是我跑近去，把嘴拄在他的耳朵上，提起向他借錢的話。

「多少？」他問，一手掛着他的那根手杖，一手插進褂子袋裏去。

「一百五十塊，能够用嗎？」我覺得不好意思。而且自己知道我說話的聲音有些燥啞。

「小事情！」他一板正經的，翹起了右肩膀，摸着皮夾子，大概用了點力，弄得上嘴唇癢了進去，而下嘴唇則因此更加凸去，並且向上翹聳了起來。可是被他摸出來的，並不是皮夾子，倒是一只金壳的打簧表，他毫不在意的把牠在耳朵上聽了一下子，隨就豎豎手，叫車夫打開車門，另一隻手則拍拍我的肩頭，嘴上說着：「小事情，準晚上八點鐘給你送來吧？」就走了。

因為他說過晚上八點鐘來，就不能不給他預備一頓晚餐，特意弄幾樣菜，但同時我又記起他是喜歡吃酒，且在酒後喜歡發發他的牢騷的，所以故意去打了二瓶很兇很兇的白燒，一半自然是請客，一半倒是想因此灌醉他，從此探出他的一些秘密來。大概還沒有七點鐘，這位大張先生倒果然來了，他拖着手杖，彷彿誰會認識他似的，把呢帽邊在眉根上，嘴則拄到領口裏，一整一整的從里口走了進來。一跨進門，還沒把帽擺定，另一手就，從褂子袋裏摸出一大疊鈔票來，大略的數了一數，便把其中的一小部分，塞在我手裏。

「够了麼？」他問我。他還把他那疊鈔票放在手上，做出一種還要數牠一疊出來的樣子。我請他喝酒。還照例要謝謝他。

「哪，小事體！」他也笑迷迷的照例來了他的老套頭。然後坐在一張靠壁的籐椅上，拉拉手袖，打着量酒杯裏儘跳着的酒珠子。大概一半是酒引起了他的興趣，一半是爲着又弄着一筆款子而高興。「老實說，我們弄政治的，和你們不同，可以今天沒有一個刮痧的，明天仍舊弄牠個一千八百，那真是一碗油炒的飯！」

他的那個意思，我是知道的，他在說明旅館門口那次的受窘是偶然的，而「油炒飯」這三個字，則是說明他那個職業弄錢的便當罷了。可是我要試探的，乃是他這筆款子的來源。

「你很有點錢存在上海！」我這麼的探他口氣。一面將白燒酒在他的酒杯裏，一面我還慨嘆着：「沒有積蓄，真是一件苦事，又沒有東西可以上當。像你，你看看，你這副行頭，就值上八百一千的。」

他繃起眉頭，兩嘴唇輕輕的開合着，響着，嘗着白燒味中的三昧，然後揀「一塊鷄股膀，慢慢的撕裂着，把全副視力對付在鷄肢膀上，彷彿沒聽見我說話似的。

「我說過，」他彷彿在對鷄肢膀說話。「我們就好比一個陰溝，天雨會滿出來，天晴就會乾了的。可是雖然乾了，有時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忽然會來一盆洗過的臉水，或是過路人高興了，他也會澈一泡尿在

我們這個陰溝裏。」

「你不能把自己比得這麼低！我提醒他。『你是一個政治家呀！』」

他似乎很有點醉意了，頹然的把兩手仆在桌子邊，連他那幾根羊鬍鬚也住了桌子，額上則水淋淋的儘暴出汗珠子，眼珠也濕漉漉的，我疑心他作興會吊下眼淚來，但還是一口一口的安詳的喝着白燒。這顯然和他進門來的情狀有點兩樣，倘使平時該算他是樂天的，正常的，而醉了之後，則是悲觀的，頹喪的，但也是本色的，彷彿勞働後酣睡那樣的正常。可是他那種兩端的人生態度，往往不能維持久長，好像他是一只停在牽牛籐上的大青虫，雖然是軟體的，慵懶的，但一經刺激，便也會立刻變得敏捷而潑刺，有一種機警的本能，使人不容易去馬上捉住牠。所以雖然我在設法試探他，但我不能用露骨的話，使他生出反撥的作，一面又怕他那種本色的情緒不能持久；那時我的心裏，真是非常惶急。

過！好久，他已經撕完一只鷄肢膀，但我還沒想出妥當的問話來，他却把油膩的手指在面巾上抹抹，轉手又揀着一塊鷄項頸，先啃去外層的皮，露出紅紅的肉來，偶然間看到了我還在注視他，他就把頭傾前一些，用沉濁的聲音說起話來：

「政治家，也正像你們當教員的一樣，是騙人的！」

「我不承認！」我說。

「你不承認麼？」他笑着問我。可是他那種笑法有點怕人，微微張動着從白裏發出青來的臉，拉開嘴，眼珠子被蒙住眼皮裏，像一個瞎子一樣注視我，就是這麼個笑的樣子，而沒有笑的聲音，同時酒氣從他的嘴裏，跟着他的呼吸，一陣陣的衝了出來。——他等着我的答話。

「你說我們騙了誰呵？」我反問他。

「我先說你吧！」他放寬了聲帶，語音含混而又粗澀，有時則張眼來釘視我一下。「譬如你對學生說，不要吸煙，不要吃酒，可是你自己呢？至於我，我究竟算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清楚，別人要民主就民主，別人要獨裁就獨裁，我要的是錢，別人要的是地位，告訴你，這就是政治！」

「那末你自己的主張呢？」我想問出他究竟屬於那一個集團。「照你的良心說。」

「我沒有良心！」他搖搖頭，把下巴靠在手膀上。「早已被別人踐踏碎了！」

「踐踏的究竟是誰呵？」我問。我再不能放過這個機會了。

「誰麼？」他把下巴從手膀上提起，而且張開眼睛釘視我。「你不要問是誰，誰有勢力金錢，誰就可以踐踏牠，在這樣一個翻滾着的世界裏，說不定你也可以。」

我笑了起來：「我不是政治上的人物。」

「那末你不要再問了。」他把兩手扶住桌子沿，彷彿並沒吃醉酒似的，霍的立了起來。

「你醉了，你應該在牀上靠一下子！」

「不要！」他搖搖頭，決絕的說。「我沒有醉，我祇把我身上所有的筋絡都寬弛了，我想這樣來使我自己舒暢。現在，給我絞一個熱的面巾。」

揩了臉，他又點着了一枝雪茄，烟伸開手調整筋絡，一面在房子裏踱着方步，這神情顯然其的沒有醉，而和吃酒時的樣子相比，也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樣子。

「老實說，我們不能不生活，」他把手上的雪茄在空中打了一個圈子，一面笑迷迷的走近我身邊來。「至於良心，那是一句空話。」

「是的，但有時也會使你心裏難過的！」我回應他。

他似乎沒聽見似的，看了看錶，却打算要走了，我想給他叫一部車子，但他已敏捷地溜出門去，一面將我阻住，一面帶轉門來，說着再會，早已不見他的影子了。

這次的談話，對於他的人生概念，雖然使我知道得更清楚一點，但於他的實際生活，還是一點沒有知道，反而因為他的談話，使我心裏加上一重陰影，發生一種不敢和他接近的恐懼心理。而他呢，或者也就因為恐怕酒後失言，或是事忙，一句話，差不多有四五個月的光景，沒有到我家裏來了。

一月光景以前，湊巧我有一筆額外的收入，正够拿去付還大張先生的那筆債務，我就揀了一個星期

六的下午，送到他的旅館裏去。跨進門去，我們那位政治家大張先生，正在搖頭擺尾的讀一篇文章，而座位的四周，也堆滿箱子皮夾，好像新從輪船或者火車上才卸下來的樣子。他一見我，祇是點了一下頭，把座位指給我，重又讀了起來。

「你來待正好？」他把眼睛留在那篇文章上，一面和我談起話來，「我寫了一篇談話，想拿到報上去發表，你知道我不再到廣東去了。」

「那是說，你不贊成那方面的行動？」我問。我到這時才對他的行動，摸出一點頭路來，同時也祛除了好些陰影。

「是的是的！」他放下紙來，摸着他的大痰袋。「我一向反對那種掛羊頭賣狗肉的事情。」

「那麼你的那位老弟呢？」

「他？」他遲疑了一下子，然後以一種非常正經的態度告訴我。「我和我的意見不同？」

因為他既宣示了他的秘密，我也就滿意了似的，我就不再多問下去了，於是我還了那筆錢，打算和他告別。

「不！」他把錢推還給我。「小意思，有啥！我有錢！」

我也推還他：「先還你，將來自然還要吵擾你的。」

他收了那筆錢，但沒有放到袋裏去，反從袋裏摸出一疊票子來，同時將我拖到一個屋角裏，把眼睛四週溜了一下，然後把嘴柱在耳上說道：

「我想勞駕你一件事！請你先答應我？」

「什麼事？」我不知所措地問。

「小事體！」他笑迷迷的說。「我打算把這筆錢放在你這裏，你給我收着。那一百五十塊呢，是還你的。我說我老弟的意見和我不同，那是假的，但我們要互助，我不能不和他暫時分手，像這樣的時勢，一面倒是可怕的，所以我不能不回來，讓我的老弟仍在那裏看風色，必要的時候，或者還得再搗亂一下子。倘使那面真的立不住了，那麼？」

「教我把錢寄給他，是不是？」我湊上去問。

「也是的，但這裏有二個道理，倘使立不住了，那麼一面寄錢去，叫他回上海來；二則我們總算還有一個人沒有失業，我們要維持我們的生活。」

這就是政治家的祕密，我不免笑了起來。

他繃緊眉頭，撮起嘴巴，禁住我：「這是爲了生活吓！生活，你知不知道。」

我把錢收了來，分出一百五十塊還他：「我照辦就是了，那也不過是件小事體呢！可是你應該給我

「個寄信處？」

「不等我通知你，等我再看一下時勢。」他眨眨眼睛，又眯出一個計策來。「就是寄。也不是直接寄了去，那裏還有一個朋友代收的。」

「真好祕密！」我慨嘆似的說，一面告別出來。

他拍拍我的肩，怪親熱的，隨後跟着送我，看看我臉上有一點子冷笑，於是又辯護似的說着：

「生活，爲生活吓！」

漢奸

林淡秋

舅舅踏進房，阿壽心頭一跳，臉孔就熱辣辣起來，像在嚴厲的教師跟前等待着懲罰的小學生，在他來的上海的半年中，這位在工會裏當差使聽說還時常在什麼局長家裏走動的闊舅舅，是難得他到這鷄窠樣的閣樓來的，可是一來就不是好兆頭，一開口就是一頓臭罵，有一次，他實在受不住氣，不由得客氣地回辯幾句，就給拍啪地打了幾個耳光。難道舅舅今天又接到母親的信，說阿壽沒有錢帶回去嗎？那末他在半個月前交阿三哥帶回家的三塊鈔票沒有交到……阿三哥，你是忠厚人，怎對得住人家呀……

「夜飯吃過了嗎，舅舅？」

他從鉛壺裏倒出一盃不冷不熱的白開水，恭恭敬敬地捧到舅舅的跟前，一邊問。從他惶惑不安的神

態，可以看出他是準備接受舅舅的毒罵的：

「討飯胚，狗養的！人家千難萬難給你薦進廠裏，是要你供親養眷的呀！你却儘管自己瞎吃瞎用，不管家裏老小死活。這還算人嗎？……狗養的，你說呀，每月十塊大洋用到那裏去了？……」

可是舅舅的回答並不如他所料，只是簡單的一句：

「吃過了。」

阿壽心頭一寬，這才有勇氣給舅舅的臉孔仔細瞧了一眼：在黃橙橙的電燈光照映之下，舅舅老像喝了過分的酒一樣，紅紅的胖臉依舊是那麽威嚴，他那油光的禿頂依舊那麽使人討厭，然而他往常來這裏時，那股要吃人似的虎虎的怒氣的確沒有了，這使得阿壽又喜又驚：舅舅今晚大概不是爲責罵他來的，那末到底爲什麼事呢？他決不會無緣無故來這裏的呀？……

「你明朝不要進廠，了半天到市商會去開會，順便把這包東西帶去散一散……」

舅舅把挾在腋下的一大包東西往板牀上一放，一邊說。

阿壽只聽到頭兩句，就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沒是心思再聽下去了，雖然嘴巴還在「唔唔」地應着。那個進廠不久的工友老陳在他腦子裏一閃，他脊背就流下一陣寒顫……

今朝下半年，老陳偷偷閃閃地向同伴們講了一大堆話，說明朝是什麼紀念日，說到顧什麼紅，說到南

京路大流血……最後要大家一塊兒去要求經理先生明朝停一天工。可是老陳的話剛說完，布告牌上就貼出一張布告：老陳被開除了。阿壽當時也覺得很憤慨，可是不久就釋然了。他記得最牢的，還是放工時經理先生那番斬釘截鐵似的訓話：

「要求明朝停工，要去開什麼會的，都是亂黨，該殺的……明朝誰不來就開除誰，全體不來就開除全體……」

「記得嗎？」舅舅說完了話，兩眼釘住阿壽的臉孔，高聲問。

阿壽猛然一驚，吞吞吐吐地說：

「明朝：廠裏：不准……」

「給你講好了呀，不扣工錢。」

阿壽臉色一亮，簡直懷疑自己在做夢。他睜大眼睛大膽地看着舅舅，彷彿要看出這是真的舅舅呢，還是夢中的舅舅。

——天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告訴你的話都記得嗎……唉，你怎麼老是這麼呆頭呆腦，木頭一樣。」

「記得的，明朝下半年到商會去開會。」

「還有呢？」

阿壽記起剛才舅舅的確還說過好幾句話，可是他全沒聽進去。這怎麼辦呢？假裝聽懂？已，自然不行，直說沒有聽進去呢，準要挨罵。他真像木頭一樣呆立着，不住地眯着眼睛，彷彿說：「你要罵就罵，要打就打吧！」

舅舅把香烟屁股往地上一擲，兩顆眼珠子就像要脫出眼眶似的。

「忘記了嗎？你的魂靈呢？」

過了好一會，才接着說：

「聽去的時光順便把這包東西帶去散一散（一邊右手在紙包上一拍）……吃過中飯等在這裏，有人來喊你回去……他喊你散就散，喊你走就走……曉得嗎？」

「曉得。」阿壽這才透了一口氣。

送出了舅舅，阿壽才能自由在地思索着這件事，可是他這時的思想，正如迷失在廣大無邊的黑暗森林裏的羔羊，越弄越糊塗。越糊塗了。在家鄉，阿壽是有名的猜謎的能手，可是現在他無論如何猜不透這個像很簡單又像很複雜的謎……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他拆開那包東西一看：整整齊齊的一疊一疊方塊豆腐干似的紅綠紙頭，蓋着螞蟻般的黑字。阿壽沒有讀過書，不認得字的，但他知道這正是廠裏的經理先生和舅舅所謂「亂黨」散的東西。

——對，正是這種貨色！

約莫半年前，阿壽剛從鄉下來到上海的時候，跟着舅舅踏過一條很大的馬路，湊巧碰見無數男男女女在亂跳亂喊，一把一把往上撒着這種方塊豆腐乾似的紅綠紙頭。四圍是老虎一樣的紅車子和黑車子，背着手鎗，揮着藤鞭的中國巡捕和外國巡捕，在浪濤般的人堆中亂衝亂打……舅舅第一次告訴他：這些傢伙都是亂黨，巡捕和車子就是捉亂黨的……

後來，他在自家廠外的馬路上又看見好幾回，雖然工友們都說這是救國運動，要不是怕停生意，他們都應該參加的，尤其是那個老陳說得最起勁，然而舅舅在回答阿壽關於這件事的疑問時，却始終咬定這是亂黨的胡鬧，救國是要政府來救的。他最後總是睜大眼睛，特別提高嗓子，吆喝似的警告阿壽道：「不要聽別人哄呀！當心停生意，殺頭……」

可是現在，舅舅却要他去開會，胡鬧，散紙頭，做「該殺的亂黨」——這是想得透的嗎？說他是故意作弄自己的外甥吧，這自然太不近情理，因為舅舅到底是舅舅，平時對他雖然兇，但阿壽知道這為的是要他好，要

他撐家立業，決沒有一點惡意的。那末舅舅現在也加入亂黨了嗎？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唉，總是想不通……

——想不通就不要再想了吧，反正舅舅教我做什麼，我就不得不做。

第二天下午兩點鐘，挾着舅舅給他的那個大紙包，跟着舅舅介紹給他的穿洋裝的李先生，踏進市商會的大門時，阿壽的兩腿就像發風病似的抖動起來。胸頭呢，緊張得轉不過氣。雖然在路上，阿壽坦心地問李先生舅舅到底爲什麼要他做這種危險事情的時候，回答說今天一點沒有危險，叫他不要害怕，但他怎能不怕呢？他是有眼睛的呀！不看見嗎？大門外那些東西，完全跟他在馬路上看見的一樣的呀！老虎一樣的紅車子和黑車子，背着手鎗，捏着籐鞭的中國巡捕和外國巡捕。附近的橋跟，還一動不動地挺立着一排更可怕的傢伙，戴着烏油油的尖帽，把着烏油油的鎗桿，鎗桿上裝着閃亮的刺刀……

他偷偷瞥一眼李先生：不曉得是由於阿壽心理作用呢，還是別的任何緣故，李先生的臉色的確也有點變了。

阿壽心想回頭往外逃，但他發抖的兩腿却始終把他往裏邊拖……

——「停生意，殺頭……停生意，殺頭……」……但怕有什麼用呢？反正舅舅要我做什麼，我就不得

做……

好容易擠進鬧哄哄的會場，夾在密密的人叢中，不曉得是由於天熱人多呢，還是由於害怕，阿壽立刻出了一身大汗，濕透了他的衣衫。

有許多人在人堆中擠來擠去，散傳單，阿壽接連接到好幾張。他胸頭一鬆，用衣袖揩一揩臉上的汗水，想想怕什麼？別人也在散呀，有什麼鬼巡捕來抓他們呢？……李先生說得對，今朝大概是沒有危險的。

他用手肘推一推旁邊的李先生，眼睛釘住李先生的臉孔，意思是問：「好散了吧？」
李先生把嘴唇閉得緊緊的，搖一下頭。

阿壽的心陡然煩躁起來：此刻不散還等到什麼時候散呢？過後說不定有巡捕來……
「諸位起來唱歌……」

阿壽擡起眼睛順着聲音一看，看見遠遠的台子上出現了一個年輕人，他展開兩臂往上一揮，台下所有坐着的人衆一致站起身來，響亮而又悲壯的歌聲就像決堤的洪潮一樣，在會場氾濫起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阿壽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歌，不過從沒有像此刻那樣受感動。這同樣的歌詞，由千百個嘴巴在燃燒

一般的緊張空氣中合唱出來，就具有一種無可比擬的神祕的感動力，彷彿有無數針尖一樣的芒刺跟着這顫抖的歌聲攢進他的耳朵，刺着他的心，喚起他感情的洪流，在他身內洶湧，正如大大受了委屈的孩子得着慈母熱情的撫慰和鼓勵時一樣。他眼皮裏像有許多螞蟻在爬，爬：他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淚……

歌聲停止了，大部份人衆又坐下來，遠遠的台子上，一個老人代替了年青人的位置。老人的嘴巴動了幾動，就被一陣天崩地裂似的鼓掌聲和口號聲切住了，無數鐵鏈一般的拳頭在沸騰的人海上攙動。

——打倒××帝國主義！

——打死漢奸賣國賊！

——反對……

在嘈雜的喧聲中，李先生抓住阿壽的褲腿輕輕一拉，意思是說：「散呀！」

阿壽轉臉一瞧：李先生逃命似的往別處攢，一會兒就看不見了，這時映進他眼簾的，是許多中國警察。——不好了，不好了！來抓人了！警察跟巡捕是一樣的……這傢伙叫別人散，自己却逃走了……我不散，不散……

阿壽正想把腋下那包東西偷偷往頂板上一丟，就像李先生一樣擠到別處去，可是這時他腦子裏突然響起一種嚴厲的吆喝聲，他知道這是舅舅的聲音：「怕什麼呀，狗養的！我叫你做這一點點事情都不肯

做嗎？你好，你……」

他慌透了散呢，不散呢？……他臉孔火一樣發燒，兩腿痠軟得簡直站不住了，許多形象在他腦子裏亂地閃動，亂黨，方塊豆腐干似的紅綠紙頭，巡捕，警察，紅車子，黑車子……還有舅舅那張紅紅的胖臉，這臉孔漸漸擴大，擴大，終於蓋住了別的一切。他硬着頭皮向剛才只有警察的地方瞥了一眼：一個也看不見了，這使他牙齒一咬，下了最後的決心：散吧。

他不曉得自己怎樣散出去的，他只看見無數花蝴蝶從半空飛到人堆上，地板上，無數隻手在搶着，搶着，好像有許多人都跟着他散這同樣的東西，他同時也聽到別人狂熱的掌聲和自己猛烈的心跳……

突然間，掌聲一齊停止，像被一刀斬斷似的，坐着的人一致跳起身來，跳到椅子上，千百隻眼睛閃電似的向四方八面掃射，巨雷似的吼聲震聳了阿壽的耳朵，

——打死漢奸！

——撕掉反動傳單！

——打……打呀……

阿壽像突遭雷擊一般，臉孔發白，渾身麻木了，他驚嚇得如此利害，他幾乎忘記了自己受了什麼驚嚇，他簡直變成一段呆木頭了。然而他的思想並沒有完全停止活動，他覺得這又是一個謎：看樣子，當面的風

波一定跟他有關係，因為他看見許多人咬牙切齒地撕掉他所散的東西，彷彿他們跟牠們是七世冤家似的。但方才別人爲什麼可以散呢？爲什麼別人散得，他就散不得呢？……直到此刻，阿壽害怕的，是紅車子，黑車子，巡捕，警察，而不是跟自己一淘開會的人呀！……

「是他，我看見他散的。」一個小學生模樣的孩子指點着阿壽

「打……打死他……」無數人的吼聲。

阿壽像在夢中似的，正想逃走，可是被許多隻手抓住了，數不清的亂拳落在他的頭上，臉上，胸上，背上……使他全身感到抽筋似的慘痛。他想大聲哭喊，可是喊不出，於是他突然覺得有什麼比拳頭還要硬的東西，木頭一類的東西，在他額頭上敲了幾記，他頭腦一暈，臉上就掛滿殷紅的血流……

一班警察把他從亂拳中搶了過去，搶到主席台上來，有人問他：

「你爲什麼要做漢奸？爲什麼要散反動傳單？」

回答是一陣噴泉似的眼淚，跟他臉上的血流混成一片……

機關鎗手

王梓卓

城市沉沒在黑暗的空間。夜在暗淡中慢慢地張開它的翅膀陰鬱而憤怒的從大街小巷裏捲來一陣緊一陣的狂風，酒醉一般地亂拋着雪花，打在牆上，樹上，電線桿上，半明不滅的街燈上。

從黑暗裏衝出來的警車，冒着蒼青的閃光，火箭般地穿破了陰沉的黑暗的胸，撕破了天空的幕，努力地向前衝去。後面狂暴的風，追逐地吹刮着，呼嘯着，搖吹着無力的黑暗，發出沉重而悲憤的呻吟。

隆冬的深夜呵！

一陣騷動過去。一切都是冰一般的靜寂，一切都是死一般的陰沉。祇有時一陣稀落的鎗聲，打破長夜的寂寞。

太陽到幾時才能升上來呢？

但大地已經蒙上一層破曉的曙光。雖不能射透冰凍的濃霧，在東邊微白的一面，也可以看見一些灰暗的輪廓來。

「媽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機關鎗手王鴻太揉一下眼睛，看看眼前的景物。一點也沒有變更。自己依然站在一個零落的巷口，望過去，依然是巍峨的圖書館，莊嚴的大禮堂，空曠無際的廣場，成千成百的警察，成千成萬的學生。

緊張雖然跟着黑夜過去了。悲憤的眼淚却仍在人們眼睛裏噙着。固然警察們已經完成了他們白日的工作，把遊行的人羣衝散，把領隊的前鋒掃射，坦克車，機關鎗，來復鎗，木棍，麻繩，大刀，水龍的威力，把一些傷腿斷臂的學生，豬獾般地圍困在這廣場上，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呀？這般豬獾般的學生，卻還是不肯解散。

「在這弄烏，咱們能當真開鎗嗎？」

機關鎗手轉過臉去，發出一聲傷心的慘笑。

「開鎗，小舅子才開鎗，我馬廣德不是小舅子！」

「第三營也開來了呢？他們也派一連大刀隊。」

「他媽的，這王麻子家打的大刀真不壞，去年咱們在喜峯口，恁晚要有這大刀，他媽的也多砍他幾個

鬼子。禿子哥你說可錯？」

「操你嫂子，還提鬼子，真笑坏人。你記得總攻擊那夜裏，那一陣四個小伙子，咱們大刀一閃，他媽的嚇得咕咚跪下來嘍，嘴裏嚙嚙嚙——他媽的不道嚙嚙的啥外國話，活像母雞叫。」

「提那幹鳥，那一場血戰，咱們一連一百二十個弟兄，祇剩二十八個。」

「那回打得真有意思，打死也情願。」

「輕聲點！」

機關鎗手回頭在警告。

馬營長肥大的身影隱約地從前面閃過去了。

童禿子動也不動地猶笑着：

「怕鳥，就你胆小，他能咬鳥喝蛋黃子嗎？」

「不是說怕，現在比不得那時候，那時候呀——」

機關鎗手說了一半停住了，心裏想道：

「就是怕也避免不了的，我知道。」

神往着光榮的過去，想起先前許多熱血的弟兄和許多次英勇的戰爭來，可是弟兄們大多數早已活

埋在長城邊的戰壕裏，炸燬在祕密的鎗彈下了，現在整剩下二十八個。

當喜峯口第一隊大刀斫入敵人陣線的時候，大家都相信自己是頂天立地的人物，是從卑污的污沼裏跳出來，是從欺詐的烟幕裏覺醒了。轉戰在長城內外的戰壕裏，曾經在冰雪裏衝鋒，在彈雨中肉搏，對着電網擲手榴彈，躺在雪水裏開鎗，用大刀三進三出的奪回馬蘭峪……

衝鋒呵！

這簡單而却壯烈的思想，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呼號着。

但鬼子變個花頭，向將軍們送個眼色之後，防線忽然退出長城關隘，弟兄們的夢想，像冰塊碰在污穢的岩石上似地粉碎了。拋棄了長城沙場上戰死的白骨，偷偷摸摸地退回到後方，這是誰也不肯願的事。大家憤怒，反抗，甚至攜着鎗械，逃入民衆救國軍，弄得死掉的死掉，改編的改編；自己雖說攤在空裏，可是一年以來就像坐在監牢裏一樣，在長官監視猜疑裏輾轉着掙扎着，現在竟派上這種傷心的工作，把機關鎗口對着愛國的學生來了。

他無可奈何地把責任推脫在一個矛盾的理由上：

「這是長官的命令呀，不怪我。」

是的，昨晚上的命令，是機關鎗架設在四周，武裝警察進到裏面，把所有的主動份子，一概綁捕。

「搞賊禿擄王，打虎先折牙。」馬營長訓過這樣的話。可是一夜的工作，所謂「王」已經擒他媽的十幾汽車了；而那些「賊」呢？却還是一點不怕，一個也不散。雖說從昨晚到現在，一天一夜沒有吃東西，凍餓都好像摧殘不了他們烈火般的情緒，一陣陣悲壯的口號聲，在淒風的抖顫裏激動着：

「反對華北自治。」

「殺死賣國漢奸。」

「兵士們覺醒起來。」

「繼續喜峯口的殺敵精神。」

「……………」

喊着，叫着，冒着尖冽的夜風，一串串地刺入機關鎗手的耳朵，刺痛了他一顆激動的心：

「我不能做喪良心的事呀！」

他幾乎這樣叫出來。

按着長官的命令去動作，手轉着機關鎗機去掃射，眼看着學生們像被襲擊的敵人似地倒下去：這簡直是良心上不能忍受的罪過。況且這機關鎗不正是去年在長城戰役中掃射鬼子的機關鎗嗎？忽然他對於自己痛恨起來。

回味着悲壯的過去，恐怖着兇惡的未來，他不敢和狡猾的命運作角逐了。祇有把一切的事件，歸納在一個僥倖的念頭裏：

「不過是威嚇罷了，決不會真叫對學生開鎗的。」

可是事實却和他的預料相反。

天剛明，長官又下一道緊急命令：

「愛國是學生的本份，搗亂是叛國的亂黨，如果故意破壞邦交，一定要……」

機關鎗手心裏一噤，連想也不敢再想下去了。抬頭看看別的同伴，誰都沒有作聲。隨着緊張而來的是
一陣更嚴厲的朔風，是一陣更淒慘的呼號：

「武裝同胞覺醒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

「殺死漢奸！」

「把鎗口對準我們的敵人去！」

機關鎗手聽着又聽着，無意識地整理一下彈腔和鎗機，真地想把鎗口順轉過來了。但又趕緊縮回手，好像摸到了一塊冰似地渾身顫抖着：

「殺死漢奸，那一個是漢奸呀！我們當兵的祇知道聽從命令。」

童禿子可滿不在乎地哈哈大笑起來：

「漢奸，去年在口外我殺過漢奸。他媽的真笑坏人：頭戴高頂帽，腳穿高底鞋，脊背上畫個斗大的烏龜，大家喊着叫着遊街，遊好了街，派俺們第三排押出西門鎗斃的。」

「我也知道，那是咱們總司令叫那樣幹的。那時我還在家當老百姓。」

「陶老七你是啥時候補上名字的。」

「就在那時候，家不能住啦，我就幹救國軍。」

「你家現在啥樣啦？」

「我家這時不能提啦。恁晚我哥也在救國軍，總司令走了，叫解散。我哥不服氣，後來給殺掉了，把我改編在咱們這連裏，爹娘都連累死了，現在一家祇剩我一個。」

「爲啥殺你哥哥？」

「他們評我哥是亂黨，後來又說是漢奸。」

童禿子驢頭不對馬嘴地搭上腔：

「連長也恨漢奸，去年在口外殺漢奸就有他。他那時還是第三排排長。不信你問馬廣德。」

馬廣德可沒注意這些，他正向那邊無邊無際的波動的人海凝望着。

「耳朵裏塞上驕毛了嗎？」

馮廣德這才轉過臉來：

「叫我弄烏，你說連長啥事體？」

「連長去年在口外不是殺過漢奸嗎？」

「不錯呀！他現在也是要殺的，他家都給鬼子毀掉了，不信管問他。」

「問他，你敢！」

「我怕烏，我真敢問，等他來了看。」

連長當真走來了。還像去年在口外時一樣：那頂黑毛耳巴帽，那雙黑色牛皮靴，還有從老早就熟慣了的那鬚角裏一塊紫疤。

離多遠馬廣德就嘻笑着臉：

「連長！」

「什麼事？」

連長眼睛轉也不轉地拔着慢步。

「咱們這回要殺漢奸吧！」

「什麼漢奸？」

一個立正的姿勢，慢步停住了，臉上現出驚疑的神色。

「像去年在口外殺的那樣的漢奸。」

「什麼漢奸？那有漢奸，不要胡說八道！」

馬廣德對童禿子伸伸舌頭，不敢胡說八道了。但一陣風掃來，像故意搗蛋似地送來一陣呼叫聲？

「殺死賣國漢奸！」

「殺死叛賊XX！」

連長的身子生了根似地站在那兒，動也不動。風括着腰間盒子鎗穗子，一擺一擺地顫抖着。半天，才抬起脚步，像擺脫命運的欺壓似地揮一下手，投射出一線熱情而興奮的目光來。

一種同情和親愛的感覺，溫然地掠過兵士們的心頭。童禿子的膽子突然增大了：

「連長，他們學生不是要殺漢奸嗎？」

接着對馬廣德送個鬼臉。連長苦笑着：

「學生們都是瞎鬧，也可說是故意搗亂。」

「咱們圍着他們做什麼？能當真開鎗嗎？學生又不比鬼子。」

「不要問閑話，祇要聽命令，你們有話問王班長，都聽王班長的命令。」

嗅到空氣的不柔和，連長加緊脚步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走開了，但一種漠然內咎的感覺，咬嚼着他的靈魂，使他深深地屈服在一種無可自解的矛盾下。除了把一切歸罪於命令推諉於王班長之外，是找不到另外排解的方法了。

但是王班長也同樣在這種矛盾裏掙扎着：

「連長，我不曉得說什麼話？」

「祇是聽命令呀！」

「聽啥命令？」

「蠢貨，你配當班長，當機關鎗手嗎？連命令都不知道。」

機關鎗手默然。自己那裏是不知道命令？他甚至可以把那十幾個字都背出來。不過他不是不會聽，是不會做。那一羣天不怕地不怕的學生，自動解散，是決不會有的事。恐怕一定照命令上所估量：必然地要突圍，必然地要反抗，但自己也能照命令上指示：必然她要開鎗嗎？

「連長，當真能開鎗嗎？萬一……」

「叫你聽命令呀！老是問什麼？」

「這命令，我不知道怎樣做法？」

「蠢貨！」

「咱們弟兄們都是從喜峯口退却回來的老弟兄。那時呀！那時候，連長，我並不蠢。」

「你還不明白我的話嗎？我是你們的長官，軍人對長官，除掉服從命令以外，是不能談些什麼的。」

囊囊的皮靴聲，急迫地走遠走了。望着連長在風沙裏消失的背影，機關鎗手心裏更加模糊起來。看看前面波動的人羣，抹了抹冰冷的機鎗，感到一種良心上不能忍受的苦痛，苦痛慢慢地展開，慢慢地成一種無可安慰的憂鬱，壓着自己破碎的心，直把腦袋壓得痛起來。

「這是我最怕的事，我不怕衝鋒，不怕肉搏，就怕這……」

「怕烏？我童禿子什麼都不怕，反正是這個烏形。」

「鴻太哥就活像老太婆，動不動可呀憐地愁起來。愁個烏，咱們是兵，當兵的孩子，死活都不在乎的，照常說，好鉄不打釘……」

「我並不是怕死，咱們一百二十個弟兄，祇剩咱們這幾個，死了怎樣，活着又能怎麼樣？死活我不怕，怕的就是幹這種事呀！」

「聽到一百二十個弟兄，陶老七忽然抬起頭來：

「我哥哥也在內，給小舅子殺了。真死到鬼子手裏也痛快，小舅子冤枉我哥是漢奸，他媽的我真氣。」

「是呀，弄不好還給咱們弄那一套呢？」

「弄啥個一套？」

童禿子兩眼一瞪。

「跟老七的哥哥一樣。」

「也冤枉咱們是漢奸嗎？」

「反正不是漢奸就是亂兵。」

「我肉他姐的，我童禿子敢發誓。俺人老幾輩窮是窮，可是人總不劣。誰要認識一個漢奸，叫他死了不進老墳。誰這樣冤枉我，小舅子不拚他一傢伙……」

童禿子的話沒說完，就被一陣嚴厲的尖風刮去了，前面成千成萬浮動的人海，慢慢地聚襲起來；昨天被襲擊過的旗子，破破爛爛的掛在竹桿上，風擺着，彷彿孩子們的尿布。

人羣漸漸向東北的角落移動，馬營長也跟着向廣場東邊走去。不知從那兒飛來的飛機，軋軋地在空中盤旋着，一架，兩架，三架，越來越多，忽高忽低，活像初出巢的寒鴉。

他們直怔了好半天，馬廣德才偷偷地說：

「媽的，都是鬼子的飛機呀！你看尾巴多紅。」

「他媽的幹什麼來炸咱們嗎？」

「去年在喜峯口比這還要多。」

「管他去，不要問。」

童禿子偏要問：

「媽的一定是炸咱們，鴻太哥，把機鎗頭朝上，撞這舅子。」

「不要混說，我清楚，他們是合咱們一樣幹這羣學生的。」

「你說啥？鴻太哥，鬼子，幹這羣學生？」

「是呵！」

「爲什麼他們幹學生？」

「從昨天這現在，學生不是在幹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漢奸嗎？自然他們要……」

「咱們又不是漢奸，學生又不害咱們，咱們爲什麼幹學生？」

「這是長官的命令。」

「長官——命令。」

童禿子遲疑了。是的從昨天到現在，學生前面跑，大家弟兄後面跟，跑着，跟着，跟到一個叉路口，就把守住不讓學生過；學生偏要過。於是同學生們衝突了，於是互相打起來。自己不知道學生爲什麼要衝過，自己爲什麼不讓學生衝過。長官們不讓自己同學生講話，自己也就莫明其妙的幹着。像幼小時同鄰村的兒童們發兵打架的心情一樣，莫明其妙地幹着。

現在經王班長這麼一提，童禿子什麼都明白起來。明白學生是什麼？鬼子是什麼，飛機是什麼，長官是什麼，自己是什麼。可是心裏透明白，嘴裏却說不出來。偷眼望望陶老七：

「老七，不錯呀，是這樣一回事，你說可對？」

陶老七心裏也明白，自己也沒有那麼多樣的字眼把理由說清楚，祇能弄出一句囫圇話：

「對，不錯，我知道。咱們都是一樣的，都同我哥哥一樣。」

「也都同一百二十個弟兄們一樣。」

機關鎗手抹一下機關鎗：

「長官的命令，當兵的是沒法反抗的。咱們怎麼辦？」

「守着就是了，總不能開鎗。」

「萬一學生們衝來的話——」

一種可怕的預感，沖上每個人的心頭，人類本能的真情和血性，一下子在全身燃燒了。你看我，我看你，在憤怒激昂的眼光裏，凝聚着命運的不平和慘痛。沒有僥倖，沒有哀憐，更沒有屈服，大家所能感到的，祇是一場悲壯鬥爭的展開。

大地起了戰慄。

風漸漸地緊，捲起一陣不知從那兒刮來的黃沙。

在嚴寒的天色中散放着複雜的重音：呼聲，叫聲，腳步聲，飛機聲，湊成一個深沉龐大的巨響，彌漫在天空，彌漫在四野，彌漫在悲號的朔風裏。

「砰砰砰，拍！拍！拍！……」

「嘟嘟嘟嘟——嘟嘟……」

從沉重的巨響裏，突然跳出來一來剝落的鎗聲，一陣迅速的機關鎗叫，把一切的雜聲掩蓋了。剎那之間，大地又寂靜起來。像暴風雨欲來的前刻一樣。

在這大沉默中，機關鎗手的聲音顫抖着：

「廣德弟，他們開鎗了，我不能幹呀！」

「不要怕，學生們不會從咱們這巷口衝的。」

「連長那塊去了？」

「同馬營長一塊往那東北角去了。」

「禿子，那邊學生衝出去沒有？」

沒答。

童禿子站在一塊路界石上，作着瞭望的姿勢：穹廬似的天空下，掀着一簇簇的風沙，湧着一簇簇的人頭，飛着雪花一般的紙片，滿眼黑鴉鴉地攪亂着，像一些搬家的螞蟻。學生們很急速的移動，眼看要把灰色的兵士突破了，童禿子驀地叫出來：

「使勁衝呀！」

「怎麼啦，禿子！」

一度急劇的混亂，學生們又潮水般地退下來了。童禿子心裏一跳：壞啦，前隊向咱們這兒轉來了。」

「真的嗎？」

軋軋軋……軋……

一個陰沉的暗影，劃然地從頭頂上掠過，抬起腦袋時，已經飛翔過去了，祇剩下一些紅紅綠綠的紙片。

「這是什麼傢伙？」

「媽的，是鬼子的飛機。」

「上面寫的什麼字？」

「叫陶老七看看，也認識字的。」

「媽的，我也認不完，底下是，×東防共自治會，不知道啥意思。」

「媽的，都是鬼子的花頭。」

「快！」

「怎麼啦！」

「操他哥哥。來啦！」

童禿子突然從路界石上跳下來。

風聲，叫聲，脚步聲，亂闐闐地越來越近，越响越急：

「打倒帝國主義！」

「殺死漢奸！」

「繼續五四運動精神！」

「反對華北自治！」

「喜峯口殺敵戰士覺悟起來！」

一聽到喜峯口，大家一下子興奮起來，連忙佈好了陣線。機關鎗手拉着他的鎗機，看看別的弟兄們大刀也拔出來了。是來砍什麼人，連自己也不知道，彷彿真是在喜峯口戰場裏一樣，來不及思想，來不及顧慮。祇有一團團忿火往臉上沖，一股股熱氣往頭頂上冒。

湧來了。大家毛孔一炸。

「砍呀！」

「殺！」

湧來的是一大陣男女學生，蓬着頭，空着手，熱情的眼淚，在眼珠子上孕滿着。機關鎗手心裏一酸，輕輕地叫了一聲：

「咱們也是中國人呀！」

弟兄們像澆一身冷水似地。滿身的力氣突然鬆下來，活像打泡的橡皮球。
學生們可仍是熱烈地宣傳着，

「請讓我們過去吧，咱們是中國人，咱們要救自己的國家。」

「我們祇是反對賣國，並不擾害治安，不應禁止的。」

「請讓我們過去吧！」

「我們都是一樣被壓迫的人。」

「我們是……我們……」馬廣德想出一句很有道理的話。可是沒能說出口來。

「你們都是愛國英雄呀！去年守喜峯口，不全仗你們嗎？現在要白白的送給鬼子了。」

聽着一些短簡爽快的談話，兵士們漸漸地激動起來。激昂中帶着悲壯，熱情裏洩露着痛苦，像哭泣，也像風暴，漸漸地衝進聽衆每一顆質樸的心，慢慢抓緊，慢慢擴大，慢慢燒起了怒火，一下子爆炸出一個苦痛和懊惱的暴聲：

「對呀，不錯，咱們是中國人。咱們不是小舅子。」

童禿子突然大叫。

馬廣德接着：

「讓他們過去吧！」

機關鎗手渾身一涼，頭腦立刻昏眩着，可是他還有怒罵的能力：

「混蛋，不許胡鬧，你要知道長官的命令。」

話還沒落地，後面的人羣已經極度的騷動起來：

「衝過去呀！」

「衝呀？」

「衝破賣國賊的反動統治！」

「衝呀！衝！」

鬧着衝着，學生們還沒有衝過，馬營長已經跑過來了。第二連的大刀隊，也從背後開上來。二連連長握着盒子炮，擺出督戰的姿勢。

風越刮越大，捲着泥沙，奏着怒號的悲音。

「打呀！」

學生們像潮水般退下去。

「衝呀！」

又潮水潮般湧上來。

在叫囂雜亂中，突然跳出來馬營長的怒吼：

「弟兄們一齊向前，武力衝散！」

弟兄們並沒向前。

風驟然的緊。

「砰拍！」

「一齊向前！」

大刀隊一齊砍進去。學生的大隊也一齊湧上來，越湧越多，螞蟻般地擠滿了巷口。馬營長叫着：

「開鎗！」

機關鎗手緊閉着嘴，像是很勇敢似把子彈喂進去了。但是又趕快放下，像被螞蟻咬了一口似地，臉色變蒼白，兩手很笨地抹着前額。

馬營長更大的聲音：

「快開鎗呀！」

受着無可推諉的催逼，機關鎗手準備撥動鎗機時，他不由得向前面望去了。那一片充滿熱情的眼睛，放射着人類的慘苦和憐愛。對着自己的視線奔來的，正是一對悲憤激昂的淚眼呵！並且從淚眼裏發出撕破靈靈的聲調低訴着：

「你也是我們的同胞呀！把鎗口對準咱們的敵人去！」

良心的苛責，電流似地湧上機關鎗手的心頭，他一下子渾身發抖了。顫抖地抹抹鎗機，心裏一怔，忽然滾下兩滴熱淚，淚眼看看站在旁邊的四連長：

「連長，你——」

「長官的命令！」

「快開鎗！」

童禿子從人層裏跳出來：

「鴻太哥，我們是中國人。」

機關鎗手把機關鎗一推，蹲在地上了。剎那之間，他想起自己的母親，老婆，孩子來。風鑽進他的衣服，感到刺骨的寒冷。

「砰砰砰——嘟嘟嘟……」

在密接的鎗聲中，他被兩個佩大刀の弟兄從人叢中架出來了。眼前一片的灰黑。他沒有看見童禿子，也沒有看見馬廣德和別的幾個同伴，祇聽見背後四連長發顫的聲音：

「營長的命令，先押在連部看起來再說。」

他回頭看見正在襲擊的人海，又毫無理由地流出傷心的眼淚。

天空更加黑暗而陰沉，也像被壓迫者的眼淚似地落起凍雨來了。祇有那猛烈的北風，拚命的呼號着，捲起北國的黃沙，捲着弱小民族悲壯的血淚，捲着被壓迫者反抗的呼聲，捲着，掃着，好像要掃淨人類的罪惡捲起鬱積不平的怒火來。

敵

策

徐堪

吃過中飯，黃權就車也不坐，人也不帶，穿着便服，匆匆的離開了家門。他上午在官場中得知一個不妙的消息，此刻要到這消息中的主角劉巴的家裏去。

成都城中的西市，是黃權每日必經之地，但今天因為是步行，所以比往日乘車經過的時候，看街上的情形格外清楚。市中如今實在是十分熱鬧，比鼎革以前還熱鬧得多；但是，造成現在的熱鬧的，大半是兵士，兵士之中大半又都是講湖北話的，他們三五或十來個成羣，有的佔據了賣奢侈品的店舖，有的圍住了有女子當爐的酒家，有的跟跟跄跄地哼着山歌在街路上橫衝直撞。黃權走到橫街的轉角的時候，忽然迎面來了兩個爛醉的「湖北佬」，攔住了他，一舉起左手，一個舉起右手，搭成一個環洞，在他的頭上套過去，然

後回頭呵呵的大笑。黃權動了怒，正想擺起威儀發作，但是立刻想到近來的時勢，又記起自己原是微服而行的，便竭忍耐着，依舊連着矮胖的身體往前走，直到離開一丈以外時，這纔出聲的罵了一句道：

「沒有王法的東西！」

對於這些「沒有王法的東西」，不但黃權只好這樣對付，就是當今的主公劉備，也奈何不得他們，原來，當圍攻成都的時候，劉備曾與軍士約定：成都攻破之日，城內的府庫百物，盡歸他們所有。因此目前的現金，大部分落在這些軍人的手裏，國庫倒變得一空如洗。

「我們做大官的快要沒有飯吃了，」黃權心裏恨恨的想，「却讓這些丘八快樂，無法無天。唉……歸根總是那批『漢奸』賣國的不好……」

黃權雖然也已投降了新主，但是亡國之恨，還在心頭，對於「漢奸」們，也仍然痛心疾首。他以為劉備的奪取益州，雖是諸葛亮在隆中就定下的政策；但倘沒有先前成都政府裏的一批「漢奸」的努力，這政策的成功，總不會有這樣的容易和迅速。在「漢奸」們的勾結之下，劉備纔能託「親善」「提攜」之名，進兵西川，替益州勦匪——漢中的張魯。但入川之後，匪尚未勦，却先把故主劉季玉滅亡了。

「唉…………」

黃權忽然起了一陣心被絞似着的痛苦，他咬牙切齒，兩手緊緊地捏着，手指甲抵得手心作痛。

倘只是亡國之恨，那痛苦雖深，却是單純的。但黃權的痛苦，却十分複雜。他黃權本是忠於舊主的，當日成都失陷，山河易主，他跟劉巴兩人閉門不降，何嘗不是準備犧牲，做個忠臣烈士。不料新主偏是寬容大度，特下命令，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還一定要他們依舊做官，這使他們終於不能不失節。失節以後，對着主子倒不覺什麼，但碰着那批先前他所攻擊過的「漢奸」的時候，他總覺得非常難受，他從漢奸們的神氣上，看出他們反而在鄙視他；他自己，也覺得這樣的變節，在人格上似乎真的倒不及那些從頭就賣國的人們。要是此後的地位能够安穩呢，那就老着面皮做個貳臣也算了，橫豎大錯已經來不及補救。但是誰料得到現在的局會這樣壞，財政恐慌到這地步，減俸，欠薪，還不够。聽說不久又要裁員；一裁員，最容易輪到的自然是較疏遠的人們，那麼……

黃權不敢再想下去了。他舉起右手，夾臉的抹了一把，手掌裏沾了額上的一些汗液。

「唉，到頭來一錢不值何消說……」

「黃老爺，小的請安了。黃老爺是要找我家老爺麼？侍小的去通報……」

不知不覺之間，黃權已經走到劉府的門口了，直待聽得劉府的門房劉貴這樣說，他方纔如從夢中驚醒似的，搖了搖手說：

「不必，待我自己進去，你們老爺，在書齋裏罷……」

他和劉巴，是一向很熟的。

劉巴的瘦長的上身，這時候正伏在案頭，細閱一種文件。一聽見鈍重的腳聲走進書齋的時候，他回過頭去，見是這個矮胖的漢子，他就連忙站起身來，一面慌忙的把正在校閱的文件夾在一本書裏，攔在一邊，說道：

「請坐，請坐，公衡兄。」

「請！」

黃權顯然的坐下。

劉巴一眼就看出他的朋友有些異樣……胡鬚茸茸的扁圓的紫棠臉，平日雖然並不柔和，却常含着一種天真的笑容，這笑容今天是完全消失了；一個大嘴巴，也緊緊的閉攏着，把往常總顯露着的兩粒上門牙的空位置都遮往了。

「公衡兄，我看你好像有着什麼心事？」

「你知道要裁員的消息麼，子翁！」

黃權並不直接答覆劉巴的問話，却自己提出了問題。

「聽說過的，」劉巴說：「據說又是法正上的條陳，主張合併機關，連大員都要裁撤。而且他還主張問

官民徵收『木牛流馬捐』預備製造諸葛軍師發明的木牛流馬，作進攻漢中之用。」

「你想，他們裁起人來，先要裁到誰？」

「這個麼？」劉巴微笑了一下說，「荊州方面的他們的舊臣，當然是不會輪到的，益州的降官裏面，從前賣國有功的一批，大概也不至於……」

「那麼，我和你這樣的人是嚴容易輪到的了，」黃權突然興奮了起來，譴責似的說道：「但是，子翁，我問你，在這樣的時候，你爲什麼還要闖大禍！」

「我闖了禍？」劉巴的眉毛向上動了一動，說道，「什麼事情！我並沒有什麼啊！」

「還要似痴似呆的；子翁，我問你，你昨天晚上得罪了什麼人沒有！」

「哦，你說是張飛麼？不錯。他昨晚帶了一桌筵席，到舍間來，說要跟我煮酒談個通夜，叨教叨教。我沒有理他，他就羞慚着走了。大概他有點不高興罷。」

「不高興！」黃權用了教訓不懂事的孩子的聲調說：「聽說她氣得一夜不睡覺，喝了五斗大麵酒，打了十個衛兵的屁股，今天一早就到主公那里去了！你想，這是不是大禍！」

出乎黃權的意外的是，劉巴並不把這事看得嚴重，他的蒼白的臉色，照常的十分鎮靜，只浮着冷冷的微笑，說道：

「管他哩！」

這態度使黃權很詫異，而且不知接着該說什麼話纔好。於是他只得問道：

「子翁，但是我不懂，你的脾氣爲什麼這樣古怪，你爲什麼要那樣的對付張將軍呢？」

「公衡兄，」劉巴沈下臉說：「你也不想一想，張飛是什麼人，我們又是什麼人？他不過是個兵子，知道什麼，怎麼配跟我們來說話！」

「這固然不錯，但是人家懷着一片敬慕之心，前來結識，你也不妨稍稍假以辭色，何必拒人太甚，使他難堪呢？」

「哼，我要他敬慕做什麼，受這種人的敬慕，我反而覺得恥辱哩！」

黃權覺得再沒有話可以說，他實在想不到他這朋友會固執到這地步。啞口地坐着，他竟盱眙的對於劉巴生出反感來了。他覺得劉巴的一味以知識分子自豪，過分的鄙視武人實在沒有道理。在這樣的亂世，主子們爭天下，全要靠武人，知識分子只能說說空話，坐觀成敗，有什麼用處？譬如劉巴，他投來投去，前後投過四個主子，但是眼看着劉表和劉璋的敗亡，不能相救；在曹操那里的時候，他誇下大口，去收復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但是結果沒有成功，就無顏覆命，只得改姓變名，躲到交趾去。照這種事實看來，他的能耐又在那里呢？

雖是這樣想着，但是黃權不敢這樣說，他不願傷害他的好友的尊嚴，於是他竭力組織得婉轉地說道：「子翁，並非因為我自己也是半個武人，所以要替武人辯護。據我想來，至少在目前這個世界裏，武人到底還是有用處的。我們的故主劉季玉，就是因為缺少得力的武人，所以保不住社稷。像我們，當日雖然也想救國，但是沒有實力，只能徒喚奈何。待得國亡之後，我們又不能不投降新主。我想着這事，時常覺得慚愧哩！」

劉巴的蒼白的臉上忽然泛起一層薄紅，但忽又隱褪，換上霜一般冷的神色，譏刺地說道：

「公衡兄，你也還覺得慚愧麼？這是太客氣了，我每次想到你那天啣着劉季玉的衣襟哭諫，以致頓落兩粒門牙的事情，總要佩服你的忠烈；直到現在，你的忠烈的牌子還掛在口中呢，誰不知道你的？至於兄弟，這纔是反覆無常，應該慚愧。」

「啊喲！」這回是黃權漲紅了臉，張大了嘴，格外顯出了門牙的缺窿的說：「這……這，子翁你……你誤會了。誰不知道子翁是也曾反對漢兵入川的……不過，不過，劉季玉太闇弱，不聽忠言，那……那是怪不得我們的。至於我至於們的投降新主，那那也是不得已。所謂『士為知己者死』，當今的主公實在是待我們太好了，不過……」

「我倒不是這樣想，」劉巴截住了說，「我想我們只是失主的狗，只因後來的主子仍肯飼養我們，所

以我們就也聽他使喚。」

黃權佛然的站起身來，好像就要告辭，但是站起之後，他却負着手在室中踱起方步來了。他惘然的覺得說話是這樣的不投機，但似乎還有話必須一談，却又不知道從何談起。他慢慢的走着，偶然在一幅橫披前面站住，漫不經意地看起上面的文字來；這上面是劉巴自己寫的一首曹操的詩，他原是見過的，但是今天，那中間的。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四句，忽然對他顯出了特別分明的意義，他有動於中似的回到坐位上，憂鬱地對劉巴說：

「子翁，你說是狗，就稱是狗罷。但是我問你當主人養不起我們這種狗的時候，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劉巴忽然露出一張神祕的微笑，說：

「倘若有者人能够根舉地把財政理好，不是什麼都不成問題了麼？」

「你說得容易。關於財政問題，連諸葛軍師也想不出辦法呢。」

「沒有辦法，那麼，只好……擇木而棲了，不過……」

劉巴沈吟着不說下去，那神祕的微笑依然留在唇角。

黃權把「擇木而棲」這四個字的意義揣摩了一會兒，搖搖頭說：

「唉，這也不行！像我，一則在目前的另外兩方面中，都沒有淵源；二則，妻孥一大羣，累贅得很，行動很不方便。像你子翁就好了，家裏只有一個尊嫂，又和曹公有舊……」

「公衡兄，」劉巴忽然被蜂子螫了一口們的舉起手來亂搖說：「你不要亂說，我和曹操已經毫無關係……」

黃權的心裏十分迷茫，他覺得劉巴的言語和笑容一樣的很是神祕，像一個謎。這神祕更加顯出他的前途的黑暗，但是劉巴自己的前途呢？他忽然回頭想起了自己的來意，於是問道：

「子翁，你自己覺得得罪了張將軍不會有什麼禍祟麼？」

「這個，那里說得定。」劉巴冷談地說。

「我想，從張將軍和主公的關係上說來，這是於你不利的。」

「那也只好由他。」

「不過……子翁，你想……這不至於連累到別人麼……在這樣的時候……說不定……尤其是……」

……我，你我的姓名總是連在一起的，人家一提起你劉巴，就會想到我黃權……」

劉巴忽然將目光一閃，注定了黃權的圓大而怯弱的眼睛冷笑着說道：

「公衡兄，你所擔心的是這一層麼？這，我敢担保，決不會的。至少不會連累到你。放心放心！」

黃權默然低了頭，劉巴的話使他稍稍放心，但同時也引起也的一種不安，他支支吾吾地正想解釋幾句。

然而，劉貴進來了。

「老爺，有主公的差官到來，在客堂裏，請老爺過去。」

劉巴連忙站起身，向黃權拱拱手，說聲「少陪」就出去了。

黃權很有想跟着出去探探消息的意思，但是又覺得不便。坐着無聊，就又站起來踱方步，他偶然走到窗前的書案旁邊，看見左側歪斜地放着一本冊子，他隨手拿來一翻，翻出裏面夾着的文件，他看見他面上寫着。

「經濟統制意見書」這幾個字。「經濟統制」他不懂這是什麼意思。他正想打開來看，但是忽然聽見腳步響，他就回過頭去，看見劉巴進來了。

「看得不得的，看得不得的！」

劉巴飛速地趕過來，從黃權的手中奪下了文件，塞在自己的袖筒裏，黃權失措地站着，抬頭問道：

「你這意見書是怎樣的做什麼用的！」

「沒有什麼，」劉巴笑着說：「剛纔差官來傳，我就要到主公府裏去了。公衡兄，改日再見罷。」

「再見，再見，」黃權一面拱手告辭，一面又低聲問道：

「你像是昨晚的事發作了麼？」

「說不定，但是等我見過主公之後再告訴你罷。」

一直到了上燈的時候，廚子已來問過幾次要不要開飯，但是劉巴的太太還不見她的老爺回來。太太心裏的不安，跟着黃昏的黑影的蔓延正此例地發展着。

「不會已經出了禍事罷？」

志忑志忑地想着，太太不禁怨恨起老爺來了。

雖然做了二十多年的夫妻，性情大抵已經摸熟，但是老爺有時候突然做出來的事情，太太却常常不大透。太太原知道老爺是個很有心計的人，做事總不令吃大虧，但是昨晚的事，却使她覺得畢竟兇多吉少，張將軍是主公的把兄弟，怎麼好得罪的！太太昨晚會問過老爺，老爺只是說「不妨事，不妨事，」沒有說出道理。最後被逼不過了，老爺纔說即使闖了禍，也不要緊，他可以回到北方去。但這一層是太太行最不願意的。自從來到益州之後數年之間，她已經違背了老爺的主意，置下不少的產業了。如果要她捨下四川的好產業，回到荒漠的北方去，那無異是要割她的心頭肉啊！

「唉！」她嘆了一口氣，預備等老爺回來的時候，苦苦的勸他一番，這回如果沒有禍，當然最好，倘若禍祟不過是丟官，那麼寧可永遠不要做官，守着產業安穩穩地做個平民百姓罷。北方是萬萬不去的，像先前那樣的投來投去的奔波辛勞的生活，她絕對不願再過了。

「但是，他爲什麼到此刻還不回來呢！」

這其間，太太聽得劉貴來報，黃老爺來過三次，探問老爺有沒有回來，樣子十分着急。

太太坐立不安起來，她正想把劉貴叫來，派他去打聽消息，忽見車夫獨自氣喘行流地回來了，這使她大吃一驚，幾乎要昏暈過去，於是她聽得車夫報告道：

「太太，老爺被主公留住吃飯了，叫小的回來稟告一聲。」

這我句話好像一股大噴水，霎時澆滅了太太的心中的焦灼的燃燒。她知道主公的留飯，是一種特殊的光榮，那麼老爺這一回不但沒有得禍，反而得寵了，真不知道他什麼道理。

於是，太太吩咐丫環，叫廚子開出飯來，獨自在燈下吃着，她很高興，覺得今天的辣子鯽魚的滋味，特別可口，竟比往常多吃了一盤飯。

弄得劉巴滿面春風的回來的時候，已是亥初了。太太歡喜地接着，親自替老爺寬了大衣，並且親手給泡上一杯好茶，這對於老爺也是一種殊榮。她很想問問情形，但不知從何問起，只是，學着前幾天在彭公館

裏跟別的太太們打牌的時候學來的口頭禪，笑迷迷的說道。

「似乎很不錯的樣子！」

「封了左將軍西曹掾了。」劉巴舒適地坐下，半閉着眼說。

「難道昨晚的事情他們還沒有知道麼？」

「怎麼不知道。」主公叫了我去，就是爲這事情。我一到的時候，主公的氣色很不好。先是軍師說道：「張飛雖是武人，却很能敬慕足下。目前主公正要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不過也得遷就些才是。」

述說諸葛亮的言語的時候，劉巴也摹擬着諸葛亮的神氣，似乎要把他們當時談談的場面如實地表現出來。

「這話很公道呀。」

「但是，我却毫不客氣的說道：『大丈夫處世，要交結的是四海英雄，怎麼高興跟兵子說話……』」

「啊，阿彌陀佛，當着主公的面，你還說出這種話來麼？」太太不禁又着急起來了。

「怎麼不是？」劉巴微笑着說：「當時主公很生氣，厲聲說道：『子初，我想平定天下，你倒好像存心要跟我搗亂。莫非你是想回到北方去，不願意在我這里做事麼？張飛是我的兄弟，身經百戰，屢立大功，怎麼不

是英雄，你看不起他，試問你有什麼能耐？」那時我不慌不忙地答道：「張飛只會打仗，所以我說他只是個兵子。但是目前的國家的大問題，豈是打仗的人所能解決的，譬如這個……」於是我就拿出我的法寶去，於是哈哈……我完全勝利了！」

「你有什麼法寶，那樣靈驗？」太太好奇地問道：

「這個麼？」劉巴賣弄似的說：「只是一張紙頭，那上面寫着我的救濟財政恐慌的計劃，這就是目前益州最需要的一種法寶。」

「你有什麼計劃，教得了財政的恐慌呢？」

「我的計劃麼，說來却也簡單，第一，是發行鈔票，定為國幣，禁用現金，收歸國有；第二，是商業機關，改為國營，提高物價，利益歸公。」

太太側着頭想了一想，懷終地說道：

「這樣一來，做百姓的不是吃虧死了麼？」

劉巴突然呵呵地大笑起來：

「你的話倒和剛才諸葛亮所說的一樣，也替百姓着想。其實，現在的一切事情，只要於政府有利好了，百姓的死活，管他做什麼！」

太太倒並不一定替百姓着想，所以不再有異議。但是她忽然想起了另外一層意思，就說道：

「不過，我着你以後待人接物也應該謙和些，譬如昨晚的事，到底也做得太過火了。」

劉巴又對着太太笑道：

「你到底是婦人家，所以不明白種種道理。昨晚我倘不配那樣的態度，怎麼抬得高身價？至於以後，我存這裏的地位已經穩固了，自然要變得格外和氣，聯絡住各方的感情纔好……不過，我覺得今天主公有一句話很厲害，他說：『子初才智絕人，只有我能够任用你，別人就駕馭你不住了。』……這話，雖是褒獎，却含着危機……」

太太看見老爺又用起思想來了，她就停止了議論，勸老爺說：

「不要東想西想，以後脾氣改好些就是了。此刻時候不早，就睡覺罷，明天我還有許多事情要跟你商量呢，譬如王家的那所房子，我想還是想法買下，現在你既已安心留在這裏了，我看不妨多置點產業。況且王家自從王累老爺爲了愛國倒掛城門自殺之後，家境一天不如一天，現在王太太急於把那所房屋出賣，價錢跌得很低，我們再不買讓它落到別人手裏去，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

劉巴默然，只微微的點了一點頭，就扶着太太的肩頭，走到臥房裏去。

忽然，太太又記起了一件事情，告訴老爺道：

「下午黃老爺又來過三次呢，據說是很着急的樣子。」
劉巴心裏盤算了一下，就微笑着說：

「這個缺牙窿麼，我明天要嚇他一嚇。」

一個由底端逼上頂點的人

黎錦暉

淞滬鐵路旁邊，有一家天台旅棧，爲著年久失修，又經過一二八的創傷，氣象已經完全黯淡了。棧主人沒事做，喂鷄；茶房們便整天的陪着果食擔子說諷刺，替他向買客兜攬交易。

下午三點一刻，第二十一趟流線型的火車駛過去了，約一杯咖啡時久，路軌上來了一個瘦瘦的青年。這青年是專爲找寓所而來的，手裏提着一隻黯綠色的帆布箱。在這一排房子前面停立了，他那一雙淺黑的瞳子，只是在猶豫的情狀中轉動。

茶房會意了，立即將他勸誘的領了進來。

他隨即要了一間雜房。窗門臨着這鐵路一帶的空地。付下兩元錢房租後，就在旅客單上寫着：

杜永陵二十六歲，××人，從本埠來，事因閒居寄興，無眷，行李一件。

他粗率的扔下了筆，褪了西裝上衣，說：「這裏的電話可以一直打到租界去麼？」

「可以的——」

不待茶房的說明，他立即向樓下馳下去。他匆忙的打號碼，匆忙的向耳機裏面談話，像討債似的：

這一個月裏面我不來了，告假，告一個整月的假！原因不多，爲的養一下身體。……聽清楚麼，阿張：

……我請你替我呈報一下。……我覺得自己快得病了，頭天天暈，食量一天天的減。……等到沒有病倒以前，

預防一下，你說省多少事呵，阿張？……你並不比我聰明的確。只除開對付那人，你什麼事都壓制不了我。……

……不信，你看罷。我希望你預防一下那可怕的腦膜炎。我自己也這樣想。我早打上預防針了。……當真把我的勸告想一下罷。不多談了，住的地方，很抱歉，我不能告訴你。沒有離開本埠。……你找罷！」

鐵路對面是一片淨草地。——一家銀行購定的，它臨着路，立有一塊佈告——建造樓房的大木牌。這木牌的年月似乎也不少了。樓房至今還沒有動工。不是爲的沒有資本，是爲的「depression」的擴大，不能這未來新設備的炫耀的。當晚餐前，這叫杜永陵的青年。凡自攜著一隻半舊的皮球，偷偷越過界線，到這場上來玩耍了。他使勁踢球，踢着奔跑，仿做種種的姿式表演球術的技藝。他的目的很微，僅在活動一下肢體罷了；到一二十分鐘後，又隨即回到旅棧旁邊來，在一個小飯莊裏的座間坐了，要了一頓兩角錢一餐。

的麵食。

他所帶的什物除了衣服洗滌具只有一幅撲克，回到房間桌上，他將它當功課練習。他好像懂得許多方法。他搬弄着它。那樣有趣，那樣留神，嘴裏只斷續的唸什麼。揀着了一幅好牌，他的兩眼就光亮起來，驚奇的叫着：「驚」怎麼這麼巧？——「或者，」再湊上一張——就這一張——着，着，驚差一點！差一點！他這樣可以搬弄幾點鐘，直到夜半。

洗了一個冷水臉，又貪婪的呷了半壺茶，他躺上牀打呼欠了。他這麼慷慨的，無牽罣的走進了那平淡無謂的夢境。

一一

這杜少先生的夢——那短短十多年的夢却是不平淡的。

如若他的夢可以照時間之神的指示，將它回返到八年以前……

那一定是另外一個城市。

這城市的偏西，有條潮濕狹窄的巷，他的家住在那裏。門口挂着一張「杜永興」的木牌，小小的四五間房，前面是他父親茶葉批發的處所；後面一家人廝守着。他父親是什麼樣的人——鄰里們很明白公道，有良心。謹慎，做事看見骨髓三分。可是老了，爲着積年的肺癆，把業務不會做得發展。娘，是通常所見的大囍

子，走出來很神氣的幹練婦人。這才補償了家庭間在業務上的損失。姊叫維芬熱心時髦的打扮，和小孩留意糖果一樣。他在家庭間漸漸變成了不重要的人，成了一個早出晚歸，以至夜盡也不回來的的神祕生活者。從這上面，她愈長大愈時髦了，開始學大城市的名花閨媛——當着男人抹胭脂，點珠唇，一談話就是電影明星書報了。家裏沒有人睬她，除開娘。那是有時多了幾個不能缺少的錢，才向他和緩的談着的。

永陵那時代自然還是個中學生。也不用說——憂鬱性的蒼白色，走路不抬頭，講話沒有下文的。他上課，只是呆坐，呆看黑板，不一定要怎樣明白。有人撩戲他，嘲訊他，他的報復工具只是乘其不備在後面唾一口沫。人回過頭來，他就說：「我的口痛了。」人家問他爲什麼穿得這麼舊，他也回答說：「從你家賒來的。」那人想湊他，他叫：「先生——先生——」，一面把臂膀抬起，遮着自己的天靈蓋……他的數學是超等的英文可老學不會。他的舌頭生來不會唸捲音，「Dragon」一定唸成「daragoh」沒有方法改。先生叫他跟着唸，他便埋怨：別學這字罷——迷信！天上有什麼稀罕——國文，他不高興唸白話文——他瞧不起。他覺得這家伙太不够瞧了，沒有含蓄學會了，不能上呈子，告不了狀，做不了薦書，唸起來也沒音響。

沒事的時候，他時常一個人繞着校園，將一把帶鏽的鑰匙鏈發狂似的挽着。他的走法出奇，走的又不像追什麼人的影子。他不理睬任何人。除非是算學老師來了，——這才使他靠前兩步，一開口就問方程式。算學老師很高興他，說他有超等天才；尤奇的，在英文課本裏認不得的字，一到數學原本裏便都記得了。

唸不出來，他可懂得意思。巧——別人都這麼批評他說：「也許這個傢伙他偷偷的在什麼地方學過。」他們這樣橫着眼看他。此外，他只帶着一本彭公案施公案一類的小說，上國文，就埋着腦袋看。有時下了課，他拾了一節粉條，颯的向個老實同學扔去，說：「喂，寶二墩來了……」那同學，就應道：「你眼裏可看着人啦。混——」

可是第二學年，他忽的停了學，在本城一個洋貨公司裏出進了。他改了行。他向人說：「算學學的設用了。」其實，他的娘叫這麼幹的：掙二十來塊錢補足家用。這樣，也值得。沒有幾月，他在學校時的鄉村氣全改掉了，穿上乾淨的長袍。脚上也蹬着黑漆皮鞋了。算盤打得爛熟——那是父傳的，可是過着數月，他還可以提起筆來，畫兩下，叫老闆喫，慌睡着眼發楞。老闆懂得他的長處就留了他管半部賬房，司理門市的出入賬，一經結算，也毫釐不爽——這樣，他得了老闆的倚重，老闆也就不常來店視察什麼了。

不用說，一兩年間，永陵愈加神氣起來。他開始學走穿衙堂了！這面是大街，那面門口站着一羣時髦打扮的妖嬈女子。他學會了走這條到天堂的路。他見着她們，搖搖臂膀，打個呼哨，一把從縫中溜進那一個的門，大模大樣的要茶要水。姑娘看慣了他的那衣裳跟那幅什麼也不在意的圈套，就替他擦火柴，問冷熱，送手巾把了。再近一點：談開心事，翻看他的衣裏，查他的皮夾子了。時常只有一兩元錢。姑娘向他輕蔑的努着嘴時他就叫：「強盜——知道麼？有銀錢銀行不好存呀？嘻——噲。」

他變成了這麼個濫調。

這樣事情就公式化般的劇變了。負號乘正號，愈乘愈負。有一天，老闆來查數，勿的把賬台一拍，大叫着。

「怎麼……存根上的數跟發票上的不一樣怪——事！」

永陵在旁，不露聲響，臉發青了。

「這是他使的把戲！」老闆嚷着。

伙計們全圍了過來，互相觀看。互相聲辯不會分間這事。待永陵也預備來個 apology 時，老闆睜着眼，瞅着他口沫噴着。

「你還有話講——混賬！我跟你爺有多少銀錢來往？你爺又有多少錢家當？——你說——你說——」

永陵啞了。他喃喃的，字語不清的分辯。

可是這沒有用。當夜，老闆到他的家裏，先是恭維繼而囂張的把這事剖白出來。

他立即被爺召喚回家……連着被包……幾件衣服……

落了職的杜永陵也不用說跟那些亡命的革命家，無依棲的知識人，逃荒者一樣：過流浪生活了。這是尋常的現象。

他也和那班人一樣着上灰黯色不整齊不是嫌大就嫌窄的舊西服。黃皮鞋上打黑油。離開故鄉遠遠的在小城市裏的街道上跑。遇着了同鄉他找到了小職差——軍營裏他得了一個比副兵大一點比副官小點的位置；穿軍裝，挂皮帶，見人行額手禮，整天在各營房間奔走——一年間，有人會看見他這麼樣……接着，軍隊又離開這城市開拔到另一處近邊寒的縣份；長官派縣知事，他派定了科員。當了科員，西裝又上身了……（夢一想的）來到滬上……他完全變成一個時髦人物。他住在一個小衙堂的亭子間裏，和一個同伴。他的口音變了見人說藍青官話了。袋子裏藏着袖珍英語會話。英語發音俏皮得有些過火了。跑大馬路，在公司裏穿進穿出，站在商店鏡櫥前面攬姿式，看過街的女人，找些僻靜角落去喫一碗麵。一得到新朋友，他馬上做東——進一兩角錢的電影院。這樣的半年……他就由於這些朋友的引拉，一恢復了一個大洋貨公司的營業員生活……

三

這天台旅棧——於他是有特別意義的。它靠近一個女學校——同時，他知道公司經理的女兒珏玉每天到這來上班，每下午在這鐵路旁邊散步的。他也知道她的腦裏有他的印象——有一天，她到公司來閒坐，撇了他一眼，那麼微微一笑，似乎就將他的印象好的包藏起來了。背着人，他還聽見她問她的父親——這夥計叫什麼，那裏人。那經理沒有明白的答覆她，把話題轉到旁的事上面。她父親自然不願意她垂青

在一個小伙子身上的。於是，她走過他旁邊，就變得壯嚴多了；只在看貨料時順便橫他一兩眼。這感覺是奇怪的；特別使他意味到一種沉重。

不用說，杜永陵是個冒險家。他冒過險的。他以為自己的數學高明，算法准步驟穩健，滿滿的可以替自己的野心穿上一層鎧甲的。他也曾讀過幾首香艷的詩。他懂得青年人有他的特異的權利——是任何有權勢有財產的人所不能享受的。他不肯放鬆這時間。到旅棧的第二天，他就伏在窗欄上，向馬路上望。他發現那許多聯翩的青年女人中間，也有回頭來，好奇的望他一眼的。這是他的權利。她們為什麼不望門口站着的老闆和茶房一眼？不用問，他們不是青年，不做年青的打扮的。可是他不會發現他的寵人。下午散課時，他仍舊提了皮球到草場裏去。一面耍球，一面望。散學回去的走盡了，他還不會發覺那背影有些相像的人兒。他知道她是時常換裝束的。有時男裝，西上衣罩在長袍上。襟間垂一根艷色領帶。他也不會提到這印象。

他在房間裏整天的耐不住了。拚命的搬弄撲克。他留意自己抓中那張「丁」的次數有多少。這樣的

支持了一上午。他非找向另一清新環境去消磨下午不可了。他沿着鐵路無定向的走。

氣候有點溫熟了。農人們在田裏多半露着赤膊。小池塘裏蛙兒喧着，黃鶯在道旁的手植林中奏着曲。經過一小市鎮，尖嗓子的新娘叫罵聲和鹹魚豆腐的臭味混合的冒了出來，無情的將淨淒的大氣染污一塊。火車經過了，瓦雀子成羣的飛；載貨的驢子就望住那一溜黑烟抽噎的嘶喊。

杜永陵是缺少自然的感覺的。從土裏出來的貨料，他看來總沒有價值。愈是往人間的高處扒，愈是望見底下的黑暗。他沿着杭木步步的走。腦裏却在浮幻他這目前未來的幸運。世上偏偏有許多幸運是在有意志與無意志間發生效的。他走的倦，口渴。走到小車站旁邊的紙烟店去買一點涼的飲料。

「小杜怎麼——你也來了這裏？」

這的確是珏玉的聲音。她正背朝外的站在店門邊，換一元錢，旁邊停着一輛人力車。另外一個女伴已經走得很遠了。還向她搖幌手指道着「明天學校見，明天學校見。」她就大模樣的——不待永陵回話——告訴他說：這火車站附近有一個同學的家在那裏。是個小別墅。她差不多每星期來一兩次。火車道在面前，既方便，不可以待下來多看風景。她又說她快學油畫了；經理給她買了許多頂值錢的器具。她這麼滔滔的說，說時不住看她一兩眼，末了就問：

「你不回公司去嗎？還早呵。」

「誰說？我馬上去。」

「你陪我一道上火車。我跟你打票了，瞧着。我們在北四川路就下來。那裏有個電影。我知道你喜歡看電影的。」

這麼說，他們走到站台的空靜處。珏玉又對他說：

「哦真感覺得煩悶。沒有人一同玩。——我並不是說有了你，就有人照顧了。不過有一個男子陪着走，總比沒有的好。遇見歹人，你一定可以順着我的意趕先把巡捕叫來。你不會叫我受窘的。是麼，小杜。」

這是個老練的傢伙——永陵濛濛的想。他被一種混亂的感覺封鎖了，嘴裏喃喃的，講不出一句成意義的話。

看了這模樣，珏玉就——斌媚的自得的笑起來。

「火車到了……小杜拿着你自己的票罷。你別在我旁邊坐，記着，車上安靜一點，也別講話……我很疲倦了。我要休息一下。」

四

杜永陵同時也是個老實人。他自己以為自己很精明，可是遇着比他有聲勢有身份的人，他就變得殼糊塗了。他不是把些事看得太大，或者就看得太小；不然看得太卑污或者就太神聖。一個由鄉下進城不久的人，斗然得意了一些，就有這種感覺的。

珏玉在他心裏也是這樣的。他不明白珏玉只把他權做個過渡事物看的。一個城裏女人，老是這樣；她的眼裏放得下去又不會變色的——是白的，光亮的，什麼事都買通的。實際人類都這麼樣。只是精巧的城裏又顯得更濃厚些罷了。

他當真陪了珏玉整整了玩了兩天——跑馬路，進戲院，上咖啡館。他不明白這跑來跑去是含有些下劣的想頭的。他倒反覺得自得，榮耀——跟闊人一道走，似乎不久也成爲那些闊人中的一員了。他這麼愚笨的想。

有一天，他仍然在天台旅棧，下午打個電話給那學校——找珏玉。珏玉當真來接了，可是他還說上兩句，就聽見那壁「噎——」的一響，耳機挂上了。

這糊塗傢伙——腦子馬上一陣黑。他倒在牀上，像被跑着的馬掀下地來，跌的滿身痛楚。他覺得一切都失望了——但還有一點希望……那得寄靈於幾封委婉曲折的信上。這又是公式——一幕喜劇收束的落幕——「Call out……」「Call out……」

「Call out」只是叫戲子一頭身，不會再演的。

那天，他發現珏玉打天台的門口走過，笑哈哈的和另一個女同學談話。他奔了出去，在後面跟着，趕上去一步說：

「密斯樊慢一點兒……」

珏玉回過頭來一探看，沒有理他。她的伴兒也回身來望着，隨即問：

「誰——這人？」

「我們公司的夥計——」

「幹什麼？」

「誰知道。也許公司裏有什麼事。」

永陵預備轉身。王玉却又大聲向他呼喊着。他走到旁邊來。她說：

「你怎麼不待在公司裏老實告假嗎？」

「沒有。我的朋友有事託咐……」

「記着，」王玉就嚴正的說，「你可別打電話給我啦！無論在家，在學校……公司有什麼事，告訴經理——用不着寫信給我！真的，記着啦！你真笨……我以為你還很聰明呢……」

說後，兩女的走了幾步，就愉快的笑起來。

五

這一個月假期再也不能繼續享受了。永陵在這期限內的十天後，就到公司裏報銷。他帶着灰黯的感覺離開天台旅棧。

但戲劇是不容易缺少頂點的，——這頂點的開始，當他剛跨進公司的大門時，就動作起來。沒有人理他——全是冷酷的。他服務的地方也換了另一個人。他向阿張問話，沒有回答；向阿秦問話，報了他一聲怪

腔。他預備走到櫃房裏去，那和羅漢一般昂在櫃台上的管賬立即發出啞嗓子音來：

「上那裏去？阿杜你的行李通通檢好啦……」

恰逢這時，副經理走了進來。一見阿杜他說：

「你還回來幹什麼？經理叫你走……不知道麼？」

永陵說了一遍他告假的理由。

「沒有多少理可講，」副經理是個胖子，話聲像從心隔間直貫出來似的，那麼粗壯。「交易上只講事實……經理要裁一個人，就認真裁一個人。裁的人不能多講話。懂得麼？」

他正在踟躕……出來一個火夫，手裏提着兩件行李，向門外一摔，它掉到街的沿邊……

阿秦就叫着說：

「還不去收檢？贖貨人家提走了……」

他趕到門外邊。果然有三四個閒手人圍着這兩件行李。他回頭來望了大門一眼，帶勁的在嘴唇上拭了一把。這是一種切肉的悲哀。這悲哀，不是他的失業的開始，却是他的信任——和早年在本縣城的洋貨行一樣。——因為一點點荒唐，通通掃盡了。不用想象——周圍的人，和周圍的人有關係的人，和這些關係人有關係的人……全會因為這話端的播開而忿怒輕蔑的阻塞他的目前的去路的。

他只有仍舊回到天台客棧。

當他把行李重復搬進客門口時，老闆和茶房都在驚訝了。

這些人物是和永陵一樣有同樣的經歷的。他們懂得這過程。若不是他的那幾身衣服還新，提包裹還滿着……那眼一定豎到底，聲調一定沒彎轉了。他仍舊回到那間房裏。

六

他在這小小房間裏住了一整月，寫了二三十封信——到重慶，江油，到蕪湖，到大同，綏遠……

一月過後兩天，他身上留下僅有的一套西裝了……大同的信有了回音。

那是秦副官給他的。他要他去。那店裏有一個排長缺。只要他高興……

「媽的脾！」他一舉手，打開了桌子縫，叫着，隨即把外衣一脫，連西服，皮鞋，箱子，冬衣……向伙計叫：

「通通拿到茂元當去十五塊洋錢……不能少……少了得向賬房借……」

代價却差不多……十三元半。他打了一張到天津的貨船統船票。剩下的，除了喫，他還可以留下由天津到大同的四等車費。

七

磅——磅——磅，磅，磅，磅

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

這是描寫戰爭的濫調。

但這回戰事是驚動遠近的喜峯口——喜峯口有一遭圍襲敵人的故事……是雷馬克的筆也不能形容的。這一場大鬧劇正當夜半……

永陵做了那兩團夜襲敢死隊的武士之一。他已經焚了一把香，向天祝福他的老人，祝福他的故友了……他發現自己的面前已走上一條比這夜襲的夜還黑黯的道路了……

滂——滂——滂，滂！

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

一陣手溜彈和機槍轟動後，喇叭叫起來。他們取下背上的大刀，在昏黯中向那一片灰白色——人影在紛亂的奔竄的營盤地帶衝上去……

八

北平。

團長老爺——又是愛國戰士，連勝將軍等稱號的老爺——杜永陵……
他坐在一間大菜館的特別間裏。

他挂着皮帶，罩着黑眼鏡，腳上的靴也變成長統的了……他胖了一點，聲音洪亮了一點……他在等着約會的客人靜靜的，他微移着兩眼向壁間的彩印書幅注看。

樓梯口有雜沓的革履聲。

「喝——杜先生好呵……好幾年了呵……你真不同多了當了團長夫子……正式高陞了。你爲國勤勞呵」……

進來的不是別人，是一別四年多的樊家經理。後面跟的，永陵並不曾看她一眼。她却走近旁邊來了，聲音帶嬌愁：

「儂勿記得啦？阿拉就是珏玉嘍。」

「怎麼不記得，」永陵大架子應着。「坐。」

「阿拉自家曉得坐嘍。杜先生，儂好？」

「好。你好？」

「謝謝儂。哎，爸爸，天氣又熱啦，阿拉要瓶汽水——」

這時，隔着座裏有兩位客人正走出門來，那當首的一個說：

「——就那麼一回事，小說，或其他的文學作物，作選擇着自己所能感印的寫，所能理想的發抒理想

好了。我不免強你。理想不能限定人生。理想也不能排斥他所不容許的人生。庸俗的事，有庸俗的本身存在。律。只要你不將這事的庸俗方面當做謳歌或者讚辭就罷了，朋友，你只須把住你的一致律，你也不要受這思想上的一致律所束縛。我所要求你所完成的藝術就是如此。」

愛與恨

精裝
定價二角

黃容著

今代書店發行

老八爺

馬子華

「……人生在世，就不做宋公明，柴進也得學學的，他們那麼好仁好義，疎財納士……」老八爺躬着虎背喝了一口花彫，啞一啞嘴帶着幾分感嘆的說：「可惜我沒有個莊子和家丁。」

捻着筷子沒有吃菜，瞟眼看着對面坐着剛剛放學回家的二兒子連璧，穿着的藍布操衣乾乾淨淨，在那兒只顧吃飯。就老婆坐在側邊也不出聲，他沒趣的用筷子夾了一片醃肉送進大嘴裏，然後他忍不住的問：

「你們學堂裏講過這些書沒有小壁？」

「什麼？」兒子睜大眼睛莫明其妙的答應着。

有！

「耳朵聾掉了般的小東西。」老八爺愠怒的罵「你們學堂裏的先生教過你們疎財仗義的事沒有！」

十三歲的小學生仍然只有呆楞住。
 「現在的學堂真是不知道賣些什麼狗皮膏藥，連立身處世之道都不懂一點。在從前，十三歲的人老早入庠了。」

老婆坐在旁邊埋怨的咕嚕着：

「菜冷了，請你快點吃。好叫人收拾盥盪。」

老八爺的話頭才要開始，老婆一句話便給嚇住了。眼睛一揚，拼命的又再說了最後一句話：

「這是好事，教訓教訓他們小輩也是對的。所謂『疎財仗義』就好像做生意下本錢，本錢愈多，賺得的愈不少。當然自己也不能太吃虧，你們不聽見古人有句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嗎？我生平做事總是這麼的。」

嚥了一口冷了的酒，老八爺才沉默下來了。

老八爺是被喊出來的，其實本名字是叫什麼倒很少人知道。從嵩明縣上省城住家，雖則是從他本人開始的，可是也有十多年。老婆在省城討的兒子在省城養的。他簡直變成「土著」。

日子是怎麼混下來的，這也倒是怪事。

據說，有一次老八爺照例的去開化人家裏賭寶官，坐在上頭，腰幹間是兩支手槍，把骰子在蓋盤裏搖了幾下，輕輕的放了下去。那是兩邊擠滿了人，有礦山上的少老闊，有馬販子，有駐紮在那地方上的軍官……頭在攢動，有的人用鉛筆記着「寶路」。

毯子上，花啦的洋錢和一扎扎的鈔票拋了下來。

單的那一邊是叫做「青龍」。

雙的那一邊是叫做「白龍」。

然而在這一整的局勢好像大家都猜準了般的，「單」那一邊有四千多塊，而「雙」那一邊總有幾百塊，於是「寶官」在那兒破開嗓子的叫着：

「雙賣二千八。誰買？誰買？」

老八爺剛剛走進房子去，看見「單」「雙」兩邊相差在兩千多塊的局面時，他自己便盤算着了：「他媽的，我雖則沒有兩千多塊錢來賠，可是有一條命的。讓寶官的手槍把我解決掉吧！若是贏，哼！可不是又能夠逍遙一些時了？」對，老八爺想了一陣，左手的手指間扭出一聲「拍」的聲音，表示了堅決。然而把身子擠進人叢中去，嘴裏喊了一聲。

「不要賣啦，我李老八來賭！」

大家看了老八爺一眼，帶着萬分的驚異。

老八爺寬闊的臉龐紅通通的擠到寶官面前，一點兒不猶豫的把寶蓋揭開，數不清的眼睛注視着那三粒骰子；

一顆是四點，一顆是二點，一顆是六點。

老八爺連笑都不笑的把臉版着，銀圓，紙幣，全裝進自己的大口袋裏。算了一下，除開賠「白虎」那一邊的錢以外，他是贏得兩千七百塊錢。

「好運氣，老八爺！」認識他的人在旁邊拱着手道賀。

「微倖，微倖！」他謙虛着，然而一把拖着那個人的手膀子便往外走：「走走，我們到張華記喝幾斤酒去。別客氣呀！」

年輕那些時候，老八爺本來就是落拓不羈的過着不平常的日子，今天可不知道明天在什麼地方睡覺，吃飯，甚至於玩耍。然而他靠托人的地方倒很少，莫明其妙的過下去了。老八爺給人的印象倒並不算得壞。

這會被他贏得這麼多的錢，倒是以前所沒有的。連他自己也覺得，拿着這麼多錢一點兒辦法沒有，幾

個常常跟他在一道的朋友，才勸他治點生產業，他不願。可是終於被逼迫地在省城靠城邊買了一座樓房了。那時候地價便宜，一個錢真可當一個錢用的，那兩千多塊，除了買一座房子，他還可以劃出一部份來搭上別人的大股做點投機生意，桐油，鴉片煙，和藥材的販賣，他都來過的。

就說在做生意上他也剩下些錢的。那時候好像覺得錢真多得討厭，總之是人值的多，用點有什麼關係？所謂「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老八爺因為肯撒手，做人又是那麼隨隨便便的，就結識了一些小官小吏，見文說文，見武說武，他真是八面玲瓏的好人。

「我是什麼事都依靠朋友得來的，所以做人總要做宋公明這一類英雄，不然柴進也得學學，仗義疎財，錢算什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就好像我們做生意般的……」

老八爺若果見着人總常常宣傳這麼一套話。

隨着，老八爺討了老婆，甚至於生了孩子。

在那座房子裏，一部份是租給另外一個人家，樓上是自家住。在中堂裏，除了全套紅木傢伙以外，神桌上並沒有什麼「歷代宗親之位」，孤單單的僅只是坐着一個一尺這麼高的古銅財神，——手裏握着鋼鞭，腳上踏着黑虎，那一付英雄模樣，在老八爺的眼睛裏已經十多年啦！香煙裊裊的永遠沒有斷過，反而冷落了側邊牆上懸着的「關聖人」，羞慚得臉紅目怒的。

老八爺靠着收房租過活，從前是很可以寬裕的，因為在生意上可以週轉一下，可是到近年來生意塌了台，物價漲，房租是不敷家用的。於是，老八爺又有第二重理論了：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青草不肥，這話是千真萬確的。我是全靠得了一筆賭款起家的。我想從前是老天照着。近年運氣很壞，所以財神爺爺的香是火不能斷的。並且，大家要誠心，大家要誠心點。財神爺爺給我們一付運氣，還不是要自己的良心好，所以對人要『仗義疎財』，交結一廣，大家朋友更會幫你的忙，那時，穿不愁，吃不愁，一輩子受用。」

兒子，老婆，祇是厭煩和不理解。

老八爺擺動着那五短的矮小身材，走來走去，手揩在後面。有了家室，他就變了一個脾氣，成天心裏在盤算着，嘴裏在教訓着，喝了酒以後更是常常的發着脾氣。臉通紅，背更顯得駝。罵這樣罵那樣的。和從前簡直是兩個人，他現在真有點老了，看頭上極短極短的頭髮，變成灰白灰白的一層，額頭上縐起了不少的條紋。

x

x

x

x

飯已經吃完了，他命令着兒子：

「把神桌上的香添了就去上學。」

老婆五在收拾着盥盞。他戴了那一頂紅絡繹的小帽，便預備出門去，一邊用手巾揩一揩嘴臉。低聲和氣的對老婆說：

「我去拜候一下張營長，若果陳推士來得早，就請他坐坐，或者把煙傢私抬出來給他消遣消遣，我會兒便回家。」

「愛客如命」這句話，在老八爺倒是千真萬確的，就說到陳推士吧，在地方法院裏才做了不到幾個月，的差使，便莫明其妙的被他結識上了。於是你來我往，交譜換帖，打得火辣辣的。

陳推士只要下了公，脚開開的便往藩台街老八爺這兒來，不僅只是有酒喝，並且足足的躺在床上抽個一兩鐘頭的大煙，老八爺也不說半句話。

若果是剛巧碰着大兒子從中學校裏放星期回來的時候，總是扶着半個身子在喊：

「光壁來！喊喊陳老伯請個安吧。」

大兒子頗不高興的拖拖曳曳的走進房來。

「不要野頭野腦的，來喊一聲！」

在一罩煙燈下面，朦朧的霧圍裹着那一塊黃綠色的瘦臉，像只有一層皮包着骨頭般的，老八爺矮小的身軀蜷曲成一個直角，一雙眼睛楞着大兒子。

「陳老伯」低微的喊了一聲。

「哦哦！放假了是不是？」陳推士連忙點着頭，隨着轉向了對面的主人，「老八爺真有福氣，這麼聰聰俊俊的雙位少君。這一對龍，給你老年享受不盡的。」

「還是不成器，不過，不過我也很想好好的培植他們。」

誇耀，謙虛，「依樣畫葫蘆」的來了一套。

其實說年紀已經有十九二十歲這樣的中學生，老早就明白他們肚子裏的盤算了。抽轉身便往中堂那邊出去。

老早陳推士就說要麼吃一頓「栗子煮鷄。」老八爺才聽到這麼一點點風聲，趕忙吩咐了頂會做菜的白老婆，就定下今天請他過來吃。順便自己去請張營長做陪客，張營長是在警備司令部當差，和陳推士以前就認識了的。

下午，差不多到上燈時候，三個人都坐在吃飯桌子上了。好幾盤精緻的小菜陪伴着正中間的「栗子煮鷄。」八仙桌的三方，被陳推士老八爺張營長佔得滿滿的。

三個人都是臉喝得通紅的，可是老八爺還在勸酒：

「請乾了這一杯，乾了這一杯。」

老八爺領扣也沒有，露出又粗又紅的頸子。用筷子在大盤裏翻來覆去的夾出幾塊雞肉送到陳推士和張營長的小碟子裏，嘴裏在嚕咕着：

「喏，這兩點很肥。」

張營長沒精沒神的眯着眼睛向四邊在看，他簡直沒有心緒吃什麼雞。他所要看的人却連影子都見，連抬菜的人都仍然換了二兒子，「恐怕是前個禮拜那件事她太不高興了吧。」沒精打采的張營長自己在暗地裏想。

看老八爺雖則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可是配偶却是三十歲上下的。臉蛋兒又是那麼清清秀秀的，那一雙小得不能再小的脚穿着水綠色的綉花鞋，平常總還不拘小節的出來應酬應酬，可是只要一聽得張營長來時，她連頭都不肯伸一伸的躲在廚房裏。

不問青紅皂白的，老八爺仍然是在那兒悶頭悶腦的勸客人們喝酒，吃菜。

「別客氣……你我弟兄喝一杯吧……」

陳推士張營長當然也就不「客氣」的吃得飽飽的，這樣使老八爺更高興，因為他頂喜歡的就是「通家。」

x

x

x

x

老八爺真是「坐上客常滿，杯中酒不乾」的過着日子。他並不是一定要從這樣的交往中間得到點什麼，可是也好像要想得到什麼般的，他把大整天的時光都去拜訪這位先生，招待那位老爺，矮矮的身軀，微駝着的上背，在街上，在酒館裏，甚至於有時也還在什麼巷子裏的饕姐兒家，都能够碰見到老八爺。幸而他並沒有什麼專門的職業，不歸任何一種行幫，可是他却比誰都忙到幾百倍。

他可算是一個「名人」了，認識他的人很多，有的可真正說他是好人；及時雨宋公明都及不得他。可是也有一批不高興他的，竟在後面罵他是個拍馬屁的傢伙，甚至于說他把老婆送給人家開心，見了他就在背後吐了一口痰沫，低聲的罵一句「戴綠帽子的烏龜」。

老八爺還是那麼一套的弓着身子成九十度，笑着，常常是一塊喝得紅紅的醉臉，轉動着骨碌碌的一雙突出來的大眼睛，看看你又看看他，口遲鈍的說：

「嘿，這，這幾天好吧，我總要來府上請安一次的。」

寬大的灰呢長衫袖子擺了一擺，從光光的只餘贖得一層綠色髮根的腦袋上，把小緞帽脫下來。向前邊的人連續的點着頭。有時對方是做生意的商號老闆，有時候是廳長也說不定的。橫豎大家都很喜歡他，譬如，廳長或者什麼大戶人家要買田買屋，他可以負責介紹，比真正的「房押子」要高明得多，或者要討個老婆吧，媒婆做不到的他做得到。

碰見大兒子星期例假回來的時候，他常常說道：

「我花了不少的錢，結識這麼多的貴人，已經替你們下一輩的打好了基礎。以後靠托靠托他們，不愁沒有路走。」

一方面是圖個爽快，一方面是獻點殷勤。老八爺真的是「花了不少的錢」啦！他甚至連生意都做不下去了。直到現在，不過是用點兒房租過日。可是房租並不多呀！總之，「死水是舀得完的。」老八爺從做着生意到「不事生產」，又從「不事生產」到拖債過下去了。

照例，老婆是不管事的，兒子是不知道，最明白的當然只有老八爺。可是，他並不說出口，拖了來也就像水一樣的花用掉，甚至於連花在什麼地方他都不知道。

x

x

x

x

民國二十二年的光景，碰見老八爺的人就已經看見他和前些年不同了。衣服也穿得既綴補又不潔淨的，廣闊的臉也好像少了些肉般的凹窩下去。最明顯的，就是他的唇邊和下頷的鬍鬚，已經留得烏黑的一叢了。人越覺得小，背越覺得駝。

世道也不好了，全省區的金融紊亂，紙票不值錢。從那些時候開始，日子可就難過，不僅只是「百物騰貴，米價如珠」，就是連田裏做肥料的人糞都抬價了。老八爺這麼一個人當頭就碰到重重的難關。

有那麼一天清早，太陽剛剛爬上了鑲着太極瓦的屋脊，幾隻老烏站在上面叫了兩聲：呀！呀！

老八爺才下床來，站在樓窗口那兒發迷。聽得烏鴉這麼一叫，心裏由不得的厭惡，順手在窗脚下拾了一塊小小的乾石灰往屋脊那邊甩了去，嘴裏說。

「吃……這不吉利的東西！」

忽然，外面的門環在促迫的響，房客家的人把大門打開，老八爺在樓窗上一看，哼，可就糟了，原來是東街的劉祥來討賬。

「請你結結舊賬給我們，」上樓來的人近乎客氣的說。

「隔兩天好不好？」

「小號近年生意冷淡，實在是對不住。」

「好，那真是……就今天晚上吧。」老八爺很有把握的答應了。

老八爺第一次被人討債，心裏說不出的難受。

忽忽忙忙的嚥了兩碗飯便戴了瓜皮小帽出門去，帶着一顆太不快活的心。可是，從街頭到街尾，從西門到東門，老八爺想去向朋友們通融通融的夢想，完全粉碎。不是繃着眉頭說：「銀根緊，」便是冷着臉皮

說：「沒辦法。」

黃昏時候，老八爺拖着雙樑鞋，沒精打采的回家來，老婆和二兒子還在把菜暖着等她吃飯。一邊不知其味的吃着飯，一邊咒罵着：

「我崔某從出世以來還沒有這麼難過的，唉，這種世道……」他抬起頭來看見琉璃燈下面還在耀武揚威的財神老爺，隨着又低聲的嘆息道：「這年頭，財神老爺也沒用了。」

古銅的財神是老八爺在從前有錢的時候買的，因為「古」而且塑像好，價錢很貴，然而從成家立室到這時，財神爺並未顯出什麼奇異的神通，老八爺的日子是一年不如一年，走着下坡路啦。

心橫着，一響，還留着 he 做什麼？像對敵人報復般的說。

討債的真好像是大家齊約了般的，過幾天却接二連三的都上門了，老八爺只好叫了一乘小轎，悄悄的躲到城外五里路的桃花菴去，讓老婆和小兒子做着盾牌。

陳推士大概還想吃栗子煮雞吧，在老八爺躲債以後的第二天是「登府拜訪」了一次，老婆回了話也使「實爲惆悵」的走掉了。可是，張營長就接着去了兩三次，像椅子上有膠粘住了他的屁股般的，死坐着不走。向着年紀已經是三十七八歲左右的「崔大嫂」問長問短的，弄得「崔大嫂」臉紅到耳根。

「我被調回本部了」張營長炫耀着到崔大嫂說：「以後六城的治安我都有責任。」

「那很好，那很好，」崔大嫂只好敷衍的說。

「祇要你們以後有什麼大事小事，我都可以幫忙。」

「是啦，謝謝你了。」

張營長撐開嘴笑着，死瞪住崔大嫂。

x

x

x

x

省立第一中學一千多個學生又鬧起風潮來了，因為是反對校長的事情。校長是日本留學生，口口聲聲在紀念週和教室裏都主張「提攜」和「親善」，學生組織了抗日救國會，校長便命令撤銷，學生便罷課反對，並且在食堂和教務處的牆上都貼遍了紅綠的紙頭，上面寫着「打倒漢奸周建勛」「驅逐壓迫學生運動的周建勛」。

學生們召集會議，發宣言。

校長周建勛開了一個名單送到上面去，就這麼着，警備司令部奉命「照單請客」，捕去「反動份子」二十三人。

在二十三人犯中間，崔光壁老八爺的大兒子，也在內，押在拘留室中。

崔大嫂聽得這一個噩耗以後，急得哭哭喊喊的，馬上叫人去桃花菴把安心躲債的老八爺請回家。

「年老偏愛子，」老八爺幾乎氣昏掉，連鞋子都沒有穿好的，拖着半便回城，一到家迎耳就聽得自己的老婆在樓上哭。

「是怎麼一回事？」他問老婆。

「我也不知道。」老婆嗚咽着：「現在押在警備司令部裏，看守的兵是張營長手下的，你快去找他設個法呀。」

「哦哦哦！那沒有關係，那沒有關係，我們是老朋友，他一定會幫助我們的。」老八爺苦笑自慰的說。

「那麼你快去吧。」老婆催促着。

老八爺屁連股都沒有坐定的便往外走。

在警備司令部裏的接待室等了半點鐘左右，老八爺才被領到一排廣闊的樓上，內中的一間，便是張營長坐在那兒優閒地抽着煙捲，見了老八爺，急忙站了起來。

「請坐請坐，老八爺聽嫂夫人說你下鄉收賬才回來麼？」

「我的兒子在那裏快先領我去看看，」老八爺焦灼的問。

「什麼？你說的話我不懂。」

「我的大兒子光壁在省立中學唸讀，才那麼十多二十歲的孩子，平白無故的被這兒捕來，真是，張營

「長他究竟有什麼罪？」

「大概是反動吧，不過，不過連我也不知道。」

「那麼請你幫個忙，向上面說說吧，就請你把他保出來。我想你我老朋友，這點忙一定肯幫的。」老八爺有幾分可憐的哀懇。

「我沒有什麼力量，這件事恐怕做不到。」

哀懇的人呆住了。

「看守的人是你手下的，請先讓我看看這孩子再說。」

「這，這也不可以，我奉上面的命令，不論親友皆不許接見。」

老八爺真不知心裏是什麼味道，他的眼睛幾乎要噴出血來般的通紅，現得幾乎慌張的神情：

「不許接見？不能在朋友這方面通融一下？」

「我一向是『公事公辦，私事私辦』的。」張營長在猶笑。

老八爺沒有再說什麼話的走出警備司令部，垂着禿了一半的腦袋，就好像做生意蝕了本，他在懊悔從前的事，說大兒子，準是完了，他看到前些日槍斃學生的事，不禁的心頭一驚。

走在半路上，忽然想到找另外那些從前的朋友，現在自己有事，總不致於像張營長那麼的沒良心。

老八爺奔波得那麼整天整夜，完全沒有結果，可是因為這麼一露面，天天在探聽着他的行蹤的債主們便喜歡之至。於是，在中堂裏便坐滿了硬着臉孔的人，老八爺放開營救自己的兒子的事，在人叢中折衝，低聲下氣的向別人說出自己的困苦。

「一天推一天，已經一兩年了，借款時大家君子君子的，我勸你，老八爺還是大家別揭開臉皮說話的好。」

「這也並不是幾千幾萬，些小的數目，你隨便湊湊也就行了。」

「……………」

「……………」

你一句我一句，真把老八爺弄得沒有話答應，只有借故生端的捧茶遞煙，好像要用這點兒恭敬換回別人的憐憫般的。可是，不成。欠錢比較少的，已經捲起袖子動手預備抄老八爺的家。

老婆既想念着在監牢裏的兒子，又痛心那些債主的臨門，在大家想「抄家」的時候竟在房間裏嚶嚶的哭出聲來了。老八爺楞着死羊一般的灰色的眼睛，嚥了一嚥口水。

結果，四壁空空，連佛桌上常常受着煙火和祈禱的財神爺爺都「寶座虛置」的被搬走了。可是在側

邊掛着的「關聖帝君」却不值什麼錢。

那些大債主甩甩衣袖走掉了。

x

x

x

x

一星期以後——

兒子並沒有定什麼罪，連審問都沒有。

然而老八爺都被告到地方法院裏去了，當着穿黑制服的法警來傳的時候，才像春雷震撼了兩口兒的心。

老八爺搔頭搔腦，不能進也不能退，只好跟着法警去了，臨出大門，法警討點「茶錢」也摸摸口袋一個錢也沒有，一路上被法警咒罵着。

在候傳處等了好久，才有人高聲的叫他的名字；

「崔友松」

「在」老八爺緩慢的走到「民事第二庭」覺得一股冷森的空氣圍裹到自己的身上。

老八爺向公案上面一看，哼，對啦，「天不絕人之路」老陳在這兒還怕什麼？

問了一問姓名年齡籍貫，然後陳推士便歸入本題；

「你欠他們的錢爲什麼到現在不還！」

「近年來境况不大好，所以想請他們寬限些日子。」

「……………」

「……………」

陳推士作古正經的問，老八爺規規矩矩的答，到最後，陳推士作了個結束是：

「准予請保候案，隨傳隨到，改日再訊。」

「退堂」法警在前面兇狠狠的叫了一聲。

請保有什關係呢？老八爺倒反喜歡得很，這件事由老陳來辦自己是不會吃虧的。

當晚，老八爺就仍然想請陳推士來吃栗子羹，可是陳推士不到，反而請人約老八爺在夜晚十點鐘去談談。

「我想，你就通融給我兩千，包你這事輕輕的解決掉了。」陳推士低聲的說。

「最近實在是一點辦法沒有，我連日子都有點過不下去。」老八爺真想把自已的苦楚一概說清楚。然而，當老八爺在陳推士家說情的時候，自己的家裏來了張營長。

老整當然比從前不同的去招待，獻殷勤。

「你的大少爺我們照拂得很好，請放心……」

「謝謝張營長我真想去會他一回。」崔大嫂眼睛裏又流着淚。

張營長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迷上了這女人。

「崔大嫂」張營長走過去拉住了那藕般的手臂，柔聲柔氣的說：

「別說要見見他，就把他放出來我也有路子的。不過……嘿嘿……」張營長又狂笑了。

崔大嫂把自己的手臂掙開，側過了身子，哭起來了。

「這……這有什麼關係呢？你想，老八爺年紀也過了。」

正在糾纏中，老八爺大不高興的回家了，迎頭就看見張營長正在那兒指手畫腳的向自己的老婆說

話。

張營長羞慚的走了出來；

「我過府上看看老兄，好久不見了。」

「究竟我的兒子犯了什麼罪？你一定知道的。」老八爺乎近發脾氣的問。

「那我不大清楚。」

「你能不能讓我看看他？」

「我一向做事是『公事公辦私事私辦』的。」

張營長說完了這句「官話」，便慌慌張張的戴上軍帽走了。

老八爺被地方法院再度提訊，便沒有回家。據說是「押繳」，由債權人負責催促。

於是，老八爺將僅存的產業——自己住的房子賣掉了。大概是剛剛還掉債，所剩也不多。

兩個月以後，老八爺和他的兒子先後出獄，老婆已經是寄住在親戚家了，當進大門的時候，親戚恐怕染着晦氣，特地預備了爆竹皮皮拍拍的放，並且在大門口用乾松毛燃在他們的身邊。

老婆，兒子，老八爺三個人哭做一堆。

在省城老八爺住不下去，於是決定了主意，全家的搬到鄉下去住。那距離省城三天路的楊林有自己的親戚在那兒的。

那一天早晨冷冷，下着很大的霧，五步以外就看不見人了。遠遠的才聽得鷄在叫。

老八爺騎在僱來的「貢爺馬」上，老婆和兩個兒子分乘兩個轎子，冷落的出了南門。在古道上，馬和轎子都被吞在晨霧中了。

一九三六，五，三十，完稿於病中。

竹葉刀記略

歐陽丸海

「怎麼你說！」

「我說我的牛被他牽去了！」

「你頂來的田呢？」

「田頂來已經七年了，不也被他管去了麼。」高大，忠厚，平日我看不起的哥哥口裏啣着旱煙袋，雪在窗外飛着，銅壺裏的水在火焰上噶噶發响了。絲姑婆姆把我們那一扇僅有的小木窗上的逢條用棉花一條條塞了起來：「冷啦！」她說着回過頭來時對我一笑，窗下的青油燈發着黃油油的光芒射在她面上，好像她今晚特別美麗，當五年前，絲姑的父母相繼死了的第三天，在晚上我突然闖入她的房子，她的驚駭的，悲痛的，以後又對我一句句訴說着她思念我的眼淚，似乎仍然掛在她的面上，她嬌嗔地瞪了我一眼。低下頭去了。哥哥把兩隻粗大的手相互磨得噓噓地响起來，他對我逼視着，我故意不看他，斜視着絲姑婆姆和她調情，爲同我在初戀時第一回看見她一樣，同時我的腦子裏在打算着如何到竹嶺彎外去殺掉這南鄉有名

的剝皮財主王姓一家，這是多少不容易的一個困難的冒險。

「你想！我說，「他家裏是有槍的，聽說他家有保衛團守門……而且，我還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呢？」

「什麼他的好舌頭，你還是第一次殺人麼！」

「我還是第一次，無論如何，我到竹嶺彎以外去殺人還是第一次呢？」

「你真是瘋了，伯伯！一家人你知道他一家人有幾個？」我的婆姆笑着，似乎要阻止的樣子。

「他一家！他一家！大大小小有七個人！七個！」哥哥說着，口皮發抖了。他很痛苦地歪着面。「你不肯去殺麼？那怎麼服得下氣呢？」

「七口！那怎麼一下殺得了！」絲姑發氣似的到床頂上去找着茶葉準備用燒開的水來泡茶。

「哼！我說，「你不是相信勤苦和耕田會有出頭的日子麼？」

債呵債的利息比我田上的收入增加的快！田不會好起來的，田租增加了！哥哥尖銳地叫了出來，又苦痛地哭着。我已經有十年不曾看見他這麼親切地和我說過話了。「我曉得，絕世！這樣下去是沒有用的了！」他說。

「那麼，你不再詛咒我給兵捉去了吧？你現在也要得我吧？」我不禁想起十年以來的事情，他對我的

不肖的態度，實在不能不有點生氣，但我看見他那蒼黃的面，我就再說不出挖苦他的話來了。

「其實，我那裏天天咒詛你，這是十年前的事了，絕世，從五年前，絲姑的父母死了，你和絲姑住在一塊，上下的村子裏默認你們同住……你已經成了上下村子裏的安慰，人們恨你，却同時愛你，所以大家才默然地容忍你的吧，我知道，我早知道，我會有一天要用你的刀的，大家也都這樣想，絕世！」

「怎麼！」絲姑叫了起來。

「我說是的！」哥哥對絲姑捺了一眼，絲毫也沒有驚異地繼續着昂奮了起來。「我知道我自己那樣子也並不見得比你們好，我還不是更苦的？我所想的好日子並沒有來！」

哥哥說到這裏，大顆的眼淚從他的面頰上流下來了，他趕快用手指揩掉，對我一看，勉強地笑了起來，好像以為我還不會看見他流出眼淚，所以他馬上就強硬着氣，繼續用力吸他的煙竿了。濃雲從他鼻孔裏滾出來，他又說：「你不去殺麼？我怎麼服得了氣，做了七八年，完全是替他做牛！」

「你的牛什麼時候被他牽去的？」

「昨天！今天我叫爸爸去看田，田上也插牌了！媽媽只是哭，只是哭，哭有什麼辦法呢，絕世？」

「有兵來麼？」

「沒有！」

絲姑把手架在火焰上，癡了地睜住我，似乎想從我的面色上看出我心裏在想什麼。我的心被一種久已平靜下去的火燃燒了起來，我輕蔑地，惡意地用鼻子說：

「等着殺了他，兵就要來的！」我說出了這句話，絲姑馬上明白我已在心裏決定去殺王姓一家了，她的面馬上蒼白了起來，繼後又無力地低下頭，似乎這是一種無可違抗的命運。我曉得她在暗地裏替我祈禱着，窗外的風尖利地吹着竹葉子，十年前，我那次殺人時的情形，這麼清晰地閃上我的腦子。那時我還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孩，我的婆姆絲姑也還只有十六歲。她是一個出得很早的少女，生得像鮮花一樣，已經怒放著花色了。

我們的村子離城五十里，在一個層層疊疊的山谷中，從城裏到我們的村子裏要經過七條聳入雲際的高嶺，在山脚下沿着險峻的羊腸路，脚下就是萬丈深的山谷，在那無底深的谷下面，水流嘟嘟地和白石上的青苔相擊着，發出清亮的響聲，和山上深林中柴狗的叫聲呼應着，而山頂上則積着白雪，除了夏天便好像是永遠不溶化似的。雪水覆蓋着山路，狂了一般急奔上石岩，在岩脚下打着迴旋，然後流到無底深的山谷下去。行路的人必須經過這些深陷在雪水中的山岩路，才能走近越來越狹的一層層的竹山谷裏。在竹山上沒有半株別的樹木，整片整片的完全是毛竹。我們的村子就緊緊被這些毛竹山包圍着。屋前是一片竹，屋後是一片竹，頭頂上也是一片竹。雪水從竹根下滾下山來，在我們的屋前屋後和風吹竹葉聲一道

嘯嘯地喊叫着。

竹山並不屬於我們，遍山上，沒有任何一根竹不是屬於城裏的財主的。從我們的村子再爬過一個黑沉沉的山谷便到一個可怕的荒原，在那荒原裏有的幾排黑壓壓的低屋子，屋裏全住的是別州別府的紙工，這些黑壓壓的屋子就是紙糟，在那些紙糟裏不分日夜地燒着血紅紅的烈火，用來乾燥每日出糟的幾十担的花千紙。

紙糟是城裏的財主的。村子裏很少有田的人家，我們也不曉得做紙，我們一部分人的職業是替紙糟上斫柴，或者把出糟的紙一担担挑過七條高嶺替財主送到城裏去拿工錢。可是當到紙出得不多，或者城裏的紙價不好，或者紙糟上的紙工鬧了架，或者紙的產量減少了的時候，那全村中沒有田種的大部分人家便只好一直閒散着手覺得無聊了。

我們和絲姑的家是在村子裏頂高的一個地方，廚房門外就是竹山，廚房裏的水是從竹山上直接引來的。在全村子裏，我們是頂窮的一家，同時又是名譽頂不好的一家。只有母親和哥哥是被村人頌揚的，此外，弟弟太小，沒有人說他好，也沒有說他不好，姊姊是從姊夫家裏逃來的，她永遠不肯再到姊夫家裏去，在村子裏另外和別人「相好」，靠着我的勢力，姊夫家裏也只好閉口不言，有幾回來哭求着媽媽，要姊姊回去，可是媽媽不敢作主，姊夫見到我就像鬼一樣什麼也不敢說了，他只好永遠恨我，氣得不再到我家裏

來，而姊姊的名譽則因此掃地了，可是誰也不敢在我面前說半句姊姊的壞話。爸爸呢，他是有名的賭徒，人家說他「好吃懶做」，哥哥要把他趕出家去，如果沒有我保障的話。至于我呢，我是上下四十里全竹嶺彎中人的魔鬼，有錢的人沒有一天不想謀害我，可是他們不敢，竹嶺彎中的小後生越來越多地集在我的身邊，對一種不可抗的命運，對於無可奈何的仇恨與生存權將被剝奪的恐懼，我對於他們是一種慰藉與希望。雖然年老的人看了我就皺起眉頭，但不怕那個好漢，他先要聽我的話，不然，竹葉而刀會溜進他的肚子裏，「白的進去，紅的出來」這句話成了全竹嶺中三歲毛頭聽了都駭怕而同時激昂得流出淚來的一句歌謠了。

我看不起哥哥，爸爸我是喜歡他的，當他賭博的時候，我爬在他背上長大了起來。可是他喝醉了酒回來打媽媽這事，自從我五歲起，我就恨他了，及到我二十歲的時候，我趁人家的不備溜回家來，看見父親穿着鐵釘靴站在母親的肚上，母親差不多氣都透不過來，眼睛向上翻了，這馬上使我激怒得無可遏止，爸爸看見我的樣子，知道勢頭不對馬上想避過一邊，但是他被我抓住了，母親見到不是回事，拚命從地上跳起來衝開我抓住爸爸的那左手的時候，我的刀已把爸爸的氈帽割去半個了。我門上門子，爸爸在屋裏摸着桌子打着圈逃，母親追上來牽住我的衣服，死一般地抱住我的腳，跪在地上哭了。從那回之後，爸爸不敢隨便打媽媽了。

「你如果老不自知，你總會知道老子的利害的。」記得我踢開媽媽走出門外來的時候，大聲說着這話句，村子裏的鄰人趕上來看見是我的時候他們全都駭得面如土色了。但他們不敢走近來捉我，他們只是遠遠地在口裏念着佛。

「這種害人寶呵！這種天上的殺星！」

「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犯人哪！」

他們都這樣說，那時，在七年前在他們眼裏，我還是一個永遠不能被他們容赦的犯人。

我是犯的什麼罪呢，離此事三年以前，那時我十七歲，我不是說過，在那時，我第一次殺人，那就算犯罪了。當我十五歲的時候，人們就替我取了一個綽號叫作「絕世」，意思是「絕種亡代」。在村子裏，只有我的話，同年的孩子們是肯接受的，年大的人們比我力氣大，可是他們不敢拔我半根毫毛，不管那一個，要他試試看，他除非不上山斫柴，不然，我們總會圍住他，叫他的腳幹背上肩膀回家的。紙糞上的紙工是頂強橫的，他們因為不是本地人，不怕犯法，有事就逃之夭夭，村裏人都怕他們，可是我不怕，像他們不怕兵一樣，我也不怕兵，這是天下的奇聞，在上下四十里的竹嶺彎中，不怕兵的，自古來只出了絕世這一個，我向紙工拍拍胸脯說，出了事逃走不是好漢，有本領就和兵來一回。

我十七歲，那一年紙糞上的包頭強橫得使人不能再忍耐了，「殺死他！」我時常私地裏和紙工說，因

爲我們斫柴的工錢全被減低了，哥哥的挑紙工錢本來是財主出的，他也寫信去叫財主減低，那年的紙價很好，價錢是一天天提高的，紙工日夜忙着，因爲晚上睡眠的不足，曬紙的工人差不多有一打以上倒上紙，窮燙傷了，而工錢却是要減低的，說是因爲紙捐加多了的緣故，所有和紙糟有工作關係的人見到那個包頭都不能不埋怨的，「殺死他！」我說，「怕什麼呢，兵有什麼大不了？他會叫得兵來？」果然，不久之後，他被紙工斫成一斷一斷的肉泥丟在我們的村子裏，兵來的時候，紙工全逃光了，那真是可憐！「用得着逃麼，殺死這麼一個賊包頭！」我時常取笑新來的紙工，心裏說，你們等着，老子殺個人給你們看看。恰好這年絲姑的未婚夫要來帶她去了，他是一個軍官，一個兵的官，他要把我的絲姑帶去，好的，我心裏說，你來帶帶看，看你能否回去做兵的官還是鬼的官。我從腿絆裏抽出了我不曾見過血而早已發着癢的竹葉刀放在絲姑面前，我話，「你的丈夫什麼時候來？」她哭了，她用石子丟我，以後就深深藏在家裏不敢出來了。「你這辰疔煞的不要骨頭輕，你想去嫁老公吧，嘿，我也叫你出點血！」我憤怒得不能再把我的態度在同伴面前把一切隱瞞住了，「絕世老子，你的竹葉刀呢？」他們嘲笑着我說，「你不怕兵，嘿，兵的官得要你怕的！」我的眼睛上泛上了玫瑰色的，血紅你叫我怎麼忍受呢，這是不是一種侮辱？「用不着急的，」我鐵一驅回答他們，我比誰都明白些意識着我的尙未出山的竹葉刀是所向無阻的，「用不着慌，」我反覆地說着這話，如同安慰我自己，也如同安慰別人的心，「好的，他會來的，你們看，絕世老子如果退讓半步，不算人的！我咬

緊牙齒，於是兵的官來了，就在這一天下午，天氣是陰鬱鬱的，嘿，一把轎子闖入我們的村子了，轎子後面追隨着孩子們，丟石子到轎上去，轎夫們被石子打痛了，因此大聲叫着，可是沒有用，因為我們一年看不到三回轎子，那是太奇怪了的東西，他們大家都圍上去追在轎後面了，轎子抬到絲姑家的門口歇下地來，從轎裏走出一個青年軍官，背着橫皮帶，拖着皮靴。絲姑的父母出來迎接了，我的面立刻發着青色，眼睛裏碰出火來了，同伴的孩子們都對着我哭，私地裏牽牽我的衣服，「你怎麼？看你這回有什麼本領，哼，他有手槍呢！」孩子們私地裏對我嚷着，我一個孤獨地悲哀地離開他們，走到神王廟後，我和絲姑在那裏談過天的地方，事情是很快的好像只在瞬間，算起日子來也還只有三個月的光景，我抱着絲姑往山上跑，好像一隻貓口裏啣着一隻小老鼠，而現在，她要跟那人一道走了，那樣美麗的一個姑娘，她不能永遠是我的麼？我是絕對不能讓我自己恥辱的，那天晚上我沒有睡，我整夜在竹山上徬徨着，爸爸和哥哥到處喊着我的名字，我聽見了的，可是我不睬，我要一個人在山上，我的心裂成兩個了，毛毛的青月把密密層層的竹影投射在我身上，險峻滑溜的山路像是平地一樣，我從這個山頂摸過那個山頂，然後，我找到我最愛的用得慣了的，那塊石頭，用涼蒼蒼的水，我把我的刀開始來磨了，用着我早已有把握的手勁，我執拗着一定的角度，刀在石上霍霍地悲鳴了，月光在天上流着眼淚，鬼也許在我的週圍，來吧，我會抱住你的喉管把你吊在竹尖上的，山豹在那面山巒裏怒吼着，山谷在動搖了，東方魚白的時候，我的憤恨的心變成冰冷的鐵，什麼都沒

有，一切都決定了。我的刀已經飛快，運命是無可改移的，那怕我終于還是糟塌了我自己，然而我畢竟是支配了人類的靈魂，比方魁皇的朱筆點上你的額頭一樣，我的敵人早被我判決死刑，無可悔改，也沒有任何的力能夠挽回的了。我一口氣跑到紙槽上，鐵一般的執行，那磨紙的工人正把一塊搏得像石頭一樣任紙磨光來，我猛不提防跳到他面前，一刀向那紙溜去，我的刀是所向無阻的，它整個沒到紙裏去了，好像我已經殺了我的敵人一樣，我哈哈大笑起來，那磨紙工人駭得目瞪口呆了。

「你今天看！你看我殺一個人，一個兵的官！」我喃喃地似乎在法庭上讀着宣佈死刑的判詞，然後我走出來了，住在紙槽上賭博的村子裏的人跑出來看着我的背影，我聽見爸爸在背後叫着我的名字，又是我沒有掉回頭，已經是決定的了，沒有妥協，也沒有躊躇的餘地，我回到村子裏，太陽已經曬到屋頂上，這表示已經不早了，因為我們的村子是在山谷中，待到看見太陽的時候，太陽一定起得很高的了。我跑到絲姑家裏。

「做什麼，絕世？」絲姑的母親問我說。

「母親要我來請客人，到我家去吃朝飯，客人還不會起床吧。」我用力鎮着自己的心，手掌裏發着冷氣。

「你的母親何必這樣客氣呢，我們的朝飯已做起來了，」那老不死的女人笑着，露出滿滿的破牙齒

這時，我回頭看見絲姑在那低矮矮的黑廚房中一閃，我的心馬上就要跳出來似的，我說，「客人呢？還沒起床麼？」

「客人起床了，在那房子裏。」她用手指住那個從前張着蜘蛛網，現在刷得雪白的新房子。我的氣很急，心禁不住亂跳，因為我的眼睛太緊張的使我的面色有點不自然了，鎮定這東西在我的心裏動搖起來，這是很容易露出馬脚的，因此，我緊閉住口，馬上就向那房子衝了去了。絲姑的母親看見我的面色青白可怕，眼睛異常地陷到肉裏去，她不知何故地追上來了，因為我是第一次殺人，我的手抖了。當我走進房子裏的時候，那個軍官正在得意地梳着頭髮，我走到他面前，一下跪在地上，這是我的紙工朋友教給我的方法，那軍官不知我們這裏是什麼禮節，他慌忙彎下身來扶我的時候，我用左手握住他那滿面春風的頸脖子，右手從腿襠裏抽出竹葉刀，他的笑面還不會收斂的時候，我的竹葉刀已和刀柄一道溜到他的胸膛裏去了。他一跳就站了起來，鬼魔一般撲到我身上來的時候，我只聽見他呵呀一聲喊了出來，我已經舉起我剛剛出好力氣的小腿把他踢倒在椅子腳下了。絲姑的母親老虎一般向我撲了過來，她大聲叫着了，同時我又看見那軍官用力掙扎着爬了起來，他沒有向我撐來，我看見他一跌又跌了過去，但他馬上又掙着摸住椅腳了，我看出他是想摸到床上去，絲姑的母親正要抓住我的時候，我着急了起來，這是一個危機，顯然，軍官是想到床上去找他的手槍的，如果我被老太婆捧住，那我就算完了，在那危機一髮的時候，不管外面會

不會有人來捉我，我知道我的任務沒有完清，如果我不完全結果了那個軍官的生命。因此，我用着我平生的力氣，先一脚把絲姑的母親踢去倒在門檔去，我的竹葉刀接着就又溜到那軍官的背脊裏去了。他毫無抵抗地，無力地，苦痛地從床上翻了過來，前刻，他那猶猛的面立即蒼白地表現出乞憐的模樣了。他對我搖着手，當我第三刀插進他的口裏的時候，他就不能不平和地躺下去了，上帝公帶他到天國去的，讓鬼來吧；我跳了一個轉身，絲姑的母親早在大門外大喊着救命了，我趕快走了出來，這第一個使我難堪的是絲姑站在房門口嗚嗚地哭着。我不知道我是憤怒還是悲哀，我一看見她，一切勇氣與生命的要求完全消失了。一種對命運的自我報復心咬住我的腦袋，在這一場場面上，用刀去殺死絲姑是比用刀去殺死我自己更其可能而容易實現的，如果這時大門口湧進一大班的人來。

「絕世老子殺人來吧！你們有本領就來嘗嘗絕世老子的刀！」生的勇氣立刻在我的心裏重新湧了出來，絲毫沒有遲疑地，我對她們拍拍胸脯，「絕世老子！絕世老子！」我一面喊着，一面從廚房裏退了回去，絲姑的父親追上來癩癩地對我張着嘴巴，我一攀住竹幹，一閃就閃上一塊大石頭，「你來！」我捧起一塊大石頭對准絲姑的父親舉着，「你這老不死！你放絲姑走出村外半步，你也不要想活，等着！我會來同你算賬的。」這樣，我大邁着步子走上山頂，村子裏的人們嘩然了。這是一個兵的官，兵是必然要來的，全村的老老小小都意識着他們是被交付與一種可怕的命運了，報復是馬上要來的，絕世老子在山上，這一切由誰

來負擔呢！「好！我的少年同伴來看我了，我對他們說，「不要怕，絕世老子走出竹嶺彎半步不算好漢，讓兵來吧，我們要他一個不能回去！」於是兵隊進到竹嶺彎裏來驗屍了，「你們等着看吧！」我說，村子裏的鑼響起來的時候，我和我的一個最心腹的同伴約林坐在山頂上看，我的手裏拿着一支土槍，他圓睜着眼睛，只有鬼曉得他在祈禱，也還是在興奮着準備我叫他去赴湯蹈火。「你看！」我說，「我這一槍準打到驗屍台上，你看，要他們看看絕世老子的威風！」約林睜起兩隻忠誠的大眼睛，惶惑地看住我，他不說可，也不說不可，他微笑着，似乎在期等我演一點好玩的技藝一般，他是勇敢的，「好！」我說，「約林，你把土鎗裏的火接連着築好，我打這一把，你就築那一把，你替我築！」我伏下在一個石岩後面，「你躲到那邊去，那邊他們打不過來，你築！」我對那驗屍台仔細地瞄準着，實在，我是第一次用鎗，我的瞄準是很沒把握的，怎麼樣子才能把那承審員的禿頭打碎呢？「約林，你說承審員是禿頭麼？」

「是的，」他說。

「你看，在禿頭上打一個個流出鮮血，那是多麼美麗！起馬是不像流在頭髮裏那樣多人不快的！」

於是我們兩個人不約而同地笑了，下面驗屍地的方擠滿着人，如同螞蟻一樣，叫喊聲直接傳上山頂，山谷裏的回聲把我們的村子弄得像大海一樣在翻動了，「約林！」我說，「這槍真重！你是那裏借來的？打得到那台上麼？」

「打得到的，準打得到，這是老八的命運。」

「好來吧？」我大叫了一聲，叭——一槍打過去，火圈一閃，一團白烟在山尖下的天空中散了開來，山谷整個在震搖了，看驗屍的人全都一齊叫喊了起來，我接着拿過約林手裏的另一把槍又起一火，拍——山在怒吼着，山下的人們全亂竄起來了，小孩子哭着亂喊了……我聽見底下的槍聲不斷地發响了，人像螞蟻一樣在飛跑着散了開來，兵也四散跑了，槍在四處坪坪……地響着。

「看那個禿頭！」約林昂起頭來，興奮地伸出手指。「快拿過來，快拿過來！」我一下接過約林手裏的槍，正想瞄過去時，那禿頭好比有靈知了似的一閃就閃到了台下去了，拍——這一槍打在一個執籐鞭的司法手上，人們全散開的時候，地上有三個人清清楚楚地睡在他們自己的血泊裏。鎗聲仍然零亂地在一下下響着。

「讓他們再來吧！嘿！」我輕蔑地吐了一口氣。

——是從那時候起，哥哥把我罵成一個逆種，當我回家來，他看見我的影子便走過一邊，吐口痰在地上，「祖宗壞了德，生這種殺星！」他嘆着氣，一直到现在，時間多少過得快，十年如一日，算起來，我的竹葉刀下除了那可憐的青年軍官和用鎗殺了的不算外，合計殺了前後七個橫認棍，兩個荔枝客，四個竹嶺變內有名的剝皮財主，兵隊一連來捉了我六回，總共被我殺了三十一個。

扼要的論點。

但反映在詩文上的這種民族氣質的頹廢，並不能看作民族生活的最正確的反映，顯然那是有關藝術形式的因襲，或更切當地講，是詩文的格式與辭彙的因襲。所以一個在生活上，縱是樂觀的，屬於戰鬥氣質的人，一當他企圖把自己的情感抒發在詩文中的時候，他也很難逃開這種因襲的覆轍，這種因襲的歷史越久，詩文中表現的情感的範圍也越被縮小，最後是將一切非感傷性的非頹廢式的情感完全排除於詩文的領域之外去了。

無需申述，在五四以後的新詩運動中，較之單是語言的改革，詩的精神的革命，該是具有更重大的意義的。可是作為新文學運動中的一收穫的白話詩，雖然身臨如五四時期那樣民族生活的激劇的轉換，雖然在其自身中經歷了歷史上無前例的語言的大改革，而因為不能完全脫掉形式的傳說，仍然沒有表現出怎樣優越的民族精神。初期的白話詩，主要地是向着兩個交流裏伸展了：一個支流，其發源地為日本的小詩，是以淡淡的情感的抒寄為主，像「花兒開了，」「月兒圓了，」「牛兒拉車，」「兒羊吃草，」這樣的詞句，似乎就是這類的詩歌常套的得意的詩語。這一派，我們若給它起一個名稱的話，可以稱為「輕淡派」，屬於這一派的代表的詩人是周作人和冰心等。另一個支流，可稱為「歐化派」，是在西洋詩的模倣的方向上努力的，而且側重在形式方面，流入於一種新的形式主義的圈套裏，這一派的詩人有聞一多與徐

志廢等。這些詩人，縱不能加上一個「無病呻吟」的罪名，其表現的情感，却也馴順得很，和一個在內憂外患中奮鬥着的國家的青年與代人間反抗的情緒，得不到調和。因此，「白話詩」的外表雖像是換了一個新姿態，而實際上還是沒有離開因襲的舊道。

作為新詩人的郭沫若的出現，在這一層意義上，是值得讚美的。他是一個生成的大胆的反抗者，黑暗的詛咒者，傳統的破壞者；他將充份的反抗的精神貫注在他的詩歌裏，一掃中國數千年來傳統的頹廢的氣質。

若將詩作為一種藝術看，我們可以說新詩是毫無收穫的，二十年的歷史沒有產生一個十分成功的詩人；但若從時代的意義上，從在一般青年間所發生的影響上着眼，我們將不能不承認郭沫若是中國新詩壇上的第一個詩人。

和他的同時期的苦心於詩的形式的探求以期獲得詩的優美的詩人們正相反地，郭沫若是一個形式主義的輕蔑者；對於他，詩人的唯一的資本是熱情；詩的情感，是熱烈的愛與極度的憤怒的表示，沒有微溫，沒有輕淡。他那般地放縱着他的情熱，使它燃燒到發狂的程度，使他的自我煎熬在熱情裏，像在惡夢中發着藝語似地叫喊着：

x

x

我是一條天狗！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x

x

x

我是月的光，

的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線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總量！

x

x

x

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

我飛跑，我飛跑，我飛跑，

我剝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嚼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經上飛跑，

我在我脊髓上飛跑。

我在我腦經上飛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發了！

沒有理性的解說，可以照明這樣的詩歌的含義。不說是在詩中，就是在日常談話裏，如果我們聽見有人喊着「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嚼我的心肝」一類的話，還有比這更滑稽的嗎？可是籠罩着全詩，我們像是看見一團燃燒着的火焰，感到一種逼人的灼熱。這種個人情感的瘋狂的爆發發展成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而這種和五四後的啓蒙運動中的個人主義的精神的抬頭恰相符合，於是個人與一切社會的，傳統的壓迫之抗爭，成了郭沫若在他的詩歌裏放洩他的情感的中心點了。

然而在五四後個人主義的抬頭期，個人主義的精神是沒有達到完成的階段的可能，即，它尚不能尋到明確的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時期裏所能表現的個人主義的精神，只是漠然的不安與焦灼，憤怒與發狂。它在詛咒，它在崇拜，它在反抗，可是它看不見那該被它詛咒，該被它崇拜，該被它反抗的凝固的對象。特別是在郭沫若的場合，作爲一個詩人，他幾乎成了熱情的俘虜，沒有餘暇張開理性的眼睛去尋求具體的對象。「我是個偶像崇拜者」一首詩，便是這樣的一個好例：

我是個偶像崇拜者喲！

我崇拜太陽，崇拜山嶽，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偉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蘇彝士，巴拿馬，萬里長城，金字塔；

我崇拜創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臟，

我崇拜炸彈，崇拜悲哀，崇拜破壞；

我崇拜偶像破壞者，崇拜我！

我又是個偶像破壞者喲！

如果從山，水，火，太陽，山嶽……這樣辭句的排列着眼，這詩是毫無意義的，說它根本不是詩也沒有什麼不可。不過這五個名詞，其本身是一種巨大的物體，而各自又在象徵一種偉大性；詩人使用這種死的物體，是在表現其中含存的活的解放的意義。這詩的最後的兩句，是值得特殊的注意，因為那是鮮明地表現出浪漫主義者的二重性，而在如今的場合，可以作為初期個人主義精神的無目的的最好的詮釋。

從自然界中的巨大的物體，自然地轉向歷史中偉大的人物上去，而在他的個人的崇拜上，我們更可以看取當時的個人主義的思想的混亂。在分為六節的「匪徒頌」中，他每節歌頌了三個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宗教革命，學說革命，文藝革命，或是教育革命的偉大的先賢，我想只引用其中的三節，就足可窺其全豹了：

發現階級鬥爭的謬論，窮而無賴的馬克斯呀！

不能克紹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爾斯呀！

反古的大盜，實行共產主義的列寧呀！

西北南東去來今，

一切社會革命的匪徒們呀！

萬歲，萬歲！高歲！

(三)

反抗婆羅門的妙諦，倡導涅槃邪說的釋迦牟尼呀！

兼愛無父，禽獸一樣的墨家鉅子呀！

反抗法王的天啓，開創邪宗的馬丁路德呀！

西北南東去來今，

一切宗教革命的匪徒們呀！

萬歲！萬歲！萬歲！

(四)

倡導太陽系統的妖魔，離經叛道的哥柏黎呀！

倡導人猿回祖的畜生，毀宗謗祖的達爾文呀！

倡導超人哲學的瘋癲，欺神滅像的尼采呀！

西北南東去來今，

一切學說革命的匪徒們呀！

萬歲！萬歲！萬歲！

像崇拜那些巨大的物體同意義地，他歌頌着這些人類的英雄，在巨大物體中的那種解放的性質，在偉大的人物中又變成了意識的叛逆的精神，所以他所崇拜的不是蘇彝士，巴拿馬，萬里長城，與金字塔的本體，而是它們體現着的那巨大的性質；他所歌頌的也不是列寧，馬克斯，達爾文與尼采的本人，而是他們表現出來的那共同叛逆的精神。

就只以上邊引用的少許的幾行詩爲例，也不難看出郭沫若的詩，論詩的清調是非常的稀薄，不但在意象上沒有含蓄，即在詞句上也毫無修飾。他的拿手是熱情的喊叫，喊叫到聲音嘶啞，致從詩句上發出一種鼓動的騷音；詩的韻律不像笛，也不像簫，沒有美妙的餘韻，使我們總像是聽見戰鼓聲和喇叭聲，單調而倦人的，確的，讀着這樣的詩最初雖然可以感到興奮和鼓動的情緒，結果是不能不厭倦起來的。同時，一個

詩人的情熱，也支持不住長期發狂地喊叫，他必得尋一個轉點，這樣，郭沫若收束了他以「女神」為代表的那一類的詩。

從「女神」到「星空」，我們很容易看出郭沫若的詩的顯然的變化。「星空」裏表現的作者，是更近似一個詩人了，向着詩的藝術裏深進；這裏有文字的修飾，有意象的含蓄，有美妙的樂音，可是為了這些，他以反抗的呼聲的和平化，當作了代價。一向為反抗的熱情的火焰遮住了心與眼的詩人，現在悠閒起來，面對着自然美了。請看「西湖紀遊」中的那「潭印月」

(一)

沿堤的楊柳。

倒映潭心，

蒼黃，綠嫩。

不須有月來。

已自可人。

(二)

緩步潭中曲徑，

煙雨溟溟，

衣裳重了幾分。

這該是上述的「輕淡派」在最得意的時候所寫出的詩句，如果不是收集在同一的「沫若詩集」裏，我們幾乎不能相信這詩是出自「女神」的作者的手筆。

「星空」的時期，是詩人的藝術的實習，是詩人的心靈的暫時的安息。由這一度的修養，詩人獲取了更尖銳的藝術的武器，以準備反抗的熱情的再爆發。而且非常迅速地他就焦躁起來了，在「力的追求者」中，他唱道：

別了，低回的情趣！

別要再來纏繞我白熱的心臟！

你個可憐的撲燈蛾，

你當得立刻燒死！

x

x

x

別了，虛無的幻美！

別要再來私扣我鐵石的心扉！

你個可憐的賣笑娘，
請去嫁給商人去者！

x

別了，否定的精神！

x

別了，纖巧的花針！

x

我要左手拿着可蘭經，

右手拿着劍刀一柄。(註)

x

x

x

這個生成的沒有耐性的戰士，剛剛觸到藝術的邊境，就要告別了。但是經過這麼一個短期的藝術的修練，對他並不是沒有獲益的。他不能再任着熱情單純地喊叫，他結合了藝術與戰鬥，他的反抗不再發出單調的鼓聲或是乾燥的喇叭聲，而是成了真實的戰歌了。而且他的思想與他的藝術並進着，他更多地接近了實生活，更多地觀察了當時的社會，他不是漠然地歌頌，也不是漠然地詛咒，他的反抗的對象也更明確地顯在他的眼前。只要再前進一步，他就成了實際的社會主義的戰鬥者了。聞列寧死耗而作的一篇詩「太陽沒了」是表現出郭沫若作為一個詩人與作為一個戰鬥者兩方面的調和的結晶：

啊！太陽沒了——在那西北的天郊，
滿天的暗雲也暫泯却了牠的嘲笑，
消沉的萬象都像隨以消亡，
四海的潮音都在回聲哀悼。

他灼灼的光波勢欲盪盡天魔，
他滾滾的熱流勢欲決破水堦，
無衣無業的窮困人們。

受了他從天上盜來的炎炎的聖火。

聖火炎炎築就了祝融的宮殿，
猛烈的妖霧瘴霧却是漫野彌天；
好像黃梅時分，時陰時晴，

堅苦的太陽，你終竟不能脫險，

啊，黑暗的魔怪會再來夜裏跳梁，

眼前的坦途見些森森的鬼影來往，

已着火的炭塊又會埋在死灰，

未倒坍的冰山又會負勢競上。

雖有羣星的天，力太微遠。

雖有月魂清媚，只伴幽人睡眠。

啊，我盼那散漫的羣星淋成淚雨，

我盼那倡優般的玉免化作杜鵑！

「朋友，朋友，沒用徒作杞憂！」

我的耳邊突然有默雷的聲音怒吼。

「你我都是逐暗淨魔的太陽，
各柄着赤誠的炬火，向前走！——」

x

x

x

像這樣略加修飾的詩章——其中還不免音節的停滯與詞句的拙劣，如第三節——便是郭沫若的最好的成績了，他不再願作爲一個詩人離開詩的園地，走上實生活戰場上去，當然他最後的詩是他全部詩中最長的連續的詩篇「瓶」，而那只不過是殘餘的詩的情熱的最後的火花而已。

總結起來，郭沫若的詩在兩方面的影響是良好的：當一切初期的詩人正在汲汲於形式的探求的時候，他獨自蔑視了形式，大量地輸進了熱情的反抗的精神，不但使白話詩響起了全新的調子，甚至一掃中國歷代詩詞的因襲的情調。以致在反抗精神的鼓動上，他對於當時青年人發生了怎樣深刻的影響，現今回頭起來都只有驚異；另一方面，他在後來的新詩人的寫作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有無數的新詩人是在追尋着他的徑路，不過將近二十年的歷史讓我們明白，在這一條路上還沒有產生超越過他的新詩人，雖然他們已經學得了更新的藝術的方法。

郭沫若的詩是最初的標語口號的詩，不但詞句是標語口號式的，他的詩的音節也於標語口號式的；可是在他喊叫時他沒有露出絲毫的虛偽，他的奔放的热情，補足了他一切的缺陷。只要我們不會忘記他

一度在青年間的那種狂風暴雨似的影響，我們將總能寬容他的詩的乾燥與單調，而把他當作一個先驅——詩人在紀念着吧！

（註 郭沫若最好的詩，依我個人的看法，是發表在「創造週報」上的詩，本文最後到用的兩首便是從其中取來的，然而不曉得什麼原故，「沫若詩集」裏（現代版）並沒有收集。）

戰歌及其他

蓬子

戰歌

不是一羣柔馴的牛羊，不願意，
也不甘心被屠夫趕入了屠場。
我們決不呻吟在敵人的鞭下，
也決不露一星半星乞憐的鬼相。
萬一命運罩在頭上像一頂鐵的網。
失去了自由，不能再往蒼空裏飛翔；

但死神的猙獰嚇不碎我們的勇氣。
依舊要在反抗中爭取最後的光明。
要撕毀過去那一本屈辱的舊賬，
要用鮮血寫成另一頁光榮的新史。
四萬萬個聲音一齊向着天宣誓：
我們永不要亡國奴這可恥的名字！

悼高爾基氏長逝

在莫斯科捲起了一陣陰慘的風，

風捲起了，全世界大眾的哀慟；

——工人放下了錘，漁夫放下了網，

含淚悵望着一顆巨星的長殞！

像「海燕」那樣翱翔在暴風雨裏，

給了苦難大眾追求光明的勇氣；

今天會昏去吧，莫斯科的老工人，

憶起了，誰曾照耀過你們灰黯的心。

像夏天那樣窒悶的，黯夜的路上，

昔年曾躺滿了屍體，你們的同伴；

疲倦了，這時或者會失去前進的勇氣，

鼓勵你踏着血奔去的，這巨星的光芒。

到底在血的基上建立了新的國家，

荒原上開滿了自由的少年之花。

辛苦了一生，他該撫着傷痕休息了；

却還苦苦的工作，在少年英雄之上。

但今天終於閉上眼睛離開了你們，

一片哭聲裏伴着一陣陰慘的風；

悵望着失去光明的黑暗的天角，

一齊心碎了，東西兩半球的大衆！

（當我們正在爲高爾基的病祈禱，爲這位全世界的苦行大師的永生祈禱，祝福他早復康健，繼續爲新國家的建設而努力，爲全世界的苦難大衆的自由與解放而努力的時候，忽然從路透社傳來莫斯科的消息，高爾基已於十八日離開他的新祖國，離開全世界的大衆而長逝。這一惡耗所達到的任何角落，一定有最多數的民衆在那裏傷心。因爲高爾基氏已不是屬於俄羅斯一國所有的，同時他的死也不僅是文學界或文化界的損失。於無限的哀痛中寫下了上面這幾句紛亂的話，算作個人獻給他永生的靈魂的哀詞罷。（六月十九日記）

夜色

黯綠色的老槐樹的梢頭，
病了的風一樣無力的，
滑下那黯綠的夜色，
沈入了，那黯綠的麥田裏。

古老的酒似的香氣啊，
從垂了頭的麥穗的氣息裏，
水浪一樣的，輕輕漾開去，
消融在，平靜的夜色裏。

麥田傍邊茅屋的小窗，
 蔦羅藤似的攀滿了塵網；
 夜色慢慢的漏進去，
 淹沒了，那黯綠的微光。

有兩具骷髏暈倒在飢餓裏，
 夜色逼近了又吞下了骷髏；
 無限靜默裏唯一的聲音，
 麥香引誘着飢腸的顫抖。

懷鄉病

在我的回憶裏曾經是一首田園詩，
 微風一樣和平的，春水一樣靜，
 如畫卷緩緩展開在小姑娘的臂間，
 ——我夢中的故鄉的夏天呵！

太陽下波動着一陣節季的音樂
 柳蔭裏的歌，那古老的水車，
 浮在水面上，又飄進了人們的家；
 跟着合奏的，悠閑的蟬和蛙。

黃昏裏捲起一片青色的星星，
 再捲起了一片草虫淒淒的悲鳴，
 像夜色那樣幽，像露水那樣涼，
 浸透了人們煩熱的心靈。

但這美麗的夢終於是一個夢，
 我知道懷鄉病是一盞欺騙的紅燈：
 毒熱的夏天裏故鄉的農民啼着飢，
 故鄉飢餓的農民掙扎在毒熱裏！

我永遠懷念着

我永遠懷念着的古舊的北京啊！
 像一顆老柏樹那樣的沈靜，
 但也有老柏樹那樣的雄偉。
 縱有駱駝的鈴聲刺破清晨的夢；
 但夢又會跟着黃昏再來的，
 當星星蓋住了這古城的時候。
 真比睡在白髮的祖母的懷裏，
 享受她溫柔的娓娓的故事，
 更使人感到無限的戀情啊！

我永遠懷念着的古舊的北京啊！
 今天你早失了往日悠閑的情趣罷，
 便是老柏樹的淒淒怕也變成了哭聲！
 嚮在你沈靜的大路上，
 已只剩了帝國軍人的驕傲的馬蹄。
 更會刺破你可憐的心靈的，
 是你兒女們有的竟成了敵人的刀手！
 但我相信你不甘老死在這屈辱裏的，
 你將在反抗和苦鬪中新生你自己！

白楊

香茅草

你在眺望著什麼，白楊呵！
你所望得見的。

那大的天連接著大的地的
超越了一切般的地平線，
決不會真的是世界的邊沿。

說不定，那邊
也有著同樣的樹，

同樣地——

孤零零地矗立在遼曠的平原上，

讓一些畜廄，一些茅舍，
低低地伏在他的下面，
到了黃昏的時分。

昇上著輕的牧歌，輕的炊煙，
到了夜晚，

都沉入寂靜的睡眠；

而他

不問是夜，是白晝，

什麼時候，都是

高高地站著，仰著頭，

向著那遠遠的，遠遠的

不可知的彼方

望著，而恆想著

一個像是啓示又像是希望的

不可思議的思念，

渡過著悠久的時間——

一年又一年……

在水一般地流著的年歲裏

你成長著。

你的幹和每個樹枝

都是向空向上地

長著，而長得更高，更長；

於是，你能够望得到更遠的地方了。

但終於在你望到望不見的地方，

更會有望不見的彼方。

因為這平原

非常地遠，遠得

成爲一個不可知的無限；

而你，在這平原上

所能望得見的

只是地平線，並不是世界的邊沿。

呵！白楊，

你千萬別要悲傷。

你是在站著，而且是

站在你的地方；

你已經望到了你的彼方。

那邊的風吹來了，

白楊，你在說什麼……

給母親

王亞平

久別了的母親！

我不願哭訴這艱險的經歷，

怕摧傷您衰老的心，

面紋更添上新的愁痕。

自從踏出了家鄉的寨門，

掙扎在生活的線上。

像投入時代洪流的小舟，

飄泊四方，

不敢估計苦難的深淺，

隱忍着創痛，在希望裏燃燒着華年。

母親啊！你記否慘別的一夜？

幽暗的草房裏，燭光顫吐着昏弱火燄，

那時，九月風在簷前嗚咽，

暗空中有繁星眨着眼淚。

爸爸，我都被悲哀壓得緩不過一口氣，
您只有流淚，

再也吐不出這過分的悲傷，

您不明白兒子犯了什麼罪過，

爲什麼失掉了職業還奔走忙忙！

我飲着苦恨，肩起輕便的行囊，

走！不敢回頭再望：

朦朧中一行行的樹影，

從昏暗紙窗透出的微光，

與那矮小的曾藏過我的草房。

去了，疲倦的腳踏過田隴菜畦，

沾上草徑的新霜。

「兒啊！去吧！」不忍聽爸爸的叮囑，

不敢想夜色下您瘦弱的老影留在路旁。

我，孤零地爬過崎嶇昏黑

的路，在夜盡頭期待着晨光。

目送着漳河兩岸的沃野，山林，

滾滾濁流湮沒了黃土穴，

遠了，遠了，那殘敗中的家鄉。

最後流落在「汴京」市上，

鐵塔，龍亭……都無心憑弔，

只感到四圍是黑色的牢獄，

冰冷的空氣令人滯塞呼吸。

歸來吧！重望見北國的雲天，

雲天下覆掩着荒涼的田野，

不見了牛羊在山澗裏跳叫，奔跑，

綠畦，花圃都變成了廢墟。

母親啊！我不能久假你慈愛的胸懷，

這身心要獻予苦難的時代，

別了！別了！那門前的綠柳，

那走熟了的甬路，台階，

那小妹妹喚哥哥的嬌聲，

那，母親啊！你模糊的淚眼，

懇切的叮囑，苦愁不勝的音容。

就這樣重走上遼遠的征途，

謹慎的脚步試探着命運的陷阱，

時代的風雨捲起狂妄的黑潮，

戰神的鐵翅煽來死亡的腥風，

一切幼稚的希冀被暴力摧毀了，

浴着恥辱的意志從睡夢裏叫醒。

青年的心，是一個志願，

像潰決的洪流傾吐憤怒的呼聲，

我譜出哀歌，高唱反抗的熱情。

就這樣又觸犯了醜惡的忌諱，

無情的黑手撕碎伙伴的青春，

幽暗室裏拘囚活躍的生命。

母親啊！兒不願在重縛下恥辱的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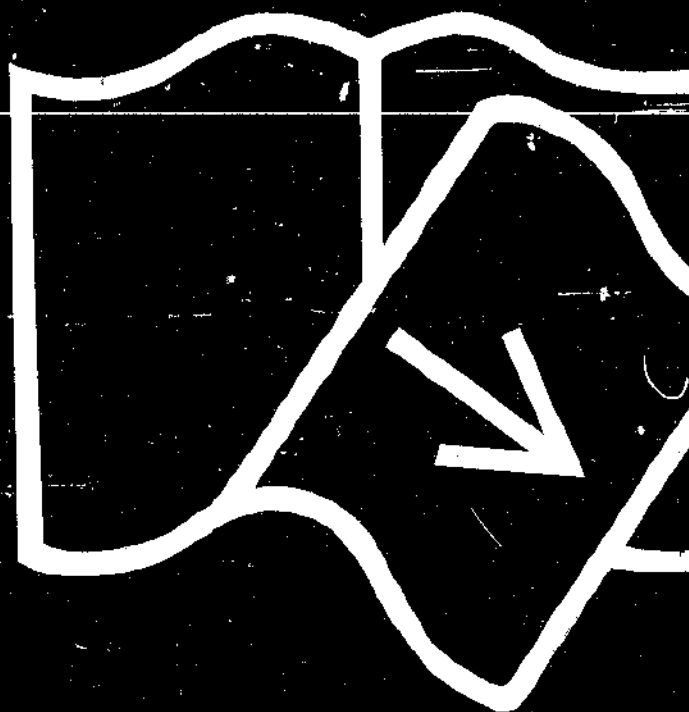
一個露冷的秋夜又作了苦征的海燕，

沈默地飛過黃河，揚去江，

黃浦灘頭愁聽江潮的悲鳴。

殘照裏和平之神斂起媚笑，

自鳴鐘叫着世紀末的繁榮。



原件短缺

這便是我憧憬的江南景色嗎？

她比北國更黑暗荒涼容易迷失行程。

母親啊！我不信惡魔會永遠佔領黑夜，

留想，一隻火箭能燃起光明。

母親啊！久別了的母親！

你繁重的生活儘够支持了，

莫再爲你流浪的孩子憂傷心神，

雖然前途有無盡的風雲，

但，你兒子

能用健強的身體對付憂患的侵襲。

災難正威逼着苦難的人羣，

也威逼着我熱血沸騰的心，

我誓把身手獻與時代的琴弦，

在風雨裏奏出壯烈的歌音。

像一支激厲沈痛的衝鋒號，

在肉搏裏掙扎着生存。

母親！久別了的母親！

我不能再聽那溫慰的催眠歌了，

時代奪去了你的兒子，

大地變成了你兒子的母親。

春耕

從前受够了饑慌，

受够了地主的揪打的；

這日子，我們自由地耕種，

整羣的沒有一點焦慮。

我們耽憂着食鹽和火柴，

還有飛蝗的囓食，土蠶的襲擊，

有時，我們底鋤頭倚在腿邊，

閒適中，耽心那快抽芽的小麥。

在，犁耙上，熟念着

射擊中遠地的同伴和家族；

我們，在春耕中，有時

也惦念起那可愛的領袖。

我們健忘了以往的自私；

我們勤奮的賣出，我們底體力和腦力；

我們依照共守的計劃進行，

爲了永久盡忠于我們自由的王國。

析佳日

社會主義的
現實主義的
創始者高爾基
拉金

凌之譯

真正的真實之聲，最先在馬克辛姆高爾基的創作中響起來了。

高爾基是在如次的年代出現的。

那是頹廢主義者和象徵主義者們用浪漫的覆蓋蓋着現實的矛盾，而向「另一世界」

向那沒有燃燒般的眼淚和苦惱，

祇有美愛恍惚與平安的神妙世界

高呼着的時候；

是契霍夫寫着「我們的心中像球一樣地轉動，沒有最近的目的，也沒有最遠的目的，……然後契



高爾基遺像

霍夫的主人公們帶着不晴朗的哀愁來眺望着俄羅斯的時候；

是給新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清除着道路，農奴制度逐漸崩解的時候；

是革命的波浪逐漸漲高，勤勞大眾臨近自己的解放鬥爭的時候；像伊里奇所說的從貧困榨取的最日常的事實，移行到他們的意識的成長，他們的憤激的增大，和這個憤激之革命的顯現去的時候，

是在這樣的年代，勤勞大眾的勝利的預言者馬克辛姆高爾基出現了。

看看初期的高爾基罷。與俄國的勞働者運動的初期的特徵共通的東西，在他的裏面是多麼不少啊。他用馬卡裘拉多拉的話，說出關於野生的不平等的勝利，以及在勤勞的奴隸中，除了被榨取以外什麼都沒有的事。什麼緣故和爲着什麼而勞動呢？高爾基全心爲着被迫害的大眾而苦惱，謳歌着英雄——在這個世上什麼都不怕的吉卜西的羅克伯扎伯爾。

於是，說謊的希瓦叫着「那邊，在前方，到那邊去」的聲音響起來了。但是，去哪裏？——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在森林的盡頭有什麼。他不知道在哪裏有鬥爭和勝利的路。

這樣，高爾基創造了埃免良·比利亞在自己的創作的調色板上寫着他的關於埃免良的狗一樣的生活和關於主人的——掠奪者和吸血鬼的不成熟的思考。

於是，高爾基遇見伊塞吉爾老太婆，她告訴了他個人主義者起人的拉拉的奇異的故事，和把自己的

燃燒着的心高高舉在他們的頭上，領導了人們從泥沼和黑闇之國走向自由的天地去的單珂的故事。

高爾基向前走去，他遇見了契爾加修。於是在高爾基的調色板上又出現了搬運夫的長到的灰色的姿態。在他的調色板上響着資本主義的商港的交響樂，而傲慢的契爾加修向着可憐的金錢的小人們的眼睛，向着把初期資本主義象徵地擬人化了的喀烏里拉自身的眼睛，啐吐了自己的輕蔑的口唾。

而且，在短篇小說奧羅夫夫婦中，高爾基繼續描寫那無光的野生的生活之依然同樣的光景。充滿了力量與精力的靴匠奧羅夫在追求着自由的天地；他墜入了小市民的泥沼中而憂煩着；他酗酒，胡來；但是像短篇小說過去的人們的庫瓦爾古一樣，他做什麼都是無力的。

像這樣，是初期的高爾基數十年來，從大學的講壇的高處，從大冊的教科書的書頁中，流佈了偽惡的虛偽，說初期的高爾基與我們是無緣的。這是撒謊高爾基——是藝術家。而且，作為藝術家，他通過自己的路達到了勞働者階級。他的路，比勞働者階級的一般的路更富曲折，更是電光形的。那不過是當勞働者階級，借伊里奇的話來說，「從小布爾喬亞的小市民分出來」的時候，當對於壓迫的自然發生的反抗轉化為革命的意識化了的聲音，俄國的勤勞大眾從為他人的鬥爭轉化為為自己的鬥爭的時候，——在那種時候的革命運動的這個一般的道路的一般歧路而已。

初期的高爾基的個人主義，不是向另一世界的出奔，而是向自由的呼號，對於絞殺個性的反抗。

用自己全部的創造，高爾基咀咒着舊的生活。那是他曾經爲此寫過的生活：

透過鐵窗，在天上

星星悲哀地眺望。

呵！在俄國星星都要

透過窗格在人的上頭發光。

初期的高爾基對於飽滿者，對於喀烏里拉們，對於奧古羅夫鎮的住民們的這個憎惡，是從哪裏來的呢？

這是高爾基所帶給文學的革命的領導——勤勞大眾的憎惡。

九十年代來了。暴風雨近了。於是在廣大的生活的空間，關於暴風雨的領言者的歌，唱起來了。

「海鷗在暴風雨前吟呻着。潛水鳥也在吟呻——牠們這些潛水鳥，是够不上接近戰鬥的生活的歡樂的。」

暴風雨馬上暴風雨就要吹打了吧！讓暴風雨更猛烈地吹打吧！

在海燕出現了的那一年，爲了高爾基的名譽，伊里奇的關於尼幾尼依的革命運動的最初的備忘錄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伊里奇寫着：「班布茲古們非難着他對於我們的壞影響，但是我們要聲明：那影響



2

3

~~4~~

编码错误

是好的。」

高爾基捨棄了跣足的人們。在福瑪·哥迭耶夫中他已經指出了兩個階級，資本家馬耶金和勞動者們的鬥爭。他指出那個階段的馬耶金們的哲學。他借着福瑪的口，向布爾喬亞們說：「你們沒有創造生活。你們是臭水溝。」高爾基開始用自己的活動性，目的追求性，同志的態度，描寫着非常使福瑪·哥迭耶夫吃驚的勞動者排字工人。

於是，尋到自己的真實的路以後，高爾基在夜店中描寫自己所喜好的登場人物時，早已對他們沒有喜歡，並不諛讚羅加和那無力的說教，痛烈地發極了生活的深淵。高爾基寫了小市民在他的調色板上站着長然反抗周圍的生活的皮約特和帖帖到夫的真實的形象。在高爾基的調色板上，屹立着知道自己希望要什麼東西的健康潑刺的尼爾的形象。機關手尼爾，是母親的怕惠爾和克立姆·薩姆金的庫滋左夫的原型。尼爾希望着鬥爭。

太陽之子和別莊的人們是無法動的饒舌的知識份子的暴露，剝落了跪在布爾喬亞面前，說了許多而什麼也不作的人民主義的知識份子的假面。高爾基寫了全世界的勤勞大眾的愛讀書——母親。

那是全系列的知識份子都離開 革命的年代。高爾基和勞動者階級刺着伊里奇在後來告訴高爾基母親教育了革命的世代。在母親以後，高爾基寫了短小優秀的短篇小說莫爾托夫卡在圍繞着他的家

庭的戲劇之中，創造出意識的勞働者馬可夫的形象來。

高爾基綜合着「拉斯迭臘埃瓦亞街的氣質」的光景，寫了自己的有名的奧古羅夫鎮奧古張夫主義——那是黑暗。是沒有書籍，沒有知識，布爾米斯洛托夫們找不着自己合用的地方而迷亂走着，西馬·代維西金們正在憂煩着的可怕的無光的黑暗。

於是，一步一步地，高爾基顯示了俄國勤勞大眾的形成的道路。他寫了幼年時代，人們之中，我的大學。終於他寫了工業布喬爾亞的成長與滅亡的歷史——亞耳塔莫諾夫家的事業。農奴制度過去了，伊里亞·亞耳塔莫諾夫代之而來。他充滿生活力，建立工場，製羅紗的。他以竅門和狡猾來欺騙勞働者們。但是機器和技術的進步要求着新的型態的工場主人，於機器把阿耳塔莫諾夫壓倒了。承繼者彼得·阿耳塔莫諾夫和亞歷賽·阿耳塔莫諾夫是懦怯的俄國布喬爾亞擬人化的。孫子技師米倫已順着資本主義的殒落的一切法則而行動。在十月，最後的阿耳塔莫諾夫滅亡了。兵士們把他從列車拖了出去，於是他死了。

在阿耳塔莫諾夫家的事業的思想之擴大的社會的基礎上，繼續出現的是克立姆·薩姆金。在這裏，有着全時代——四十年間。有着布爾喬亞的暴露及其必然的滅亡的確認。在這裏有革命黨員庫滋左夫的形象。這裏也有薩姆金的難忘的形象，他最怕革命，布爾喬亞的強固的權力在他是必要的。

高爾基在戲曲埃哥耳·蒲雷曹夫及其他的人們中表現了滅亡着的階級的難忘的形象。在這裏，高爾基顯示了明確的明快的典型。

從福瑪·哥迭耶夫中最初的勞働者排字工人起，經過爲了新的生活遂行着頑強的鬥爭的三人的怕惠爾經過在生活與鬥爭中感到歡喜的小市民的機關手尼爾經過母親的勇敢的革命的怕惠爾經過莫爾多夫卡的意識的誠實的革命勞働者，經過尋求真實而在工場中找到了的懺悔的馬托維經過不要的人的一生的勞働者耶珂夫和奧立加而達到克姆立薩姆金的的黨員庫滋左夫——像這樣，是高爾基的道路。

像這樣，是通過了自己的創造的四十年間，繼續抱着在意大利童話中明白地謳歌了的對於創造的勞働的愛，用大文字寫了的對於人類愛，和對於奧古羅夫主義，布爾依契夫主義的憎惡，而走了過來的高爾基。

像這樣，是說出了生活之社會主義的真實，資本主義的現實之真正的真實高爾基。

「附記」這是拉金的論新現實主義中第三節的節譯。根據外村史郎的日譯，有些被刪了的地方，只好略去。

譯者

高爾基書簡

王湯
門美
白談

——給批評家及作家們——

給亞倫絲·格凱兒女史

(一九一五年)

夫人!

由T. W. 瑪瑙雪娜君帶來的你的詩稿，已收到。並且要批評大作的關於文學的價值，以及發表詩集的出版時機的意見。

這回答是：「在我看來：出版詩集，似乎還早了一些。」

你的確有才能，這不能否認，但是，這才能，對於其自身的形式，方向，都沒有發見。換句話說：你自己，還沒有正確地把握住他自己的個性，你的心的姿態，也沒有明晰地表顯在那里；只要在二三首詩上，便知道你和其他詩人們（過於聰明的，博學多能的詩人們）的區別，是非常細微的。

但是，你的詩的大部份：正如現代詩的大部份似的，是從智性文學來的——恕我不客氣地說一句：是從「時髦」產生的。

所謂真的詩這樣東西，常是心的詩，常是心的歌。這，即便偶然成爲哲學的。可是，說教式的東西，終是可恥的。

譬如「秋」這一首詩吧！在你這一類的詩中，是無需乎要文學的「裝飾」的。許多的唯美主義者們，爲了這「裝飾」而行將毒害了俄羅斯的詩，弄骯了俄羅斯的言語。這種「裝飾」表演在俄羅斯的場合之下，決不會有使語句含意加強和傳達意想不到優美的可能。反之，其結果，往往是損傷韻律，變成迂闊的同型墨守主義（Mannerism）了。唯美主義者們的詩，說起來，猶如穿着巴黎衣裳的加爾格地方的似是而非的九品文官，他們是連怎樣去穿一件適合的衣裳都不知道的呀——似乎不很注意他本身似的。

夫人，請聽我說：善於修飾的人——穿着借來的衣服，拚命模仿着法蘭西的優雅精神。他們本該跟法蘭西人生活在一塊，而像我們的唯美主義者們，不問怎樣，是辦不到的。他們費了多大的勁兒，用了可觀的

風格去學柯洛黛爾、保羅·福爾等；但是，其結果，必可證明其失敗。總之，你並沒感覺到你自己的風格，我想。

我想這樣說：在同一首詩中，兩個相距很遠的句子——譬如非「俄羅斯底」的「輝煌」一句，和「俄羅斯底」的「臭虫」一句碰在一塊，用在這兒，就沒有格式，沒有統一。在我想來，這樣相距很遠的句子用在一塊，也並非絕對不可，但僅限於用在刻薄的場合。巴黛雷兒的刻薄，便是這個。

還在有「別離」似的詩中，所看到的厭世主義（Pessimism）概括地說一句，這是廉價的厭世主義，已够使人們一見生厭的東西了。這，在我們俄羅斯人，是曾經作為非常樸素大方的東西過的。可是如今却已變成了試驗完畢後的古語。在我們俄羅斯，社會的厭世主義，是非常「流行」着的。但是對於哲學的厭世觀的感覺，爲了我國文化的幼稚，還沒有長成。所以，我國哲學上的厭世觀，是一貫的「文學底」的詩。本來就是不能不儘量地不和文學教授法等交涉的東西——非遠離智性不可的。

你所寫的，差不多全是上述的事，即使在我，也覺得非常不愉快——我並不想使你悲觀呵！此外的事，我不能說了。

請你把這當作真實而正經的問題採用。因爲這是我對於你的真實而正經的態度；同時，也就是你對於自己的真實的要求。

〔註〕亞倫絲·格凱兒是女詩人兼翻譯家

——給佈拉洛夫斯基——

你的著作已經拜讀。富於興味的地方很不少。可是把你當爲一個詩人，那是你太偏重更理性了：因爲你時常下一種冷酷的判斷。在你的詩中，可以說是無處不有着你給自己所下的「沒有血氣的懷疑主義」的定義的呢。「失去了血氣的懷疑主義」云云，既無力量，又很無聊！本來在懷疑主義之下，我想是有着兩個定型的：一個是像一個男子漢地，跟着沉默而有很可觀地表現着的懷疑主義。另一個是已染到我們俄羅斯人的骨髓的深處的精神的盲目及懈怠——這便是懷疑主義。在後者，簡直可以說是病態的；所以即使你怎樣覺得「生而爲男子便有生存價值」也要與之鬥爭到底的必要；否則，「焦急地翹望廣泛的「theme」會把你放棄吧！

所以生命這樣東西，是有着我們以上的智慧，比我們自己的思想還要優秀。斯賓塞的話，比 Darwin 教的僧侶的話要真理得多，這些也是不容懷疑的。這並不是指斯賓塞個人的，而是在他的偉著中的多少被具體化了的理性與意欲之趨向使然。可是在今日，否定科學和實驗意義的事，彷彿很流行的樣子呢。不過在我想來，這樣的事是很無聊，而可笑的。所謂學問這東西，說起來，因爲是我們的地球之神經組織的原

故！所謂哲學的詩之類的東西，雖有着少數的例外，但對於我是一些也不感興趣的。即哲學之與我恰巧和數學同樣地覺得枯燥乏味。因此，在詩中，只有你沉湎於思索這一點，我是反對的。

在「雞聲」全篇（其中所描寫的你，和其他的詩中所看到的你，完全不同）在舊式趣味的我，是不明白你的詩形的。如「十一月」，「Chandelica」，「狐狸似地」，「被細彫了的」等韻，我並不滿意。你也該知道俄羅斯的言語是壯麗的，音樂的國語。難道你是在尊重着「全用自古傳下來的言語嗎？可是你却還能正確地懂得所有的故事表現法。例如下面一句，便有着可觀的表現的：

「頗和法朗西士朱姆的臉相像的。」

這副毫煩偽善者之氣氛的臉。」

這一句，既可觀，而又很準確。但如「捲煙兒似的深深的眼睛，『大題目之不易消化的焦燥，正是鞭子之使這小馬感到不安，』使之坐定不安，」等等的辭句，我想是不大穩當的，你是蒐集着不少精銳的可觀的題材；但是，你過於去給你自己的理性穿時髦的衣裳，使之成爲奢侈的身分的事，我是覺得很遺憾的。我想最好你對於你自己，當更真誠地直接地去觀察你自己的周圍。要是能這樣做，你能比現在所做成的更偉大地可記地發揮着你自己的力量呢。

也許是非常失禮的批評，務請不要生氣是荷。

家

胡
蘆

「又是一件小包裏？」

我笑了，點了我底頭。

從郵政局底辦事員手裏我接過了我底信，依照了那個人底計算，我仔細的貼了郵票，慎重地投牠到信筒中。我底寫信疎懶的脾氣完全被愛情克服了，每日上午我都能够寫一封很長的信給我底親密的未婚妻，放在了堅固的信封中，像一件小包裏那樣重，下午再送到郵政局裏去。

我差不多能够背誦我底信中每句話。信投了到信筒中以後，我要化費一些時候在霞飛路上散步，回

想我底信中每一句話。我能够預料那一句話使我底未婚妻感動，那一句話會發生另外的好的效果。

那是一個天氣陰暗的春季底黃昏。冬季底氣候還沒有完全退去；穿了厚的外衣還會覺得冷。但是我已經沉醉在我自己的美麗的情書底回憶中了，我並沒有被冷的風阻止我底散步。

「Voulez-vous bien, s'il vous plait, acheter des magazines.」

我忽然地被這句話留住了我底脚步。那是懇切的語氣，彷彿是在祈求着：「請你買幾本雜誌吧，」這個簡單的祈求。話並不是流利的，從牠底文法與語音我可以分辨出說話的人並不是一個法國人。聲音是低沉的，但是已經敲在我底心上。爲了這個聲音我是被停止了。我底欣賞我自己底情書。

我是站在國泰大戲院底對面底一個弄口。我底脚旁有許多陳舊的書與雜誌放在地上。在牠們底旁邊坐着一個人，我很容易地分辨出是一個白俄。是他對我說出那句祈求的話。

「請你買幾本雜誌吧，」同樣的話又投過來，那是同樣的懇切，同樣的會沉重地打擊在我底心上。我是被那個聲音強迫了選擇一些不必須買的書。

那些書與雜誌都是用俄文寫的，我實在不能夠買牠們。但是我盡力地找尋我可以買的書。

「這本法文書是一百年以前的版本，是很有價值的，」那個聲音在我底耳旁。

我看了那本書。那是的確在一百年以前所出版的。

「你要賣多少錢？」

「一百個法郎。」

這個回答使我驚奇了。在上海聽到用外國的錢幣作價格是第一次經驗。我被這個回答引起了對於這個白俄底注意。

他是一個瘦的但是不能算一個矮的人。我可以看出他大約祇有四十歲以下年紀，雖然流浪的生活使他底臉上加多了不少的皺紋，還沒有完全失去中年人底態度。他底身體很挺直，若是他穿了一套新的軍服，一定是一個最英俊的軍人；若是他穿了一套華麗的禮服，他一定是一個容易被人羨慕的紳士。但是他祇穿了一套破舊的衣服。

他並沒有穿外衣。他豎他底衣服底領抵抗着冷的風不透到頸項。他底褲子已經破了。我看見他的腿在抖着。

「哦，你不是一個俄國人嗎？」我問他。

「是的，先生。」

「你到上海並不長久的，我猜。」

「不，先生。祇有十日。」

「你知道一百個法郎是多少上海錢幣嗎？」

「我不知道，先生。」

我告訴他，依照當日底市價一百個法郎底價值是二十二元。

「但是，這個價格並不貴啊。」

他從我底手裏拿了那本書。他撫摩牠底封面，牠底脊背上。我可以看出他自己是愛那本書。

「我得到這本書底時候牠值一千九百個法郎呢。」他憂鬱地說，遞還給我那本書。「隨你底意思付給我吧。」

我聽出他底聲音是更懇切的。我猜他焦急地需要一些錢。我付給了他三張五元紙幣。

「多謝你。」他說，數了紙幣。他底聲音仍然是憂鬱的。他又從我底手裏拿回了那本書，翻開了封面，呆了幾分鐘，好像捨不得把牠交給我。但是他倒底慎重地放在我底手中。

我挾了那本書，回復我底散步，向着回到家裏底路。偶然地我想起了那個白俄底注意，我翻開了書底封面。在第一面上，我看見寫着一句話，那是我起初所沒有注意的。那是秀麗的筆跡，是用法文寫的。我讀了

牠——

「這是我贈給我們底新的家底唯一的禮物。」

繼續地下了幾天雨，我留在我的家裏讀完了那本古書。那是一本集子選載着許多關於讚頌家底散文與詩歌。從那些文字我被感動着想要與我底未婚妻能够提早有一個新的家。我將我底意思寫在我底信上寄給她。但是從她底信上我並沒有得到回答。

冷的氣候彷彿被雨沖去了。春是真實的來到了。我保持了我自己送我底「小包裏」到郵政局底習慣，保持了我底散步。但是有十幾日我不會看見那個白俄底書攤子。

「Vous-voilà bien, s'il vous plaît, acheter des magazines.」

那個熟悉的懇切的聲音有一天我又聽到了。仍然是那個人。仍然是那一套衣服。

「哦，是你，」他說。

「是的。」

他並沒有再祈求我買他底書。但是我從他的眼睛裏我看出他有那樣底希望。我並沒有許多錢用來買書，所以我祇能給他失望。

我保持着我底記錄，每日寄出一封長的情書。每日我從郵政局裏出來都可以遇到那個可憐的白俄。經過了幾次談話我知道了他底姓是奧西阿波夫。

「若是你不拒絕，我想請你去喝一點酒呢。」有一日他對我說。

「不，我應該請你去。」我說。

因為我知道他是窮苦的。

「不，我可以請你去。今日我得了很多的錢。」

他掏出了他底錢，大約有二十元。我猜他一定又賣去了一本他底寶貴的書。

「我猜你有一個快樂的家。」奧西阿波夫舉起他底倒滿了 Vodka 底酒林。他底羨慕流露在他底語氣中。

我點了一下頭。

這是我欺騙了他。我不能覺得我底家是一個快樂的。我所愛的未婚妻是我底父親，母親，兄弟，與姊妹所不喜歡的女子。每句說到她底話會使我受到痛苦；每句批評她底話都刺着我底心。我底家成爲我底地獄。我底未婚妻知道我底這個痛苦。她要求我忘記她，所以她盡力的忍耐了她的熱情。我是因此受到了更深的痛苦。但是在別人底面前我又不能不承認我底家是一個快樂的。我奇怪奧細阿波夫是那樣注重家。

「我也曾經有過一個家。」他低了他底聲音。「但是那是許多年以前的事。我現在祇有一個住所。我現在並沒有家，雖然我希望着能夠有一個家。」

他底話引起了我底驚奇。我奇怪一個人底住所會不是他底家。

「我底父親曾經爲了我們預備了一個快樂的家。」他繼續地說了。他是皇帝陛下底一個忠心的將軍。他底功勞贏得了許多勳章，增加這個家底光榮。他有廣大的田地，有很多農奴爲了增加他底財產工作。他有許多奴隸服侍他底生活底舒適。我就是生長在那樣環境中。每個人都羨慕我有那樣的家。

「我底父親底死亡使皇帝陛下賜給我更多的幸福。我底家成爲一個最使人羨慕的。在我二十二歲那年我與我所愛的一個最美麗的女子結婚了。她帶给了我更多的快樂。第二年她生了一個女孩子。你買了的那本古書就是她從她的家帶來的。」

「但是一切都完了。十月革命底勝利轉變了我底命運。我底財產被沒收了。我底妻在戰爭底時候喪失了她底生命。革命成爲一種報復；以前是我們底奴隸，現在是我們底主人。我們底命運完全握在他們底手裏。最後，我們這個階級底人被趕出了我們底家，流浪到陌生的地方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很了解那些革命黨人底主張。但是有一件事我是能夠肯定的：自私的報復一定不是好的道德，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黨所應該採的。以前的確我們有許多地方利用我們底階級底權利對他們壓迫。那是我們底罪惡。革命底結果是將我們底階級底權利完全的取消了，我們底財產完全的被沒收了，已經給了我們很重的責罰。但是他們現在用別的形式來更重地壓迫我們。現在我們連家都沒

有了。

「我曾經受過大學教育。在那個時期我學習了法文，所以我現在能夠與你談話。在那個時期我也曾經讀過一些社會學底書。我也曾經特別地研究過社會問題。我很明瞭我們底流浪會增加別處底社會問題更嚴重的。但是我們有什麼別的辦法呢？那些革命黨人說，他們底革命是要普遍到全世界，事實上，所帶給世界的祇使世界底每一個角裏加重了社會問題。因為我們這些還沒有死亡的人總不能被擠出這個世界以外。若是他們有了世界，更多的人會沒有了家。」

顯然地他喝了太多的酒。我對於那些革命底理論並沒有興趣，祇能默默地聽着他底話。

「你的女兒在什麼地方呢？」

「她在上海。」奧西阿波夫底臉忽然地發紅了。他好像做錯了什麼事，慚愧地底下了他的頭。「她與我住在一個地方。日間我賣我底書得到一些錢，晚間她出去得一些錢回來。日間是她底睡覺底時間；晚間是我底。那是爲什麼我說：我祇有住所，但是沒有家。」

三

每日上午我將我自己底時間預定了用爲寫我底情書。我底未婚妻是一個決斷力很薄弱的女子。她愛我；但是她很容易相信別人底挑撥，時常的會被引誘了懷疑我對她底愛。但是她又不能停止她對我底

愛。愛情好像是一杯濃的茶，那是苦的，但是從苦味可以嚐到甜的味兒。幾年以來我們都從苦味中嚐着甜味。她自己造成了許多精神的痛苦，再將那些痛苦讓我來分擔，以後再從痛苦中得到安慰。我將寫情書當作每日底必須給她受的教育。所以我最不願意有人上午來見我。

「哦，請你原諒，我可以進來嗎？」奧西阿波夫站在我底診所底門口說。

我停了我的寫信，藏了那些已經寫了的信紙。「當然，請進來。」

奧西阿波夫坐了我底對面。我從他底態度上可以推測他底心是不安定的。

「我有什麼事可以替你做嗎？」我說。

他說，他的女兒近來身體不好，但是他沒有錢送她到醫院去。以前在談話中他曉得我是醫生，他想請我去替她診斷。

我底信還沒有寫完，我並不願意去，但是仍然去了。

躺在床上的是一个美麗的女子。雖然她是缺少好的營養，她底容貌是嬌媚的。我看了她底舌，按了她底脈，量了她底溫度，但是不能夠斷定她底病。我從她底身體裏抽了一點血帶回到我自己底小的試驗室。

從顯微鏡底放大，我看出她底血裏已經有了楊梅毒底細菌。這個發現加重了我底心底重量。一個青年的美麗的女子會有這樣底命運！

奧西阿波夫又來了，他帶了憂愁的面貌來。他問我他底女兒究竟是什麼病。

我遞給了他那張診斷書。他讀完了牠，他低下了他底頭，沉默了。我看見眼淚從他底眼眶旁流下來。最後他用手撫了他底臉，那樣緊，好像不讓我能够看見他臉底上面任何一部份。但是我可以聽出他是低聲地泣着。

我也忘記了我自己。我不能够想起一句適當的話可以安慰我底朋友。

「讓我有一個機會來替她醫治，」我祇能够請求他。「生病是平常的事。」

他抬起了他底頭。但是他還不能停止他的眼淚。

「她有這樣的病並不是她的罪惡，」我解釋了。「她底靈魂還是純潔的。她是爲了換得生活才犧牲她底身體。這是沒有什麼地方可恥的。她不是像我用我底技術換得生活一樣嗎？她不是像你將書與雜誌換得你底生活嗎？她祇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得我們相同的目的。」

「但是她是一個將軍底女兒呢，」他辯駁着。「她是一個高貴的家庭底後代，但是她現在是一個有着楊梅毒底女子。我能够做什麼可以遮蓋我底家庭的羞恥呢？我曾經預料到她底命運，我駭怕這個命運底到來，但是牠現在面對着我們了，我能够爲她做的是什麼呢？」

「帶我到你的家裏去，我能够醫治她，」我冷靜地說。

「家？」他站起了。「我沒有了。若是我能够有一個家，我還會讓她去遇見這個不幸的命運嗎？」

四

我應該說約瑟芬·奧西阿波夫是一個好的脾氣的女孩子。從許多事上可以看出她還沒有完全失去了天真。她每日到我底診所來一次，讓我替她打針。她允許我在醫治的時期中不繼續她底原來的生活。但是我明瞭這樣最加重她底與她底父親的經濟底困難。我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給他們更多的幫助，除了時常地塞一些錢在約瑟芬底舊的手袋中。我猜她是明瞭那些錢是我底贈與。但是爲了生活她祇能沉默地接受了。

她差不多化費了她底完全的下午在我底診所裏。祇有很短的時間是爲了消除她自己底病菌。她替我整理我底棹子，器械，與藥櫃，好像她那樣做可以得到愉快。我底朋友以爲我已經加添了一個女護士。

在我底棹子上有一張我底未婚妻底像片面對着我底椅子。每次約瑟芬整理桌子，她一定看牠長久的時間，彷彿她要將我底未婚妻深刻地刻印在她底腦子裏。

「我能够知道她是誰嗎？」她指着那張像片，終於有一日她問了我。

「爲什麼不可以？她是我底未婚妻，一個我敬重的，我愛的女子。」

「哦，她現在不在上海？」

「不，她在北平。」

她沉默了。

她底話引起了我想我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寫一個字給我底未婚妻。雖然依照我底記錄我底十封信很難換得她底一個字，我仍然勤儉地繼續我底功課。她是熱烈地愛着我，但是她又喜歡裝着她對我冷淡。從約瑟芬被我醫治以來，我底下午底許多工作改換到了上午，我已經沒有什麼時候寫我底信。但是我並沒有冷淡了我對她底愛。我決定那天晚間寫一封最長的信，請她原諒我那樣長久的沉默。我還要附帶地請她允許讓我提早能夠有預備我們自己底家。

「哦，我底父親來了，」約瑟芬說。

奧西阿波夫站在門口。他好像很高興的。

「我底孩子，」他抱着約瑟芬。「我們可以有一個家了。」

我第一次看見他是那樣興奮。他告訴我他已經得到一個職業，在俄文報館中擔任一部份編輯的責任。他可以與約瑟芬享受有規定的生活，她一定可以替他佈置一個舒適的家。

「我恭賀你，」我說。「若是你不拒絕我要請你們吃一次晚飯。」

他允許了。

奧西阿波夫爲了慶祝他自己的命運，他喝了許多酒。但是他並沒有醉。約瑟芬告訴他的父親她要如何佈置新的家。我彷彿已經看到了那個家，我覺得那是幸福的，美麗的。

「讓我們到對面那個公園裏去談，」奧西阿波夫說，站了起來。我們已經吃完了我們底晚飯，但是我們還沒有說完我們底話。

在一個冷靜的角落裏我們坐了一張長的椅子上。奧西阿波夫將他底第一個月底薪金如何化費提出討論，直到得到了一個精密的計劃以後，他被酒的力量催促着睡了。

月光從樹的後面升到了空中，牠底光明照在我底與約瑟芬底臉上。她底頭髮散亂地披在肩上，淡綠色的衣服襯着白色的皮膚，眼眶外面的暗的眼圈都可以分辨出來。我看着她。我彷彿看着一幅聖處女的圖像。我喪失了我的神志，我吻了她的唇。

她好像是被驚醒了。她推開了我底身體。

「你不應該這樣做，」她低聲地對我說。

「是的，我一定要求你饒恕我。」

「我有什麼權利能够饒恕你呢？」我看見月光在她的眼淚上閃耀。我是一個流浪的女人，我是一個

出賣身體底女人，我已經沒有資格吝嗇我底唇。但是……」

「但是你有高貴的道德，你有純潔的靈魂……」

「你不要忘記我曾經被你醫治。過我的血液裏曾經有過梅毒底菌。這樣的一個女子會有高貴的道
德嗎？這樣的女子會有純潔的靈魂嗎？」

「我並不用普通的觀念估計道德。」我抬起她底頭讓她底臉完全被月光照着。「受了物質的環境
底壓迫出賣自己底身體並不會減低自己底道德，並沒有使自己靈魂墮落。」

五

我節省了三小時我底睡覺我寫完了一封信給我底未婚妻。沒有提到一個字關於約瑟芬。我告訴她，
近來我底病人增加了，所以我祇有很少的時間用爲寫信給她。在最後的一段中，我說：我想現在節省一點
錢爲了將來可以使我們自己能够佈置一個最滿意的家。

「又是一件小包裏？」那個熟悉的郵政局底辦事員接了我底信。「我覺得你有幾天沒有來寄你的
寶貴的小包裏了。」

「唔。」

走出了郵政局我覺得彷徨。想看昨天晚上底冒昧，我不願意繼續向前散步，因爲可以避去與西阿波

夫若是約瑟芬告訴了他，我將要怎樣被他輕看了。對待他底一切是很容易地被猜了是因為買約瑟芬底愛。

我轉過了我的脚步。

我決定從那天起要改換我底散步底路線。

「啊，我正從你底家裏出來。」我在我所住的弄口遇着了奧西阿波夫。

「有什麼事發生了嗎？」我說，鎮靜了我底不安定的態度。

「是的，」他急促地說。「我的女兒約瑟芬去了。」

「去了，到那兒去了？」

「我不知道。」

於是他告訴我他從俄文報館回來在桌子上發現她底信。她祇留下一句話：她因為要避免更重的痛苦，她去了。她並沒寫她到那兒去。另外有一個比較小的信封是給我底信。

「啊，我底上帝，」奧西阿波夫失望地說。「她去了，我底約瑟芬我永遠不能有一個舒適的家麼？」

我找不出什麼話可以安慰他。我拆開了我的信。在一張大的信紙底正中寫着——

“Au revoir. Merci”。

底下一行是她底簽名。

一九三六·八·七·

買書小記

陳琳

自搬來這僻靜的城山町，眼見籬邊二度櫻開，細算起來，已有十六個足月，時光真是過得匆匆呵！這兒離銀座神田一帶的鬧市稍遠，雖說出門便有巴士（BUS）可通，但因為討厭那種惡濁的油氣，一嗅到就要暈眩作嘔，所以除了爲着要買舊書，才肯咬定牙根兒忍受這段長距離的痛苦。此外就是生病了，也寧可向老房東要來一些現成藥喫，決不敢交出那樣難堪的代價到神田或銀座地帶去求問醫生。

說起東京的舊書攤，實在對一般清寒的學生有狠多的好處。第一樁是書價特別便宜，有時只消要花了一兩角錢，便可買到一部價值頗高的名著。至於書攤的老板們，也極其豁達大度。他似乎明白這些來光顧舊書攤的人，大都是荷包拴得較牢的這一類。要他們掏出幾角錢來買書，照例見是在翻閱了半天之後。這些人最不喜歡的是你招待得太過殷勤，當他們正拿着書翻閱

的時候，你千萬別跑近他們的身傍，萬一不慎用了老板的身分，和他們招呼起來，他們便會放下書本，望望然而去，弄得生意做不成功，雙方的感情也極不愉快。因為有這種經驗，所以他便只管坐在帳台上，清理自己的數目，祇從眉梢口角現出一種微微的笑意來表示歡迎。

近來對於舊書越加愛好。每週總要到銀座或神田夜市書攤中流連了兩趟，才得過癮。抱着發霉的舊本翻翻嗅嗅，似要嗅出一些天才心靈的血味似的。因為可愛的書過多，所以每次總得買幾本回來，日復一日，便把我的壁櫃裝置滿了。錢提去買書了，其他的家具就只好讓牠缺然。有時朋友們來多了，沒有椅子，便把厚冊子拿來當做坐墊用。我又怕老鼠會來這兒築室而居，甚至繁殖牠的醜類。所以每天總要打開壁櫃來看，用力把書堆一按，試探疊席下面會不會給牠們挖成地道。及至檢查完全，然後方敢安心去做別的工作。

今天各料考試論文寫完了，早間接到舊寄來的錢，又打動我到銀座夜市買舊書的興頭了。招煙一同吃完晚餐，便抱着歡忻的心情，跳上開往銀座夜市的巴斯。雖然照舊有那觸鼻欲嘔的油臭，令人心臟互相撞擊的震動，但因為心中儘管在思量着那些打算要買的書，歡忻地，沉醉地，

給一種興奮的情緒抓住，便忘記身外的痛苦了。

到了銀座已是晚上七時半，一跳下車便給都市那種特有的嘈雜的聲色眩住了。到處都是紅的燈，綠的燈，紫色的燈，白熱化的燈；在閃，在飛，在跳。黑螞蟻般的汽車在馬路上列隊走着，百貨公司的樓上播送着震耳的音樂。行人道上的行人你擠來，我擠去，有紳士，有流氓，有紳士的軍人，有失意的政客，有美魔的貴婦，有妖冶的藝娃……這兒是大東京繁華的中心，這兒是悲與樂，香與臭的藏納藪。

我們的目的地便是那些擺在馬路兩旁的舊書攤子，每個攤子都是以圓帆布爲頂，內設木框，框上便擺置着一堆堆的廉價舊書，油畫，和文人及政治家的照片。這些攤子大都是從各處的舊書店搬來的。每晚自七時開始，至十一時後便各自搬回。價錢格外便宜照例攤前都有一塊寫着「歡迎惠顧十錢均一」的木牌。

我們順次看了幾家，煙已貪婪地買了一部戰爭與和平和兩本易卜生全集。我笑着說：「前面攤子還多看呢！你現在便買了這樣多，如何跑得動呢？」她說：「這兩部書太便宜了，不先買，回

頭怕會給人家搶去！看她那種帶着孩子氣的認真，使我又暗笑起來。

我的意思是要多買一點法國自然主義的作品。因為英國的古典派和俄國的寫實派我已買了不少了。托爾斯泰的名著我差不多已經買完，就是沙翁全集也沒有缺漏了。祇是左拉和巴爾禮巴的作品還購得太少。我以為這兩人才是現實主義的開山祖；他們那種實描的才氣，處置題材的眼光，和科學的純客視態度，處處都足給與勤勞的現實主義者以極寶貴的教益。

我買了一本美爾頓的失樂園，和一本彭斯詩集。代價極低，每部一角五錢。正預備要跑開的時候，煙從對面的角落抽出一本巴爾札克的 Le misérable 第二卷，這真使我歡喜到了極點了。猶記民十九年在南京中大讀書的時候，曾從圖書館借到這部名著，本想把細讀書一遍，但因實習緊迫之故，也只好讀未及一本便放手了。但書中那位殺害高僧米里益爾的強盜詹姆底陰影，却老是深深刻入我的腦板中。去秋在神田書店買到上下兩卷，但因為缺少中卷，便沒有勇氣讀下去了。現在這部名著已算完整，暑期中當可帶到房州的海涯去細嚼一遍了。我交還兩角代價，這書便變成我脅下的俘虜物了。

我們又停住在一家賣圖書片的攤前。煙買了四幅米勒的名畫，都是他在巴黎住時懷鄉的傑作。其中尤以一幅簸穀者最爲動人。一位軀幹壯健的農民，兩手握住簸箕的柄兒，赤足稍離木屐，屈膝盛着簸箕，糠穀從簸箕中飛起，簸者神態真摯可親，全人都在一種動的情態中。這不只是一幅名畫，而且可稱爲一首謳歌勞働者偉大的詩歌。我檢出一張拜倫帶創的全身像。正打算要買，煙說此畫繪得極妙，能把拜倫英偉的人格全部表現出來。她又說她特別愛他那條希臘型的鼻峯。我笑着道：「你不是常常說你歡喜意大利人嗎？黑衣宰相的鼻子才是十足典型的！你去找一張吧！他現在正是走着紅運呢！她說黑衣宰相眼睛深陷，表情裝做，像要找誰打架似的！已失却意大利人那種爽朗溫文的態度，她不喜歡。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要乞討此畫，使慷慨地送給她了。

最後我買了一張石川啄木的寫真。在日本，我特別喜歡這位薄命詩人。他的熱情和命運十分像箕濟 *Mori* 與蘇曼殊，但他的偉大却遠跳過這兩人。短短二十七載的生命中，他創造了不少驚人的成績。他產生了日本短歌的新型，開闢了無產者詩歌的途徑，他的作品在日本文學中放着不磨的異彩。現在日本的勤勞作家可說沒有一個不受着他的啓示和影響的。今年是他的

二十五年祭，我正在寫一篇關於他的生平和學術的文章，現在得着這張相片，不消說是極度的歡喜的。

這晚的買書可說是最痛快的一次。我買了十六本，煙買了厚厚的兩大包，又各有幾張喜歡的書。已是夜深了，周圍的繁鬧也漸漸消失，煙就心她家裏沒有人看守，便只好就此停止了。

我們跑上一條清靜的行道，各挾着兩包沉重的舊書匆匆走着。我解開校服的領扣，讓那帶着菩提樹葉香味的夜風嘯拂。腰肢雖因過度的彎曲感到酸痛，但心靈却充滿着興奮和愉快。

逝去了的記憶
秦 汶

風，淒號着；牛毛似的雨，偶爾從窗子外，飄進幾滴來。迷糊的遠處，望去是一片漫天的陰霾。

獨個兒在床上躺着。沉思，似乎已成爲我空閒時的唯一的偏好。每次，抽着烟，把自己從現實的環境里帶到飄渺的過去的懷念中去。

近來，一個可怕的陰影，時常在我的沉思中顯現出來。這幾天似乎是更明晰而且顯現的次數更多了。我咬着牙，痛苦地竭力想把它忘去。可是，它却像一根蛇樣地，緊緊地啃着我的麻木的心。

它使我憶起我的童年：童年，是一個美妙的夢。

我是在一個衰落不久的家庭中生長的。我有着一個善良的媽，一個親切的姊姊以及一個頑皮而又聰明的弟弟。

家是在江南，那兒流着不少秀麗的小河以及湖沼。這對於我現在愛水的僻性，也許就在那時培植下

的。

六歲的時候，我進了故鄉的一個挺有名的定全小學。我的爸爸，就在那一年死去。可是他的死，對於我的入學，是沒有影響的。我進的那個學校，最初原是一個女子小學。後來，由於辦理完善而且經着多數人們的要求，因之，也附招了幾個男學生。但，那並不多，我們這一級四十多個同學中，就祇有五分之一是男性。

那時，我年齡是最小，個子也太矮；每次上體操課的時候，我總是排在末一個。同學們都以「小弟弟」稱呼我。我也很樂於接受這親切的而又帶有善意的代名詞。

可是，我也時常受人家的欺侮。一些比我大幾歲的男同學，任意地打我一下或罵我是一條沒用的小狗。我沒有反抗，因為我懂得：假如一反抗，我必定會受到更大的欺辱。朋友，你想吧，一個沒財勢的窮小子，想跟窗家的公子哥兒抵抗，那不是比想捉住天上的雲還不可能嗎？

因之，我老是一個人，躲在運動場角的一株梧桐樹下，偷偷地咽泣着。雖然，有時也會有幾個高級的女孩子，帶着可憐的神情來撫慰我。可是，我從沒有在她們的身上，感到一點友情的或是超乎人類對於一匹垂斃的狗的同情的熱。

日子是那末快地閃過了二年。在第三年開始的時候，我突然發見了一個奇蹟：一顆光明的慧星，一枝柔麗的素馨花。

朋友，讓我含着淚告訴你這悲慘的故事吧：

那是一位美麗而又熱情的姑娘，有着一張林擒的臉，兩粒深黑清亮的眸子，窈窕的身材，銀鈴的語音；而且她還有着一個天真活潑的個性。

第一次我見到她，像是對着聖母似地敬畏着。雖然那時死在我小小的心靈上，還不知道有「愛情」那麼回事。然而，我總覺得她給與了我極度的好感。

我不時想去親近她，可是真的遇見了，我又被一種孩子的怕羞的心情掩制住。我不敢跟她說一句話，即使在路上碰到了。我也一定是臉紅紅地低着頭走過。

我怨恨着，我爲什麼永遠是那樣懦怯呢？那時她是十三歲，我祇有九歲。這使我想起歌德最初的戀愛鄰家姑娘的事。

她是一位富人的第三個女兒。她還有一個姊姊。也在我們這一級，而是比她更沉靜更少說話的。

這時，教我們國文的是朱先生，是一位年輕而又很熱心的女教師。她很愛我們這幾個文字寫得比較流利一點的孩子，時常在散課後帶着我們到她那兒去閒談。終於，我和賢是這末地漸漸熟識了。

我愛讀小說，她也跟我有同樣的嗜好。有時會因搶一本小說看而吵了架。可是過後，我們又很親熱地挽着手到校園里去散步。

她身子不大好，時常害病。每次，在病癒後上學時，我總是偷偷地拉着她，很關心地问：

「你的病痊癒了沒有？」

「早就好了，你瞧，我不是又可以跑，跳了嗎！」她笑着說，接着，她還輕輕地打了我一下。

有一次，我已記不清是怎麼一個日子了。總之，那是一個春天的傍晚。鬱金香散着她的芬芳，風掠過，帶給人一些舒適的快意。那一天，我又是受了一位同學的委屈，獨個兒躲在校園的一條石凳上幽泣着。我似乎已感到了一點人生的悲哀，我是那麼儘情地痛哭。

突然，一陣輕微的脚步聲，打斷了我的飲泣。我驚異地擦着淚眼，我覺察出賢已站在我的身前。

她像是一位神聖的天神，她使我忘記了痛苦。是那麼和藹地偎着我，對小孩子似地輕輕地撫摩着。

「啊！怎麼又哭起來了？是受了那個壞人的欺侮呀，別哭了，明兒我給你帶一冊美麗的小說來。」

我第一次感到了人世間的溫暖；我最初認識了人與人之間還藏着一段真實的同情。

我射着感謝的眼色，我讓她扶着我踏出了校園。

第二天，她真的帶來了一本黃封面的小說。那是敘述一位詩人失戀的故事。我和她在教室後的一個紫藤架下低讀着。在念到詩人和他的戀人熱烈地相愛着的時候，我們都偷偷地溜着眼。窺探着對方的神態。可是，二支眼光一接觸，我們又都怕羞似地，臉上泛起了紅暈。

又過了一些時，那是快放暑假了。在舉行休業式的那天晚上，她和我以及她的姊姊，三個人一起踏出了學校的大門。

那是一條狹長而又相當僻靜的石子道，路的兩旁，稀疏地長着幾株高大的榆樹。繁盛的枝葉，伸展到對街的樹枝上，遮蔽了整個的天空。時而幾隻銀羽的小鳥，拍着翅飛上了榆樹的頂尖。

她的姊姊，依然保持着她一向的沉默。無言地行進着。她和我，在輕微地談着瑣語。

她要我多和她通信，多讀一些日本作家的小說，還借給我一本芥川龍之介集。而且，她告訴我，她很希望我常常到她家里去玩。我答應着，我的聲調是那麽遲緩地，飽盈着無限離別的悲哀。

暑假里，我病了，母親伴我到杭州的一個親戚家里去住。清瑩的水色，使我有一個幽嫻的心情。身子也漸漸壯健起來。可是，我苦惱着，我不時地憶着她。

我開始給她寫信。信里，我寫出湖上的小艇，白堤的垂柳以及傍晚泛舟時那股輕快的感覺。而且，我更並不諱飾地說出了我的孤獨。

她回信，她勸我別那末頹廢，年青人是不該有老年人那種未落的過於輕視自己的思想。世界上儘有着路讓我們走。我們不能任意地把自己陷入於不需要的苦悶里。

我爲她的熱情的言詞感動了。我又一次的流下了真摯的淚。

兩個月的暑假，很迅快地過去。我們都在準備着下學期的功課。可是，在剛開學時，她突然寫信告訴我，她將體學了，原因是由於她咯了血。

啊！那是一個多末可怕的惡耗。我念着信，我發顫。悲哀使我忘去了一切需做的事情。我急迫地跳上洋車。趕去訪她。

在她家的庭前停下，我遲疑地打着門。

門開了，一個年青的帶有鄉村氣的女僕迎着我。她驚異地向我瞥了一眼。她問我是找哪一位？我對她說，我來瞧賢小姐。我是她的同學。

那位女僕，引着我經過了一條長長的甬道。再進去是一個舊式的客廳。她請我坐下，我嚼着茶。

那是一個古老的屋子，牆角里不時散射出一些可憎的霉氣。室內是陰森森地，連一點細微的聲息都沒有。幽靜地簡直叫人會懷疑是進了修道院。

庭前，原先是有着一個葡萄架。但，也許是因了無人整理的緣故。那架兒是逐漸傾頽下來。這更增深這屋子的陰鬱，它使我們起了一個將趨於末路的人的厄運。

待了並不久，她出來了。她的臉，顯得比前更清瘦。兩頰上，雖然還浮泛着少女所必有的紅潤。可是，那紅潤。決掩飾不了她的羸弱。兩粒眼珠，也不如過去那末靈活，深黑，呆滯地像是一對失去了光的星子。

她苦痛地望着我，沒有說話。

沉默，在我們兩人中，相持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最後，我終於不能忍地，熱情地叫着：

「賢！你，得珍重你自己的身子，別忘了在這世間還有一個惦念着你的人哪！」

兩顆大的淚珠，從她的眼角里，漏了下來。

我們是那末淒哀地離別了。

日子又溜過了一大堆，那時，我已在中學畢了業，而且還在一個離家百餘里的都市中幹着事。雖然，這期間，我們也依然寫着信；可是，也許由於晤談的時候太少吧，漸漸地，我們是更疏遠了。

以後，我聽到她因迫於母命，跟一個不相識的男子結了婚；我也聽說，那個新的家庭，對於她沒有半點兒好感。她是那末並不願地被棄入了一個可怕的陷坑里。但，最不幸的……呵！我該怎麼說呢？朋友。我祇能含着淚，悄悄地告訴你：她就在結婚後不滿三個月的一個晚上，她安靜地離去了這不幸的世界。

我沒有怨恨，怨恨已不是我這時所需要；我也不想咀咒。我祇是更淡漠地在打發着這一連串漫長的日子。我忘去了悲哀，我也不再流淚；我的淚，已給麻木的心情鎖住了。

沉思着，窗外還在瀟瀟地下着細雨。

申說『另起爐竈』

王獨清

『前奏』上有一篇我題作『另起爐竈』的短文，這本是一封通信，被『前奏』底編者斬了頭發表的。不消說那沒有說得充分，不過我相信大體上總還不會有甚麼錯誤。

但是，有些批評家却在斷章取義地說我錯了，朋友們希望我再發表些意見也好，我就不妨來再申說一下罷。

我所說的『五四運動以來的新詩』是指建築在市民意識上的新詩而言。在這兒，我們先要狠客觀地承認一個事實：那便是整個文壇上的 Hegemony 的問題。儘管中國社會進展的情形怎樣與歐洲不同，然而大體上總不會相差得不能比例。無論如何，五四運動是中國市民正式抬頭的運動，由這一運動而來的文學上的主潮不消說也是市民的。自然，由於資本主義底晚

來，我們底市民纔一抬頭時，便同時擁來了更前進的新的革命運動，但是這後一種在當時文壇上都並沒有建起 Hegemony 的力量。這現象却也是必然的：譬如法國革命期間，有一些文學家像奈瓦爾（G. rard de nerval）等是向着公社潮流飛躍的，但是他們底文學在當時並不能被認為是整個文壇上的主潮，在歷史上寧可認以雨果為中心的浪漫主義為主潮是要正確些。這層在中國也是一樣的。五四運動後文壇上也是浪漫主義在那兒逞能，雖然其間儘管有一些更前進的作品，但是 Hegemony 的地位却還是由前一種在擔當着。算是一直得一九二八年，發生了文壇上的轉向問題，這纔正式有了新的 Hegemony 底出現。

我這樣在背着歷史，為的是要聲明我所說的『五四運動以來的新詩』就是指的過去詩壇上的主潮。這本是稍微懂得中國幾年來社會進展的人都會明白的事體，實在用不着我來多說，不過奇怪的是目前還有人強調地叫青年詩人們再去學五四時代吃奶期的白話詩，所以我纔不能緘默。這便是我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詩運動到現在已經走到了絕路』和『五四運動帶來的新詩運動已經沒有復興的可能』的原因。

我也承認中國社會特殊的情形，譬如五四時代以及浪漫主義運動中一部分主要份子之轉變到新社會層中來，便是和歐洲不同的地方。這現象不消說仍然是由於資本主義底晚來，小

市民的知識份子佔了最大多數的緣故。同時，半殖民的幾重壓迫以及新的革命運動（這自然不是十九世紀的公社）底早臨，使他們不能不這樣轉變。不過，儘管是這樣，社會進展的階段却依然是顯明的。文化上反映出來的 Hegemony 推移的痕迹總還是可以找得出來。若是要我舉幾個具體的事實時，那我可以說：革命文學的口號不是在一九二八年纔普遍地提出來了嗎？文藝上的理論鬭爭不是從一九二八年起纔展開的嗎？創造社（注意！我不是誇張，只是講事實。）不是就因為這種運動在一九二九年纔被封的嗎？魯迅（注意！我沒有惡意，只是講事實。）不是在一九二八年還和傾向新社會層底團體作對而這以後纔漸漸地走到這方面來了嗎？

我喜歡說歷史的事實，常引起別人的厭惡，我也知道；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不這樣不能夠說明我的意見。上邊說的也還只是為證明我所指的文學上主潮推移的時期。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不明瞭這層，我說的話不但可以發生誤解，也將沒有方法理解過去文學運動的過程。

現在又說到本題上來。我所說的要詩壇「另起爐灶」是說目前文壇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級。一九二八年以後，雖然文壇上的 Hegemony 已轉移到代表新勢力的文學家手裏，但是這中間詩歌上的成就却還是停留在過度的狀態中。這就是說：整個的詩歌還是被空疎的叫喊和舊的用語所支配。補救這種缺點，我以為是除了詩人們努力製作真正的大眾詩歌，此外再很

少其他的方法。詩人們底生活不和大衆接近，大衆的語言也決不會到詩人們的筆下。爲了豐富詩底內容和豐富詩底用語，我以爲現在第一的急務便是製作大衆能唱的詩歌。我們要獲得詩歌新的形式，也應該從這方面來着手。這便是我說的新的階級。所以我說：『詩人們應該下另起爐灶的決心，先作一番基本的工作。』我相信我底話是沒有說岔的。

我沒有否認過大衆在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中渴着新文學的水糧，惟其是這樣，詩人們對於詩歌的製作更應該是走向大衆。我這所說的便正是『新詩不能廣大地獲得讀者』的『煩悶』的解決法，這法子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但若是因爲『這種煩悶』在『任何一個國家裏』『都不能免』而便隨他『煩悶』，那纔真正是悲觀主義了。

要說是目前文壇上沒有『倒退』的現象，這却只是欺人之談。請問：新月派留下的後裔和梁宗岱那般人底四方塊的新詩是甚麼？在『幽默』的招牌下亮出來的舊體詩是甚麼？就是我上邊所說的叫詩人們去做五四時代吃奶期的白話詩的那般主張者和附和者又是甚麼？我不否認前進的詩人們的努力，但的那種『倒退』的現象實在也是事實。爲了有這種事實，所以越發希望前進的詩人們努力，我想這總該不是罪惡罷？

還有，我從來不『抹煞』青年作家，從前沒有過，現在也沒有，將來還是不會有的。不過我願

意鼓勵青年作家們是真的，但也總是把我自己拿來放在一道。所以當我說了青年詩人『儘有一些代表新社會層的詩歌，但是却總好像叫不響亮』即刻便說『製作更新的社會層的詩歌而不會尋取更新的形式，我也是一個。』要說這樣的話也是『抹煞』青年作家時，那怕只是一種惡意的煽動。

爲了自己一篇短短的文章，竟然來這樣申說了許多，這不消說是狠不合算的事體，不過好在這種申說的本身却是有意義的。最後，我希望批評我的批評家注意這樣兩點：第一，故意羅織我是甚麼悲觀主義者之流根本沒有用場，因爲『另起爐灶』這種話便不是悲觀主義者能夠說出來的。起名詞是狠可笑的舉動。第二，不要用成見的眼光看我的文章，爲了主張大衆詩歌的人是我，便要想些方法來反對。講不出所以然的『政治上的問題』的空帽子壓不倒一個實在的人。

一九三六年五月。

新女性的氣質 (續)

小林多喜二作
楊騷譯

看到從法庭出去的兒子眼睛裏的淚的時候，母親把這一向隱忍的苦心忘記，再也忍不住地喊起來了。三吾聽到這個聲音，腳根好像被什麼絆住一樣，馬上停止在那兒。兒子的臉孔，現在真的哭起來了。他回頭一望，就那樣地把下顎埋在右肩上，肩甲微微地抽動起來。

阿惠不知不覺地兩手緊緊攏着面前一隻椅子的椅背。

「三吾呀，你好好地過下去罷！」

兒子自己把「編笠」用力一拉，深深地戴下去。

門關了。

阿惠和母親走出走廊上來。

三吾拖着草履走。棉織的長褲子垂到日本服的下面來，覆在足袋（日本襪子）的上面。他臉也不抬起來，也不回顧。走到半途，大概是衣帶子鬆解了罷，手伸到後面來，把身體搖着重新弄好。

三吾終於一次也不回顧，轉灣走去了。望他走去了後，覺得三合土的走廊的冷氣，突然從腳下侵上來。律師站在背後，時時把皮靴的先端叩叩地蹬響着，在那兒等待。

「現在就到刑務所（牢獄）去，好好地會一下面來好了。還有，不要上訴好，六個月真是很短的……」

「是……多謝。」

阿惠她們回到待候室來了。在途中「第三刑庭」的前面，有四個警察站在那兒，兩手都插在大外套的口袋裏，輕輕在踏脚取暖。含着憤怒的調子，好像在演說似的聲音，從刑庭的裏面流出來。然而在說些什麼是不明白的。

兩人在待候室等着律師拿「面會許可證」來。

母親注意着綁在腰間的包袱了。然而母親雖然肚子在餓，却一點也不想喫。

「阿惠，肚子餓嗎……」

阿惠默默地搖頭。

「媽媽呢？」

母親現出呆然的一副臉孔。過一忽兒才說：

「……還想喫飯嗎……」

代書人坐在矮桌子前，用毛筆在寫些什麼。他這一次戴上了眼鏡。看到兩人，便把鬍子咬響了一回，說：「怎樣了呢？」

「哈……」

「判決了一年嗎？」

「哈……六箇月……」

代書人聽到了這話，突地突毛筆插在耳朵旁邊，興奮地用下顎的牙齒咬着鬍子。

「唔，六箇月那便宜了，那真便宜了呵！」

賣店的老板娘，在切得薄薄的麵包片上塗抹牛油，塗抹了後便放到暖爐的烘架上去。

「犯了什麼罪呢？」

說着，看着代書人的臉，又看看母親的臉。

「青年人的勾當囉。」

代書人用好像那是不待說的的口調這樣說了。

「……女人的事情嗎？」

說着，老板娘微笑起來。

「因為女子的事情，把別個男子殺傷了呵。」

「原來。」

「好在被殺的男子沒有死……」

阿惠忍不住再聽下去，走出走廊來了。

恰好在這時候，一羣傍聽人從「第三刑庭」擠出來。接着是八九個戴着編笠的被告，從別的門一個一個地被索子打着走出來。那些人搖着肩膀，把編笠推到腦後去，舉起帶着手揮的兩手揮着，聲聲口口地喊：

「勇敢地幹呵！」

「努力呵！」

他們互相交談着。

看到這種情形，阿惠便想起哥哥臨去時的那種寂寞的姿態，覺得奇怪，呆然站住了……

入 獄

正是四箇月以前的一箇黃昏時候。

從後門的馬廄裏，不斷地傳來馬蹄在踢木板的聲音。母親聽到了這聲音，想起現在應該是餵馬喫草的時候，便把火爐推開，站起來，一面拂着衣服前面的灰，一面走向後門去了。從後門望過去，約莫離半里路的地方有一所草叢，越過這草叢，綠色的沉靜的石狩河在灣灣曲曲地流着。早上下來的雪，本是把那個草叢，圍圍，田畦全都掩沒得一片白濛濛的，但從中午以後積雪便溶化，現在那箇草叢也露出頭來了，田畦則只高出頂點，呈着整齊的平行線。耕牛在河的對岸鳴，好像在呼喊這邊的人似的。

正在這箇時候，有什麼人從前門進來了。

母親以為是阿惠回來了，滿身黏着草屑地抱着乾草，就那樣地只把個腦袋探出來。

「兼嬌嬌在家嗎……」

「哈……」

因為是在木板門的背後，所以不曉得是什麼人。

「在後面嗎……」

那個人這樣說着，便轉到後門來了。這時候，發出佩劍抵觸的聲音，的確是佩劍。兼嬌嬌不自覺地心跳起來，以一隻手抵住門戶——警察呵！

「是老爺嗎？……」

兼嬌嬌說着，急急開了馬廄的柵門，把乾草放下馬槽中。鬃毛不整齊地長着的馬，伸長頸子，把上唇翻起，一面露出齒齦，一面把牙床鳴動起來了。

走出來一看，穿着不合身的長外套的派出所的警察，正在用手巾拭拂頸項和臉孔，站在那兒。這是一個豬肝色的臉孔，喜歡喝酒的溫和的警察。不但是兼嬌嬌，凡是在這個砂田村的人們，在每季的野菜或水菓最初成熟的時候，總要送些給他受用的。

「哈，老爺——」

兼嬌嬌一面拂落身上的草屑，一面灣腰行禮。

還有什麼人在家裏嗎？」

「不，沒有堆在家了。女兒和三吾都到城裏去，還沒有回來。」

「唔……」

警察在口裏這樣唔一聲，然後說：

「到你的家裏坐一坐罷……」

兼嬌嬌在先頭，帶警察走入幽暗的屋裏去了。放着砂的大爐中，兩根粗木在燻着。那火煙，濛濛地衝上那被煤煙燻得

黑亮亮的橫梁走着的天花板去。

兼嬌嬌用自己圍着的胸布，拂淨坐板，恭請「老爺」坐。

「三吾近來常到城裏去的嗎？」

警察又拭着臉孔這樣問。

「哈……」

兼嬌嬌心裏暗自思量：警察是因為這個來的嗎。那正好。她的臉上顯然呈出近日來所憂慮的表青。

「哈，從今年的秋天起，便常常到城裏去；這是向來所沒有過的事。我正在擔心着哩。」

「唔……怕是搭上了什麼女人罷。」

「女人？」

母親錯愕地望警察的臉孔。他不是還是個小孩嗎……然而，近來頭髮也留長起來了，常常要用兩掌調勻生髮膏塗

着……看來還是長成了哩。

「女人呵。」

警察歪着頭，認真地說。

「哈……」

「這兩三天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嗎？」

警察把胸前的鈕釦解開，拿着手巾放進去乾擦。於是，好像在獨自地說：

「真糟糕，稍爲跑一點路便要滿身出汗……大概是多喝了酒不好的罷。」
 兼嬌嬌急了一會兒說：

「哈，這兩三天別沒有什麼……」

「唔……聽呵，老嬌嬌，但請你不要着急才好……」

警察這樣說着，把眼睛閉了一下子，停頓起來。

二

——不要着急才好哩，兼嬌聽到了警察這句話的時候，自己想要說些什麼，嘴巴動了起來，可是話說不出，只是那皺皺的寬鬆的嘴唇，在顫顫地抖戰。——警察突然地把頭抬起來，母親的臉色在變了。警察默默地搖頭。

「糟糕……」

警察好像獨自似地說。

「……剛才，老嬌嬌，城裏的警察局來了電話……」

警察一面瞧着母親的臉色一面說。

「城裏的警察局……」

母親用沒有感情的聲音，返覆着警察所說的話。

「唔，所以……真糟糕呵，三吾殺了人……」

榮嬌地默默站起來。於是慌張地走向門口去。警察嚇了一跳，停止拭拂臉孔，用眼睛注視母親的後面。母親把門戶打開，不安地東瞧西瞧。

「啊，阿惠怎樣了哩。不曉得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樣說了。——說話的調子和平常不同。

「喂，嬌嬌！」

警察擔心起來了。

「阿惠不曉得在做什麼。」

母親還是說這句話。

警察急急把手巾擠在腰間，把手放在母親的肩上，搖一搖她。

「喂，嬌嬌，——怎樣了，嬌嬌！」

於是，榮嬌突然坐下，以兩手掩着臉孔，俯伏坐板上，出聲哭起來了。

「啊，啊，老爺。怎麼辦呢！怎麼辦好呢！」

「怎麼辦好，那我也不曉得。我還沒有知道很詳細哩。對了，嬌嬌，你想三吾是殺了什麼人？那個，在學校的時候在一起，在青年團也在一起的吉峯君呵。」

「真沒有臉孔見人，啊，真沒有臉孔見人！殺了吉峯的健哥，殺了那個馴良的健哥！」

吉峯是「市街區」的雜店貨的兒子，和三吾特別要好，常常坐腳踏車來玩的。兩人都是「砂田村青年團」的幹事。

被派出所的警察稱呼爲「君」的，在這個村裏，除開吉峯和田口兩人以外，就難再找到第三個了。警察有時候來喝茶，總要說給「三吾君」找到一個好新娘……

「所以，嬌嬌……」

這個善良的警察，這一次用另一種意味，一面獨自拭汗，一面沉重地說。他瞧着那像是一堆破襪，俯伏在幽暗的潮濕的地板上嗚咽着的老婆婆，不吃得要怎樣說才好。

「嬌嬌呢，兼嬌嬌……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要你馬上……到局裏來哩。」

兼嬌嬌喫了一驚，身體跳動起來。斑白的骯髒的頭髮散亂在臉前。她的嘴顫動着，發出咽喉塞住的聲音。

「結局，還是到——警察局？」

「唔，是呵……到城裏的警察局。」

「警察……」

「不要緊的。我也跟着去，好好地替你說明。你自己也得說過清楚……並且吉峯的傷聽說也不很利害。」

然而母親好像不在聽一樣地，眼睛不安地翻着。

「警察啊，真沒有臉見人！」

「現在，從山館的老伯母那裏就有轎車來。乘着這轎車去好了。——你得趕快準備一下呢？」

警察到那接連「土間」（在屋裏沒有鋪地板的地方）的廚房地方去喝水，他一面喉嚨咕嚕咕嚕地喝着水，一面心裏想着三吾的破滅。以爲替找新娘的事也從此完了。

恰在這時候，前面的門打開，阿惠回來了。

（待續）

太平天國文獻叢刊

太平天國。自洪楊諸人崛起東南。以抗滿清。雖志業未究。遽爾敗亡。而其在歷史上之轟轟烈烈。足以留一重大紀念。顧當時公私記載。處於專制淫威之下。既不敢公然表彰。而曲筆阿諛之徒。又妄肆詆侮。以媚時君。近年以來。雖有考求其遺事之人。而當時故老。今已無存。一代文獻。又多亡佚。故難有若何貢獻問世。茲爲保存史料文獻。特向各方搜求。幸得藏者贊助。遂有此叢刊之輯。共得文獻凡一千種奇。以類相歸。合爲十集。舉凡太平天國官制，詔書，供狀，稟呈，詩歌，文章以及清代諸臣奏章報告私人記述均經收入。所有不易經見之文獻尤爲注重。例如最近逸經半月刊載簡又文先生譯回干王洪仁玕供狀。而本叢刊則錄供狀原辭。舉此一斑。以明本叢刊價值云爾。全書現已編就。日內即將發售預約。欲保藏近代史料者各宜訂備一部。

今代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未完的懺悔錄

葉靈鳳著

精裝·五角

作者葉靈鳳先生者本書的序中說過：「這小說裏的主人公陳艷珠，我寫的是一個沾染了都市浮華氣息，但是在內心還潛伏着一點善良的現代女性。許多朋友都說，寫這樣典型的人物，我該是擅長的，——我們從這本書中可以證明作者確實擅長這樣的長處。全書有九十餘章，用新五號字排印，精裝一厚冊，式樣美觀，愛好文藝的讀者應該置備一冊。」

今代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特別寄稿

最近日本的童話界

槇本楠郎

1 給中華民國諸君

不管國語的差異，本誌要求關於日本童話界的近況的記述這一點，我個人和日本的童話界都不勝欣快的。

不幸我們不明白貴國童話界的情狀。至於我個人不過看過一九二二年，周作人氏和趙景深氏在貴國的報紙、雜誌上討論過關於「童話」的文章，和其後一九二七年趙景深氏在上海出版「童話論集」的一部分的翻譯而已。特別童話作品方面，最近接到幾冊繪本的「兒童畫報」之類，唯閱讀揭載於那裏

的解說底讀物之程度，是很無智的。但知道最近陳嘯空、錢君匉氏共編的童謠集「小朋友歌曲」的出版等，現在蒐集這樣的童謠，童話集，我想，今後盡可能的研究看看，如果諸君之中有肯助其方便的人的話，則幸甚幸甚。

因上述的情形，我就不很明白現在貴國最想知道日本童話界的那方面，或要報告怎樣的事情才較有意義的。所以，首先總括的地報告一般的狀態，聽從諸君的希望，想今後慢慢地敘述較具體的問題。

2 童話關係的諸團體

日本語的「童話」不是單意味美爾漢（Marchen—童話）而也表現包含伊爾屠倫格（Erdraht—兒童小說）的，兩者藝術底作品。而且非藝術的作品（兒童讀物）叫美爾漢的部類的東西做「御伽噺」，叫伊爾屠倫格的部類的東西做「少年小說」及「少女小說」。我屢屢主張這樣的用語是不妥當的，但一般的地還如上的使用著。

一八九一年一月現在成爲古人的嚴谷小波氏（當時是號稱「漣山人」）的「黃金丸」出版後，在日本美爾漢便以「御伽噺」的名稱，意識的地，開始被作家創作起來。而且這「御伽噺」不久就和海爾巴爾特（Herbart）學派的教育思想交流，背負着所謂「情操陶冶」的任務，其後約二十五年間，竟緩慢的發達。

在那時代，小說界的一方，倡導新浪漫主義的新進作家有小川未明氏，但他於一九一〇年和第三小說集同時，出版了第一童話集「赤船」。這被看作在日本所謂「文藝童話」的最初著作，是對御伽噺的卑俗底教育性，作為新美爾漢的藝術性的抗議，也成為那運動的導火線了。

後「赤船」八年，即一九一八年產生了雜誌「赤鳥」興起了所謂「童心文學」的運動。這是以抒情主義的小說家，鈴木三重吉氏為中心的新兒童文學（童話，童謠，兒童劇等）運動，但結局是下根於當時德謨克拉西思想的，自由主義的兒童文學運動。而且依這運動日本的美爾漢開始止揚不過單兒童讀物的「御伽噺」高揚作為兒童文學的「童話」。

這運動繼續了約十五年間，但其間，普羅派的童話運動也一時繁榮過。可是日本唱出了所謂「非常時」的一九三一年後二三年間，除特殊的若干作家之外，一切的兒童文學再難保其「藝術性」而變成所謂「非常時」的讀物化了。

然而最近一二年間，跟着文壇一般的所謂「文藝復興」的呼聲，兒童文學——特別無論在什麼時代也成為那中心勢力的童話，再以新力加強其勢了。而且現在克服着前期的「童心」主義的理論和作品，刻刻地在新的發展，飛躍的途上。

童話關係的作家團體，大小合計共十五個左右吧。但有力的團體很少，最注目的大體以下數團體，及

其中心的數人的活動。

不能不首先舉出的，是以日本口碑的美爾漢研究家的權威者，蘆谷重常氏（也號稱蘆谷蘆村）為中心的「日本童話協會」，這協會自成立以來已歷十五年，機關誌「童話研究」曾一時停刊過，但現在出版「教育行童話研究」（月刊，十六開本六十頁上下）主要盡力於實演童話（講聽的童話作品）的研究和開拓。該協會會員，因為「御伽噺」系統的作家和童話實演家（童話的御話家）居多，有輕視作為文學的童話，而容易陷於海爾巴爾特學派的功利主義的傾向；但最近機關誌上新人的作家和評論家也開始執筆，漸呈活氣。會員之數多這點，算是第一位，成為網羅所有系統的著名作家，研究家的複雜組織，然實質上是蘆谷氏個人的經營，因此那裏有這協會的長處也有其短處。若舉其主要人物，舊人們有久留島武彥，天野雉彥，內山憲堂，諸氏，中堅及新人有尾關岩二，高瀨嘉男，宮原無花樹，川崎大治，與田準一，楨本楠郎等。

後日本童話協會二年產生了的「童話作家協會」，一是現在七十餘名的有名童話作家們的大集團，可是機關誌也不發行，最近一年一回的會員們的年刊童話集也停滯着。總會曾決定過本年度起對童話作品的傑作給與「童話賞」（獎金），但以現在的情形看來，這協會今後的動向頗難預想。本該再結束各時代，各派的代表作家的集團而為童話的任務盡力，然我也是會員之一，感到很遺憾。

以上是在東京的團體，而在大阪有「兒童藝術教育研究所」（略稱CAL）牠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成立，用最正確底科學方法廣汎地進行涉及兒童藝術各部門的研究。機關誌「兒童藝術研究」（隔月發行，十六開本這十頁上下）是理論中心的編輯，許多值得注目的論文。全所員百多名，新人多數。童話方面以柳瀨浩，高瀨嘉男，植本楠郎等爲中心，許多年青理論家，作家們活動着。

此外所謂「同人組織」的小集團，而且頗值得注目的有「兒童文學社」。所在是東京同人是伊藤貴磐，千葉省三，酒井朝彥，及其他兩氏，特別寄稿家有小川未明，水谷優，坪田讓治諸氏。昨年末創刊了機關誌「兒童文學」（月刊，十六開本五十頁上下）稍爲古典的，但每期都充實着藝術味豐富的作品，給與所謂「非常時」的色彩硬直了的童話界一種滋潤。但表現出怠於積極的地建設的理論之探究這點，很是可惜的。

該介紹的還有二三，但因紙數限制，只好等他日的機會。

3 主要的作家評論家

在日本，還沒有童話專門的批評家和理論家，也曾松村武雄博士和蘆谷重常氏頗專門的地楚過的，但那是作童話的發生的考證之論考，談不上站在今日藝術學的基礎上的「作爲新文學的童話」底理論，而且在那裏現在新的階段展開着。並且這新階段依最良心的作家的創作的，理論的活動，刻刻地給展

開着。

這裏一二年間，在童話界占最榮耀的位置的是坪田讓治氏（一八九一年生）他也寫作着小說。思想的立場不明顯，但獲得了作爲童話作家今日的位置和名聲的背後，現在有國民主義的色彩濃厚的老作家，鈴木三重吉氏和良心的智識階級作家，山本有三氏的支持。他幾乎無例外地擇那小市民的兒童的日常生活爲童話的題材，活寫那自由奔放底，無甯是無政府的生活。那和前期的「童心主義」（那往往被使用於「天真爛漫」的同義語）時代的童話比較，他的題材上的界限雖是幾無差別，但誠可說是一步前進的創作態度。他本身屢屢在評論或感想上主張屬於寫實主義的童話，但作品却不出於現時所謂「素朴的寫實主義」的境界，那主張也有不徹底的。然而雖是那樣說，於現時代的日本，確是值得愛戴的作家，事實上也有被愛戴着的根據。

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老的童話作家，是小川未明氏（一八八二年生）他從新浪漫主義漸次到達社會的思想，現在仍寫着從勤勞階級的立場之人道主義的，理想主義的傾向的童話。若看最近出版的童話集『犬與犬及人的話』，可知他是個怎樣優秀的世界的童話作家。理論的活動也頗旺盛，部分的地謬誤和不備也有，但論什麼的場合總先以現實的社會爲基礎而觀物這點，比其他的童話作家的論策，常是進步的，科學的。極潔癖底良心的作家決不要寫低俗的兒童讀物，雖常和生活苦悶着時，這作家的氣魄也

表現着。

此外，豐島與志雄，水谷優，北川千代，塚原健二郎，酒井朝彥，尾關岩二郎，瀨嘉男，寶田廣介，村岡花子，永德壽美子諸氏，依然相當活躍着。但真正地志在爲着從今日向明日的較好的童話，而每一作常費新作家的努力和苦心的作家，其中有無半數呢？華多是爲着重商主義。新聞業主義，「被動的寫」這可說是沒辦法的一回事，也是我們一同遺憾的地方，且也是良心的作家之煩惱。

以上的作家們，在日本現在的童話界不算大家，而是中堅，但最近最惹人注目而開始活動的作家，舉出與田準一，野村吉司，川崎大治，奈街三郎，武田雪夫，楨本楠郎等，我以爲決不是欠妥的。與田氏是從來北原白秋門下的新進童謠作家而著名，但出版了童話。童謠集「猿和蟹的工場」被認爲把捉着微妙的唯一的兒童心理的童話作家，現在不僅精力地發表作品，也發表評論感想等，從一切角度批判所謂「童心理學」的這見地，要無今日次後的童話，發現兒童文學應走的路。在理論上的方法上論，還有不充分的，但算是被期待今後的一位新人。

野村氏是初期無產派的詩人，但一九三三年九月起經營全人雜誌「童話時代」而直至今日已出版到二十九期。作品中，好的東西少，但在毒舌的批評的文章上往往有富於暗示和示唆的東西，他也可說是在轉換期的日本兒童文學上盡一任務的。

川崎氏發表時事的評論較作品爲多，奈街氏以有生活內容的作品一步一步地顯示健實的步武；武田氏專門爲學齡前後的兒童的幼年童話而繼續創作，積本主要是努力於在兒童的集團生活上選擇題材的童話和作爲文學的童話理論的確立。如最近發表了「在兒童文學上的作品評價的基準」是新論第一。

除以上之外，還有應舉出的作家，但我想，大體上只寫到這理擱筆也無礙的。那麼不備的地方作爲後日的補足，就此結束這回的介绍。

(1936.6.12)

——紗雨譯

積本氏是日本有權威的進步童話作家，童話的創作和理論的著述及其他翻譯甚多。魯迅先生曾在「譯文」發表那篇蘇聯童話「餓」的譯記裏也提及參考過他的譯本的語句，想他的名字在我國的一部分讀者的記憶中還殘留着的。他又將出版創作二部和論著一部。這篇文章承他在百忙中，非常熱意地甚努力，最近向我國的讀者報告日本童話界的近况，我們當具十二分的赤誠靜聽和感謝。

再：如有把我國的童話題材或材料提供給積本氏作爲參考者，請依照下列郵址寄贈：日本東京府下吉祥寺三七八（譯者）

編者的話

今天，我們很感快慰的，是能够如期的把第二期呈現在讀者諸君之前。本來本刊的出版期，預定是每月的十五日，誰知把稿件交給印刷所之後，却被一再地拖延，以致誤期，而且弄得錯字連篇，最可笑的是連一張目錄也是沒有經過校對，就給印出來。這是應該向作者和讀者諸君道歉的。但，我們的道歉，并不只是一句空話，而是要用事實的表現，來作為說明的。想來，聰敏的讀者諸君，總可以在這一期上面，尋得許多本刊力求善美的力證吧？不過，我們的能力，到底是有限得很，還望愛護本刊的諸君，時時地加以賜教！

這一期的內容，雖然不敢自吹自擂地說是全是水平線上的作品，然而，像丁玲先生等的小說和倪平先生的「關於國防文學的幾個問題」等論文，我們是決以最高的熱誠，供獻出來的。這些作品，也是讀者諸君所熱心期待着的吧？今後，丁玲先生等還答應經常地為本刊撰稿，我們除了感謝他們愛護本刊的誠意外，特先預告一下，藉慰愛護丁玲先生的讀者諸君的渴望。

本刊第三期已收到的稿件有屈軼，蒲風，張香山，魏音，列躬射諸先生的大作，并決出一紀念「九一八」的特輯，除請洪深，舒羣，羅烽，戴平萬，王余杞，張若英諸先生執筆外，還望愛護本刊的朋友們多多地賜以力作，以光篇幅，

臨了，我們誠意地伸出手來，期待着讀者諸君的合作和幫助，使本刊達到最完美的境地。

三七，八，十二於編輯室

今代書店出版

文藝書類

一律精裝・各售五角

叛徒 (長篇小說)

杜衡作

未完的懺悔錄 (長篇小說)

葉鳳靈作

離羣集 (小品文集)

楊邨人作

腐鼠集 (短篇小說)

羅洪女士作

行過的生命 (詩歌)

路易士作

今代文藝 第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准轉載

編輯人 侯 萍 容 草 楓
 出版者 今代文藝社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號
 印刷者 生美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二百八十六號
 電話 九五九六四
 電話 九二五一〇

今代文藝定價

每月一册二十日出版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册	二角二分	
預定每卷	六册	一元二角	一角五分	八分
預定全年	十二册	二元二角	三角	二角五分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一角以內者爲限				九角六分 三元

今代文藝社收稿簡章

1. 本刊各類稿件，均歡迎外方投稿，惟譯稿暫時不收。
2. 如蒙以木刻，畫稿，劇照，攝影，及其他有文藝意味之圖片見賜，亦所歡迎。
3. 稿末請註明姓名與準確住址，以便通信或遞寄稿費。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人自定。
4. 本刊採論頁計酬法，來稿一經登出，立以現金奉酬。稿費以舊五號之頁爲標準。其因節幅不夠支配而用新五號字排印之稿。則每頁較舊五號字之頁另增二百字實數之比例結算稿費。圖樣一經採用亦酌致薄酬。
5. 來稿本社於收到後二十日內。決定取用，不合者，當即寄還，但以附足退件郵資者爲限。
6. 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如投稿人不願時，請在稿端加以聲明。
7. 本刊登出之稿，著作權仍屬著作所有。惟將來集印單行本時，應儘先由本社刊行。
8. 來稿請寄「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今代文藝社」

廣告價目

附註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價目面議。 廣告如需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假如另用鋅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者自備。	地位	墨色	全面	半面	如欲另加酌量雙印墨色費
	底封面	一套	六十元	十五元	
	裏封及目錄前	一套	四十元	廿四元	
	普通	一套	三十元	十八元	

今代書店郵購信用代辦部

▲代購新書各種書籍

▲代定全國刊物

▲用敏捷方法：負無限責任▼

一、委託代購全國出版新舊書籍，圖書，字帖，概照原出版處實價計算，不另收取手續費用。

二、委託書籍，請將各該書之類別，叢書名稱，出版處，及實洋若干開明，以便辦事人員於最短時間內將書付郵，來信時最好能另列他種書籍若干種，為一時未能辦到時，作補充，如來信聲明欲購之書未能辦到時，所寄之款暫存敝書店，或退回者均可照辦。如欲將書款退回，郵資須由顧客負擔。

三、購書之款請由下列各地十大銀行匯款，可免匯費，中國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交通銀行，上海銀行，華僑銀行，新華銀行，大陸銀行，富滇新銀行，聚興誠銀行，江蘇省農民銀行。匯兌不通處，郵票十足通用，惟以一角以下者為限。但污損及專限某處貼用者，及外國郵票概不收受。來信附郵票時請用堅固信封如能掛號尤妥。

四、委託敝書店採購各書，寄費概由敝書店負擔，來信郵資亦可在書款內扣除，惟掛號費須由顧客自理。

五、代辦原版西書，匯兌市價日有高低，以來信寄到之日市價為準。

六、來信務請將敝書店名稱及地址繕寫清楚，並將回件收受人姓名地址詳細列明，以免發生投寄不到或遲緩之弊。